

名山戲劇叢書

雷雨

曹雪芹原著
朱彤修改

名山書局印行

名山戲劇叢書

雷

鬱

曹雪芹原著
朱彤改作

APR 9 1949

名山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著 者 朱 彤

主 編 者 繆 振 鵬

發 行 者 名 山 書 局
上海南市靜修路三在里四七十號

發 行 人 黃 大 白

印 刷 者 美 靈 登 印 刷 公 司

總發行所 名 山 書 局
上海中正東路一四四一號

0001 1(35.1)

32 平 甲 15.
乙 5.

全 170 甲 2.5
乙 3.5

*001 免(貫15)

名 山 戲
叢 書 鬱
雷

定 價 新 開 紙 本 國 幣 三 元 五 角
道 林 紙 本 國 幣 三 元 五 角
(外埠酌加包裝運費)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滬 一 版

編刊名山戲劇叢書敘言

如果清算一下八年來文藝界的收穫，戲劇的創作無疑地應佔着最高的地位。無論在前方，後方，甚至於敵人統制下的淪陷區域，不管創作條件如何困難，環境如何惡劣，各種形式的戲劇，自最簡單的活報，街頭劇，以至處理題材十分複雜的多幕歷史劇，先後以出版物和劇團為媒介，呈現於讀者和觀眾之前的無慮數千種。它們曾經無情地暴露敵人的一切罪行，揭開社會的黑暗面，指示民族解放國家建設的途徑；它們也曾為千百萬被壓迫同胞伸張正義，吐露不平，喊出他們心底的呼聲和共同的願望。其中有血，有淚，有民族先烈的英靈，有人類最高的同情。這種輝煌的成就，可以教文藝界任何其他方面的活動，為之遜色。

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以為：

第一，戲劇自始便是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抗戰後，遂和一切戰時宣傳結不解緣，自初期流動的簡單演出，到近年職業劇團的定期有系統公演，把城市，軍隊，學校，鄉村，普遍地變成戲劇活動的無數據點，不僅使愛好戲劇的人在數量上有驚人的增加，同時現實的試煉，更使作家寫作技巧，演員表演才能和觀眾欣賞能力，提高到相當水準，造成對於優良劇本的廣大需要。

第二，這種在戰前只為少數具有現代知識的人士所欣賞的綜合性藝術，戰後因為寫作題材的豐富，演出機會的增加，劇作家們在廣大的讀者和觀眾羣中，儼然成為時代的驕子。認清戲劇已變成普遍需要的精神食糧的事實，鼓勵起他們不顧一切困難，努力從事創作的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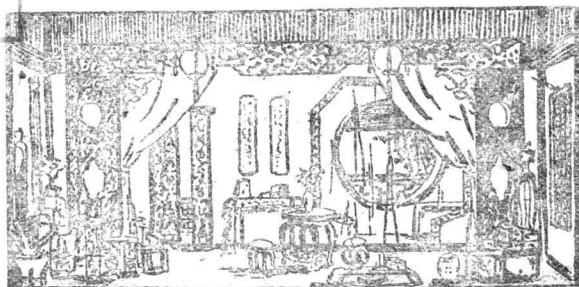
第三，許多知名作家，由於環境的壓迫和生活的不安定，在其他方面不能有重大驚人的成就，却為戲劇創作方面增加許多新力量。而中華民族有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史實，小說，傳奇，舊劇以及民間的種種傳說，一經和現實發生連繫，在優秀作家的神思妙手中，便變成永遠開發不盡的富藏。

然而戰時劇運并不是完全走着坦途，物質和交通的困難，使劇本的出版流通受到重大的限制；物價高漲的壓迫，使戲劇的演出成為吃力的冒險事業；檢查制度的不合理運用，使創作條件受到許多無謂的桎梏，這一切困難，都不能阻止劇運的發展。

我們今天已走過披荊斬棘的一段艱苦途程，勝利給我們帶來了更優越的條件，更寬廣的境界。過去的成就，正為未來鋪好一條大道。憑着以往的奮鬥精神，加上新生的力量，豐腴的原野正在等待我們開發，多一分努力，便多一分成果。這是我們編刊本叢書的基本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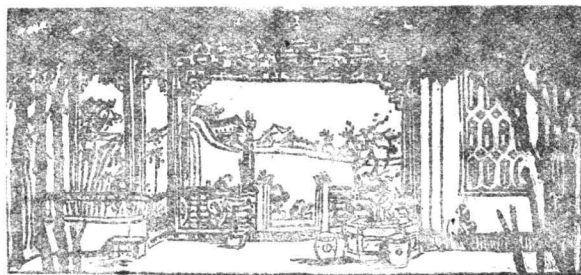
館湘瀟——面台舞幕三第雷鬱

(計設五張)



園觀大——面台舞幕二第雷鬱

(計設五張)



一首民族的哀歌
獻給再生的祖國

醒來，醒來！天已快亮，
在森林中我聽見一個曲子歌唱。

是那個豪放的夜鶯，

她震蕩於山野的豪放之音。

昏夜落到了西方，

清晨湧出在東方

曙光降臨把光明籠罩了，

昨夜將逝的曖昧的雲層。

太陽就要出來照耀，

月光消滅於灰色之城。

——溫特勃：夜鶯

序

小時讀紅樓夢，已經不止一遍了。每次讀後，我總不能自制地浮起一層黯淡的景象。接連總有好幾日，那黛玉飲泣的聲音，寶玉佯裝的瘋狂和寶釵寒冷的感覺，一連縈繞着我的記憶，徘徊留連，不能遽去。我彷彿看見一羣可憐的小耗子和小兔子，畏縮地蹲伏在大觀園的古老的牆脚下，哼哼唧唧地捱着生命的悲劇。日子久了，這個印象雖然也會慢慢地淡漠了下去，但有時又會突然地凸將出來，有一次凸出的更特別顯著。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是一個初秋的傍晚，天氣雖不燥熱，却是彤雲密佈山雨欲來的形勢。當我挾着避雨的心情，匆遽地走過一座石橋的時候，我聽見天空隱隱地響着雷聲，最初是陰陰地，沉沉地，後來是悶悶地，鬱鬱地，最後竟是隆隆地了，然而始終不能掙出一聲震耳的霹靂！……那是多麼可憐的聲音啊！這使我不禁想起那古老牆腳下一羣可憐的小耗子和小兔子，我因此更深一層明白它們哼哼唧唧的悲哀了。

以後慢慢的長大了起來，我開始明瞭那一種憂鬱的聲音，或者並不祇是一首兒女私情的悲曲。而竟也是一隻民族精神的哀歌。一個民族的生活態度，往往可以從兩性關係中尖銳地凸露出來，英國民族的剛健，表現於羅密歐的深愛和朱麗葉的犧牲之中；德國民族的強勁，反映於維特自殺和浮士德縱慾的事裏；自兩宋以來，中國民族所持的生活態度，我們從寶玉典型性格中，也不無絲毫線索可尋。寶玉並不是沒有愛的熱情，恨

的勇敢和悔的真誠。但是由於一種可怖的傳統勢力的影響，那些性靈深處的情操，不能夠滔滔汨汨的湧出來，祇是津津有味地浸漬着，浸漬着。走着灣灣曲曲的小路。寶玉也並非不感覺到內心的煎熬和痛苦，然而他始終不能堂堂正正地站將起來，高高地豎起「性靈自由」的大纛，爲它光榮地「生」，或者光榮地「死」，他祇是含糊地隱忍着，隱忍着，最後不是委委曲曲的妥協，就是淒淒慘慘的逃避。——那是多麼軟弱的靈魂啊！那不是一千多年來民族精神的寫照？那不是我們祖父，父親和我們自己低調生活的說明？一千多年以來，我們不僅在兩性關係上，而且在全部生活態度上，都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的混日子，我們沒有狂歡，也沒有深悲；沒有大恨，也不敢固執地愛；那麼平淡淡淡地，晦晦澀澀地，就像是大海裏沒有驚濤駭浪。夏夜裏沒有疾雷閃電；就像是一個歌者永遠喪失了「多」字的高音，一位畫家不能辨別紫色和青色的鮮明。我們的民族就在這一種低迴黯淡的生活裏，年復一年的，逐漸消失了我們的健康，意志，勇敢和我們對於人生熱忱的理想。

感謝這一次悲壯的大戰，爲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帶來了熱情的信心，未來勝利的展望，也將無疑地是一種重大的激勵。我們應該特別珍視這一點熱情和激勵，因爲我們已經鬱抑的那樣長遠，我們是那麼渴望着有力的刺戟！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抗戰對於我們精神可能發生的影響。但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就是這一點熱情還是會很快地消逝無蹤，如果我們的基本態度沒有改變。灰黯的帳幕便要再度籠罩我們的心境。那時我們大

約會以無限的悵觸之情，如同溫習一個奇幻的夢樣的，來溫習今日驚心動魄的史蹟。那時我們依舊會哼唧唧地，蟻伏在無數大觀園的殘蔽的牆脚下，捱着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力的生活。世界正在醞釀着可怕的劇變。工業革命創造了無比的眩目的財富，不知要把人類勾引到何種瘋狂的地步。歷史舞台已經上演了，並且還要繼續上演前所未有的英雄式的戲劇。在未來鉦鼓號角大合唱的軍樂裏，我們便祇有哼唧唧地，等待着小動物最後的命運。

有人以為我們如今就是少了一副護身的盜甲。若干鐵路，若干工廠，就能把我們扮成一個氣宇軒昂的角色。不錯，盜甲是重要的，一個農夫不能沒有鋤耙，一個商人不能沒有珠盤，一個民族也不能沒有戎裝。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勇士們的膽識究竟不是盜甲所能陶冶出來的。我們沒有活潑的心胸，強烈的意志，旺盛的生命力，一切外在的裝飾都不過如浮雲過眼，轉瞬皆空。單是盜甲決不能夠保護我們。是個勇士，他必定要有一種勇士的氣概，一種斬釘截鐵黑白分明的人生態度，這就牽涉到基本的心理問題了。

我為這問題苦惱了很久。不知道是因為偏見或是成見。我總覺得今日社會上，依舊滿佈着「鬱雷」的空氣。我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可以看見小言小語的諷刺和傾軋。不明不白的推托和牽就，有力無力的陷害和頌揚。謠言的勢力是更猖獗了，背後的毀謗成為攻擊別人主要的武器。變相的商業戀愛到處流行着，情感是很深一層投入物慾的羅網里去。整個社會的人格是軟弱的，態度是模稜的，心裏是鬱結的，我們的性靈深處始終不能滔滔汨汨地湧出琮瑤的泉水來！

這現象是可懼的，然而更可懼的是，並沒有多少人願意承認這個問題的嚴重。我幾次要試試叫喚出來，希望在這個陰霾的天空中得到一些同情的回音，我又發現自己的嗓音原來是嘶啞的，我於是感到一種無比的鬱抑的痛苦。這使我不禁想起紅樓夢來，我想起那古老牆脚下小耗子小兔子的聲音，想起那聲音所反映和代表的人格與意義。那是怎樣一種軟弱的生命呵！兩百年以前，他們就在那裏無力地呻吟着叫喚着，直到今天，他們的呻吟和叫喚，還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尊重和注意。現在趁着悲壯的情緒還沒有消逝，民族的精神可能發生劇變的時候，我們從新把那一種哼唧唧唧的聲音轉播出來，似乎也還不是全無意義的。雖然我明知道，紅樓夢是怎樣一件瑰偉的大彫刻，我的可憐的拙劣和幼稚，對於那位才情橫溢的大藝人，將是一種怎樣重大的冒犯，褻瀆或甚至是罪惡，我也毫不瞻顧了。我幻想那些沙沙的嗓子能夠掙出一句話來：

「我們要求靈魂的解放！」

「我們要求敬愛，敢恨，敢悔的性靈生活！」

爲了這一個目的，在我的寫作原則上，內心的說明佔據了較重要的位置。故事本身的忠實性倒是次要的，有時甚至於完全被漠視。因此「戲」和「書」的距離，恐怕是很可驚的。其中有很多情節顛倒，舛誤，杜撰和改變的地方。你寬大的讀者們，我請你們不要用考據學的眼光，來銓衡這一齣不成戲的戲。我沒有改編紅樓夢那樣奢侈的企圖。我不過襲取裏面一個輪廓，幾段情節，十來個人物，幻想說明一種態度，一種東方古老的生活態度。錯誤和罪惡是免不了的。在這里，我祇有請你們原諒我的大膽的荒唐。

目次

獻辭	一
序	三
第一幕(一景)	一
第二幕(兩景)	四〇
第三幕(兩景)	七七
第四幕(一景)	一二四
後記	一三七
滬版記	一四二
附錄	一四五

第一幕

時：距今二百年前。

地：北京。

人：寶玉 黛玉 薛姨媽 紫鵑 小社 鶯兒 傻丫頭 晴雯 襲人 丫環等。

景：已是深秋了，賈府大觀園雖然林木葱茂，也不免有一點蕭瑟的景象。傍晚的斜陽，似乎眷念大地的風光，不肯匆遽地歸去。園內一排朝西的竹林，全身正披著金色夕陽，在晚風中窸窣地絮語着。林右隱約地露出一引瓦廡，孤獨而且寂寞的佇立着，好像是一個安靜幽閒的小姑娘，脈脈地依偎在竹林的懷抱裏，傾聽他訴說終古不變的戀情。

偶然有一兩隻尖羣的乳燕，不知道從哪一片灰雲裏冒了出來，繞過竹林上空，寧落地飛走了，飛遠了，慢慢的高了，終於消失在蒼茫的暮色裏。

屋內悄然無聲。銀紅色的霞影紗簾深垂着。除了不知處的秋風，間或竄進頭來，用它的長舌舐着，撥着，惹得它一陣皺眉以外，它總是端端正正的深垂着；掩蔽着朱漆的窗隔，就好像掩蔽着一個少女多少歲月美麗的祕密。

屋內——

上首：一扇窗，一幃門，一張書桌；下首：一扇窗，一幃門，一張床鋪。下首的門通廂房的。橫首又是一張床，比較寬大些，也尊貴些。床的右邊是一張高几，上面擺着一隻古銅香爐，一股青烟正在緩緩地升起

。左邊是一座書架，堆了一些線裝書，似乎有點疲倦了，顯得很慵懶的神氣。書架底下還放着一張琴，已經斷了一根絃。再左邊又是一副茶几和椅子。全屋充滿了灰色和青色的情調。瀟湘館是寂寞的，瀟湘館的主人也是寂寞的啊！

慕啓：一個紫衣的姑娘，輕輕地拂拭書架上的灰塵。另一個女孩子探頭來。

小

紅：（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在賣府丫環中，算是薄有幾分姿色的，情竇初開，很想找一個寄托的地方。但是他不是意志很堅強的人，她祇能偷偷摸摸地傳遞一些風情，很怕別人窺破她的秘密，她受不住那些尖酸的言語和嘲諷的眼光。現在她匆匆忙忙地跑進來，臉上有點蒼白，彷彿發生了什麼重要事情。）紫鵬姊姊！

紫

鵬：（一個熱情的姑娘，十八歲了，還是一團孩子的赤誠。她長的很好看，娟秀而且大方；她生的又聰明，靈敏而且體貼；但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好看的和聰明的，有時她甚至於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她站在庭院里，風來了，雨來了，她就會想：「那些可憐的小乳燕，哪兒是它們的家呢？」冬天到了，樹木枯禿禿的，每逢黑夜沉下沁涼的臉來，大地嚟慄地匍匐的時候，她就會就地地問：「那些孤另另的小枝條，它們不駭怕嗎？」她似乎忘記了她還是一個丫環，自六歲上下的年紀，她便沒有了家，被賣到這個富貴的宅第來，十幾年了，她就過着一種小燕子小樹條兒的生活。人間的風雨，命運的黑夜，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降臨在她的頭上，但是她從來沒有爲自己擔心過，有一個時期，她幾乎完全爲了別人活着。她是很實心的，誰待她有一分好處，她就還是兩分或者三分的還報人家。如今她把全副的感情，一古腦兒用在小主人身上。她自己並不是

一個多愁的人，在她仁厚而真摯的心目中，世界有如一江春水，儘管不免碎石嶙嶙，而迴波激澗，終究是很可愛的。可是爲了小主人的命運，她也不免時常皺起眉來了。現在她正在無心地拂拭一本書，聽見說話的聲音，她便立即抬起頭來，詫異地——小紅，你怎麼得空兒來的？

小紅：我來應應你的。

紫鵬：（高興）你請坐，你坐坐！我們姊妹們難得敘敘的。——自你派到二奶奶那裏去了以後，我們就不常見面了。

小紅：我去了也快一年了。

紫鵬：我和襲人姊姊還常常提起你來。

小紅：我也是念着你們。

紫鵬：（怪她）你怎麼不來玩呢？

小紅：我不得空兒。

紫鵬：（從頭到脚地看她）你胖多了。——噫，你也出落得標緻多了。

小紅：（低下頭來）

紫鵬：你怎麼不說話呢？

小紅：（懇求地）紫鵬姊姊！

紫鵬：（輕聲）璉二奶奶待你怎樣？

小紅：（搖頭）

紫鵬：怎麼了？你說呀！

小紅：林姑娘呢？

紫鵬：她喝酒去了。

小紅：她一個人去的？

紫鵬：。

小紅：她是打那邊小亭繞過去的麼？

紫鵬：她素日是走那條路的。（詫異）你問這話做什麼？

小紅：紫鵬姊姊，我求你一件事情。

紫鵬：我們姊妹們都是一樣的，幾日不見，你倒變的生分了。

小紅：（迫切地）姊姊，我求你救救我！

紫鵬：怎麼？

小紅：（有點嗚咽）我很不好，我說話叫林姑娘聽去了。

紫鵬：你是得罪了林姑娘？

小紅：不是，我沒有——

紫鵬：（急）別這樣吞吞吐吐的。我們不是外人，有話你直說好了。

小紅：今日我和墜兒在花亭裏玩，墜兒送我一塊手絹兒，我收下了。——這件事叫林姑娘知道——

紫鵬：這也沒有什麼罪名呀。

小紅：那絹子不是墜兒的。

紫鵬：哦！

小紅：（哽咽）是我不好，我不該收。

紫鵬：我明白了；那絹子是男人的。

小紅：噫。

紫鵬：誰呢？

小紅：是他——是——（撲在紫鵬的懷裏）哦，紫鵬姊姊！

紫鵬：（溫和地）告訴我，我不會告訴人的。

小紅：（低低地）是芸——芸二爺。

紫鵬：誰？

小紅：芸二爺。

紫鵬：好好兒的，他爲什麼送你手絹兒呢？

小紅：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前些日子，我丟了一塊手絹兒，我跟墜兒提過一句，誰知竟叫他聽去了。

紫鵬：哦。

小紅：他就悄悄把墜兒摘了去。他說他檢了一塊，叫墜兒拿來給我瞧瞧，我瞧不是我的。

紫鵬：你就收下了。

小紅：我沒有。我叫墜兒還他，他不肯收，他說：「算是我送她的好了。」墜兒又拿了回來。

紫鵬：後來呢？

小紅：……

紫鵬：後來你就收下了。

小紅：紫鵲姊姊，你要救救我！

紫鵲：這些事情林姑娘都知道了？

小紅：嗯。

紫鵲：林姑娘說了什麼沒有？

小紅：我沒有看見林姑娘。我和鑿兒正在花亭裏談着，就聽見寶姑娘的聲音：「林丫頭，你別跑。」

隨後寶姑娘繞了過來，問我們看見林姑娘沒有，我知道她們是玩捉迷藏；林姑娘就躲在花亭的後面。

紫鵲：哦。——等她回來，我給你問問。

小紅：你救我一命，保護我的臉，我來世結草啣環的報答你。

紫鵲：快別這樣說！我們都是姊妹，這算得了什麼？

小紅：那我就拜托你了。前頭還有事，我怕璉二奶奶叫人。

紫鵲：你去吧。

（小紅走了兩步，又站了下來。）

小紅：紫鵲姊姊，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紫鵲：你放心好了，我會替你說的。

小紅：不是我的事，你也留神一點兒。（悄悄地）我聽說寶二爺就要定親了。

紫鵲：（一驚）這話是真的？

小紅：是真的。前日少奶奶和老太太談心，漏了這麼一句：「寶兄弟也不算小了，園子裏現放着一個

姑娘，模樣兒又好，又是親上做親，要定就定下吧。

紫鵑：這也未必說的林姑娘呀。

小紅：是啊，就不知道說的是誰。林姑娘和寶姑娘，一個是姑表妹，一個是姨表姐，都長得美人天仙似的，叫人往那兒猜去？

紫鵑：你這回去，不妨探探少奶奶的口氣。

小紅：（忽然一拍手）呀，我想起來了。

紫鵑：（緊張）什麼？你想起什麼？

小紅：少奶奶露過一句話，她說——

（這時外面一個丫頭的聲音：「兩位姐姐談心呀！」）

小紅：（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啊，鶯兒！

鶯兒：（撒簾子進來一個丫環，她就是寶釵隨身的侍婢，鶯兒。已經十六歲了，模樣兒雖不高，却是態態可掬，透着一種醇厚之相。她那張圓圓的臉，白里透紅，很像七月天的荷花。現在她笑嘻嘻地問道——）林姑娘不在屋裏嗎？

紫鵑：前頭璉二奶奶過壽，林姑娘行禮去了。

鶯兒：我是送東西來的。我們少爺前兒打南邊回來，帶了點鄉土東西，寶姑娘說，這是送林姑娘的。

紫鵑：這又麻煩你了。

鶯兒：（一邊放下紅漆盤子，一邊說）一會寶姑娘還要來玩呢。

小紅：（慌慌張張）哎呀，前頭有事，我可要走了。

鶯兒：（一邊檢東西，一邊說）你瞧我剛來，就把紅姊姊攆跑了。（望着小紅的背影）紅姊姊，你慢慢走啊！（少紅下。）

紫鵬：（欣賞的態度）這是花瓶，這是梳子。——這金魚缸兒倒怪精緻的。

鶯兒：（拿起一束紙花來）憑瞧這紙花多好看，——也不知道是那兒出的？

紫鵬：那是蘇州出的。

鶯兒：蘇州？——林姑娘不是蘇州人麼？

紫鵬：——，林姑娘老家還在蘇州。自從林姑娘奶過世以後，老太太心疼外孫女兒，就派人接來撫養，——已經快十年了。

鶯兒：（點頭）哦，這就是了。（自言自語）我們寶姑娘還不是命苦。老爺早就去世了。虧着太太守節，帶着一兒一女，投奔到賈府來。

紫鵬：我說姨太太倒很像我們的太太，模樣兒，舉止兒，倒像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

鶯兒：自然哪，她——原是親姊妹哪。（忽然想起來）紫鵬姊姊，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紫鵬：（大驚）秘密？

鶯兒：就是寶二爺和寶姑娘的事情——

紫鵬：（緊張）他們可是要定親了？

鶯兒：（愕然）定親？——誰說的？

紫鵬：怎麼，你不是說這個？

鶯兒：我還不知道信兒呢？——這是哪個造的謠？

紫鵬：（緩和下來）不相干，我是隨便問問的。

鶯兒：我是說啊，我們姑娘爲了寶二爺，哭了一場。

紫鵬：（又奇怪起來）寶姑娘哭了？那爲什麼？

鶯兒：就是爲着——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人。

紫鵬：噫，我不說。

鶯兒：就是啊，我們姑娘——（忽然聽見聲音）不好，有人來了！

紫鵬：（諦聽）是姨太太的聲音。

鶯兒：還有寶姑娘和林姑娘呢！

（薛姨媽率領寶釵黛玉上。）

紫鵬：（含笑）姨太太您好？寶姑娘！姑娘！

鶯兒：您的東西都挨戶兒送齊了，姑娘。

薛姨媽：（隨口問）都送齊了麼？（她是一個四十左右的婦人，早年沒了丈夫，撫養一兒一女，支撐着一

份頗大的產業，飽經世故，做事異常圓通周到。現在很慈愛地——）顰兒，你這會身子怎樣？

黛玉：（一個十六七歲美慧的姑娘，有着卓越的風度和才情。因爲太美了，她對於花開花落的感覺，

也就特別的敏銳。因爲太慧了，她不免有幾分露骨的矜貴。她愛清淨，淡雅，喜歡服御素色的

衣履。然而那種簡單自然的風韻，却掩飾不了她的眩人的豔麗。她有着一顆熱烈的心，滿懷着

無比的熱情；要向什麼地方傾瀉。她愛什麼人的時候，她會愛得那個人皮膚灼痛，她也要求對

方同等程度的反應。任何疏忽和怠慢，儘管在別人看來，就是細微得如同芥菜一樣的，也會使

寶釵

她感覺得尖銳的痛苦。如果有一天，她發現她的感情撲了空，她的憎恨也是很可怖的。

她也在熱烈地憐惜着自己。她珍重她寫過的一撇字，她穿過的一雙鞋，她走過的一寸路，她撫摸過的窗前一葉竹葉。世界上恐怕沒一個人，像她那樣顧念那已墜失的舊夢了。當她一人悄然靜坐的時候，她常會捲弄一根偶而脫落的青絲，默默地凝視它的柔弱，它的美麗，它的飄零，和它的寂寞的將來，以致潛潛地流下淚來。

如果她托身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裏，或者她會像一隻活潑的小鳥一樣，翱翔在自由的雲際，高唱一些輕快的，愉悅的詩歌，自然也能動人心弦。不幸她自小就沒了爸媽，流寓在外祖母這裏。老人家雖然慈愛，姨媽們也不是不關切，但總比不上母親的體貼入微。她有什麼歡樂和悲哀，畢竟沒有一個可以傾訴的人。經年累月，她永懷着一種難以排遣的記憶，漸漸地就變的煩燥而且多疑。她喜歡咀嚼別人的言語，有時甚至爲了一句漠不相關的笑話，她也可以通宵無眠。而她的倔強的性情，却又使她在高興的時候，常常會從嘴裏滑出一根傷人的細刺，不高興的時候，甚至會掉下一柄寒是寒的斧頭。這樣與人相處，往往苦了別人，也苦了自己，後來她索性與人疏遠了起來。有人說她高傲，也有人說她孤僻。也許這兩種議論都是不錯的。

她的體質自小就不很好，不是腰酸，就是咳嗽，病病懨懨的，成年難得有一天清爽。現在她又發了老病。剛從賈府道賀回來——多謝姨媽。才暈了一陣，這會好了。

（一個賢慧溫厚的姑娘，年約十八九歲，方方的臉，大大的眼睛，莊麗中透着雍容華貴，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她不多說話，但每一句話，必定經過細心的銓衡，提防她用的字是不是太重了，或者太飄浮；日久她已經能够運用自如，恰如其份。她也從不窺探別人的秘密，就是由於一

種偶然的機會，撞破了別人的隱私，她也祇佯裝不知道的樣子，免得招人嫌惡。在必需的時候，祇要是她能够辦到的事情，她總是很樂意地伸出她的援助的手，並且她沒有一次把她的恩德放在嘴上，因此她在這里博得上上下的稱譽和尊重。她是一個很實際的人，她覺得「現實」是命定的，是不應該也不能反抗的，她盡力使自己成爲「現實」的朋友。在她看來，反抗現實至少是一種不聰明的行爲。調和與妥協乃是最穩妥的路。因此如果有一位攝影師，擇定了某處名勝之區，要給她拍一幀單人肖像，無論她喜歡那里或不喜歡那里，她總會設法尋覓一個最適宜的位置，使她置身於風景之中，配合得自然而且美麗。她不是不聰明的，也不是沒有決斷的，不過她的聰明和決斷，祇有在這個範圍以內，她才願意充份的使用出來。

有人說，她這種生活態度是最好的，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們祇知道，她確實藉此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糾紛和痛苦，並且贏得了一種賢淑的令譽。她自己也很明白這種利益，養成習慣了，她自自然然就不會想到現實以外的事情。如果有一天，「現實」發生了不可彌補的缺陷，而她仍然不能和它做朋友的時候，她也許會陷入一種絕望的隱痛裏。沒有幻想來安慰，沒有勇氣來革命，甚至於沒有自由來表示愛和憎，她會怎樣感到一種死樣的悲哀！——但是目前她是不會想到這上頭去的。

她的家境很豐足，很有一些典當和田產。父親過世了，她依傍着母親投奔到姨母這里來。她們就在買府旁宅分了幾間房子，結了近鄰，一切日用生計，都由她們自己開支。有時她也到買府這邊來，尋找姊妹們說說笑笑，日子也就很容易地過去了。

現在她陪伴黛玉回來，微笑地說道——哥哥前兒回來，帶了點南方的東西，這是你的一份

，你留着玩罷！

黛玉 那又多謝姊姊了。

寶釵 哥哥回來的也巧，就碰上二弟定親的事情。

黛玉 天下的事情，真是想不到的。姨媽家的二表哥，也沒聽說，怎麼就定起親來了？

薛姨媽：（坐下，滔滔地，像是一個大學問家——）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

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注定，暗裏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國呢，倘若有姻緣的，終久會作了夫婦。△江九十七回

寶釵 媽就相信這些事情！

薛姨媽：這倒不是迷信，這一件事，原是很難說的。——就比如你姊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寶釵 （靠着她的媽媽，賭嘴）惟有媽媽說話，動輒拉上我們！（伏在媽媽的懷里）我們走罷！

黛玉 （笑）你瞧，寶姊姊這變大了，離了姨媽，她就是最老到的。見了姨媽，她就撒嬌兒！

薛姨媽：（嘆了一口氣）你這姊姊，就是這點好。有了正經事，就和她商量；沒有了事，幸虧她哈哈兒。我見她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

黛玉 （流下淚來）她偏在我這里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形容我！

寶釵 媽，你瞧他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嬌！

薛姨媽 （憐惜地）也怨不得她傷心，可憐沒了父母，倒底沒個親人。（撫摩黛玉的手）好孩子，別哭。

。你見我疼你姐姐，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只是外頭不好露出來。這里人多嘴雜；不說你

爲人好，配人疼愛，只說我們看老太太疼你，我們也湊上水去了。

黛玉：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作娘。姨媽若是嫌棄，便是假意疼我。

薛姨媽：你不厭我，我就認了。

寶釵：（一本正經地）媽，認不得的。

黛玉：（質問）怎麼認不得？

寶釵：（反問）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有接親，爲什麼先給我兄弟定了，——是什麼道理？

黛玉：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給兄弟了。

寶釵：（搖頭）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

（擠眼兒發笑）你仔細想想去！

黛玉：（伏在薛姨媽的懷里）姨媽不打她，我不依！

寶釵：真個姨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大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

黛玉：（上前要抓寶釵）你要死了！^{原書句云：你越發瘋了}

薛姨媽：（攔她）孽兒，你來！別聽你姊姊的話，她是和你玩呢！（嘆一口氣，對寶釵）你哥哥那樣不

學好，連那姑娘我還怕糟塌了她，別說這孩子。（略緩）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若

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給他，豈不是好？

黛玉：（抓住寶釵）我只打你！——爲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

寶釵：（含笑）這可奇了！姨媽說你，爲什麼打我？

紫鵲：（忽然跑過來，笑着）姨太太既有這個主意，爲什麼不和老太太說去？

薛姨媽：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自己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兒去了！

紫鵬：（臉上一紅，扭身走了）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

黛玉：阿彌陀佛！——該！該！該！也擲了一鼻子灰去了！

（衆人都笑了起來。）

寶釵：（帶笑）媽，我們走罷！——別儘打哈哈了，璉二嫂子又要派人來找啦。

薛姨媽：嗯，我們這就去。（對黛玉）好孩子，早點睡，明日也到我們那裏玩玩。（對鶯兒）你也跟我來罷。

鶯兒：。

黛玉：（送了兩步）多謝姨媽和姐姐送我一程。偏偏我這身子不掙氣。（眼圈一紅）我又不能——

寶釵：（安慰她）妹妹，你歇歇罷！明兒留一罇酒，我們姊妹倆喝幾杯。

黛玉：姊姊，我不送了。

（薛姨媽，寶釵和鶯兒下。黛玉轉過身來，看見桌上陳列的禮物，突然感到一種無端的淒涼，
簌簌地流下淚來。）

（外面一聲淒涼的嘆息。）

紫鵬：（緩緩地走近她）姑娘，你是怎麼了？

黛玉：……

紫鵬：寶姑娘送了這些東西來，姑娘看着該喜歡才是，怎麼倒傷心起來？

（外面又是一聲嘆息。隨後窗前映出一個孤寂的影子，慢慢淡了，淡了。）

黛玉：你聽這是誰在嘆氣？

紫鵬：這是大奶奶的聲音。

黛玉：她還沒有平靜？

紫鵬：沒有。——她成天是這個樣子。

黛玉：（深沉的同情）哦。

紫鵬：自從大少爺去世以後，白天就看見她呆呆望着天空，夜晚就輕輕的嘆息……

（外面一個丫頭在喊：「寶二爺來了！」）

（黛玉趕緊抹一抹眼睛，低下頭去。寶玉上。）

寶玉：（一個青年公子，年約十七八歲，生得面目清秀，眉宇間隱隱有一種靈秀之氣，彷彿蘊藏着多少飄渺綺麗的夢境。目光是和善的，聰慧的，時常露出一種過份天真的快樂。有人說他有點癡，他也許是的，因為無論是一泓水，或是一塊頑石，都可以成爲他的朋友，他會絮絮地向他們傾訴衷曲；而一株枯木，一瓣殘花，也會勾引他憑添無端的哀愁。

他現在面對着一個黃金的世界：那裏有春風嘯嘯，百鳥婉轉，陽光遍地。他儘可以引頸高歌，渴了，有的是肥桃碩橘，任他攀折品嚐。他也不妨尋幽覓勝，走遍人跡罕到的地方，累了，有的是綠草如茵，任他坐臥撫摩。就是偶然一隻花叢的蜜蜂，螫破他的手指，或是一根玫瑰的利刺，扯破他的足踝，他免不了大哭一場，但是那眼淚並沒有悲哀的意義。我們毋寧說，它們倒很像是清晨的雨露，在幸福生活的微風中，那些晶瑩圓潤的珍珠，却顯得是一種更高貴和華美的點綴了。他的無端的哀愁，也就好比是纔柔淡淡的浮雲，暫時飄過他的蔚藍的心境，把他

的幻夢裝飾得瑰譎而多變化。

有人就心秋天來了，他能不能經得起風雨的侵凌，我們也是這樣地想。我們總覺得他不是一個性格很強的人。他怕寒冷，他嫌惡陰鬱的天氣，果真有一天他跌入了那樣的世界，他會呼號的，會掙扎的，或者也會設法逃走的。但是他恐怕沒有勇氣來搬造一個光明的天地。

不過現在他並沒有想到這些。他現在很安樂，他有一顆好心，他不吝惜把他的安樂的果實，分給別人嚐嚐，特別是分給那些瓏玲美麗的姑娘們，他看見她們快樂，他也就有一種崇高的滿足，這就足够了。他祇盼望無限的春光無限的長。

他在賈府青年子弟們中，是老太太獨特鍾愛的孫兒。姊姊是當今皇上的貴妃，祖先是世代的名臣，爸爸還襲着三品官員的祿位，現在奉遣出外去了。他成日就躲在祖母和母親愛寵的懷裏，度着優遊的歲月。

這時他快快活活地進來，發現黛玉在垂淚，笑容驟然斂起，怕怕地走近她，體貼地——
，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

黛玉：（勉强的笑）誰生什麼氣？

（紫鵬向桌上努一努嘴，寶玉會意。）

寶玉：哪里來的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

紫鵬：二爺還提呢！方才寶姑娘送了這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心起來了。——二爺來的很巧，替我們勸勸。

寶玉：（裝不懂）你們姑娘的原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等至明年叫

人多帶兩船來，省得姑娘搥眼抹淚的。

黛玉：（又好氣又好笑）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別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原故，你那里知道？（一邊說，一邊眼淚又下來了）

寶玉：（亂扯）這是什麼筆？叫什麼名字？——這紙花倒好看，是什麼東西做的？要他做什麼用？——
——這個魚缸兒可以擺在桌上。——那花瓶可以放在几上，當古董倒好玩呢！

黛玉：（由不得笑起來）你不用在這里混攪了，到前頭聽戲去罷！

寶玉：那花瓶是江西瓷，江西瓷是很有名的，對不對？

黛玉：真囉嗦！我還有事呢。（順手從桌屜里拿出一個香袋來）沒空跟你白扯。（低頭縫香袋子）

寶玉：（依然亂扯）妹妹，這香袋可是做了送我的？

黛玉：（不理他）

紫鵲：（知趣地）寶二爺，您坐一會兒，我給您泡杯茶。

寶玉：嗯，你去罷。（望着黛玉做針線，搭訕着）妹妹，你把這香袋送我吧。

（黛玉依舊不睬。）

寶玉：（心生一計）我忘了告訴你，前日你送我的那個香袋子，我丟了。

黛玉：（中了計）什麼？

寶玉：（一本正經地）你送我的香袋子丟了。

黛玉：（疑惑）我不信！

寶玉：（要她相信）是真的。你瞧我平日戴的東西不是都沒了？——你瞧我這兒！（摸摸他的胸前

那一塊地方。

黛玉：（相信起來）倒是真的，今日你怎的沒有戴東西？

寶玉：別提了！我的東西都叫小廝們摘去了。

黛玉：怎麼？——叫小廝們摘了？

寶玉：可不是，前日老爺捎了信來，誇獎我的詩做得好，賞了我兩把南海扇子。我倒沒有什麼，小廝們可樂了，說，跟我這幾年，也沒有見過這般彩頭兒。不由分說，就把我的東西全掙了去，賞了賞犒了。

黛玉：我的香袋呢？

寶玉：也叫摘去了。

黛玉：（有點氣）你就這樣叫他們摘去了不成？

寶玉：我問他們要的，他們死賴活賴的不給。在這些事情上，我也沉不下臉來。

黛玉：（冷冷地）哼！

寶玉：（乘機抓住題目）你再做一個送我吧！

黛玉：（鼻裏的聲音）我還做呢！

寶玉：（發現有點異樣）你生氣了嗎？

黛玉：（變色）我就是下賤，也還不肯這樣作賤自己的針線。多早晚你又做了詩，得了彩頭，又給小廝們摘去了。——我還做它做什麼？攔了手我也不做了。

寶玉：（知道不對，慌忙地找出路，順手就拿起桌上的香袋來）你還騙我呢，這不是你給我做的新袋

子！

黛玉：（一把搶過來）那算是我瞎了眼，油脂蒙了心，我白認了人了！

寶玉：（親切地）妹妹，你有病，你還撐着給我做袋子。深更半夜，你還控着頭，你還一番心我知

道——

黛玉：（越發覺得委屈）我有什麼心？我有什麼心？我算是糟蹋我自己，我瞎了眼，撞了鬼了！

寶玉：（有點不高興）妹妹，你不能這樣混罵。

黛玉：（發恨地拿起剪刀來）還不如剪了乾淨！

（一刀把新袋子絞斷了。）

寶玉：（着慌）怎麼你把香袋子絞了？

黛玉：（伏在桌上哭了起來。）

寶玉：（軟化）妹妹，你給我的東西，我並沒有不好好的收着。

黛玉：（哽咽着）你也不用哄我了！

寶玉：我是真話。你的東西，我總是寶貝似的收着。憑什麼東西我肯丟，我也不肯丟你的東西。

黛玉：（含淚）你把我的香袋子拿出來看？

寶玉：剛才我說丟了，那是騙你的。

黛玉：你拿出來我看！

寶玉：是上年我的生日送的？

黛玉：……

寶玉：上頭有橫縷帶子。

黛玉：底下還有兩朵藍花。

寶玉：藍花旁邊還有你繡的字。

黛玉：你拿來看看！

寶玉：你真要看？

黛玉：（伏下頭去又哭了）沒有袋子，你也不用哄我了。

寶玉：你別哭別哭。（從裏面掏出一個小袋來）好，你看吧，你看……

黛玉：（擡起頭來，睫毛還有眼淚）哦。

寶玉：這不是香袋是什麼？

黛玉：（偏過頭去）

寶玉：這是綠帶子，這是藍花。

黛玉：……

寶玉：你拿去看看吧，你看吧！

黛玉：（退却）我不看了。

寶玉：（追擊）你不是要看的麼？

黛玉：（退却的防禦）我現在不看了。

寶玉：（要求對方屈服）你覺得有點懊悔麼？

黛玉：（堅守陣地）我勸我自己的東西。

寶玉：（窮追）你不懊悔。

黛玉：……

寶玉：你不覺得冤枉了人？

黛玉：……

寶玉：你怎麼不說話呢？

黛玉：（被圍太急了，有點冒火）我不高興說話，就不說話。

寶玉：（用出了軟攻最後一着）我知道你現在是遠着我，懶怠給我東西了。

黛玉：（依然不肯屈服）嗯，我就是懶怠給你東西。

寶玉：（下不了台）既這樣，我連這個香袋也還你吧！

黛玉：（氣抖了）你還我——你還我！

寶玉：（大戰爆發，顛顛的聲音）好，你拿去，拿去——這是你的東西。（拋出手溜彈）你也把它剪

了？

黛玉：（決心作戰）剪就剪——一齊剪了倒乾淨！

（拿起剪刀又要剪。）

寶玉：（慌了）哎，你瘋了！（一把攔住剪刀，動手來搶）你放手，放手，你不能這樣糟蹋自己的東

西呀！（奪下剪刀來。）

黛玉：（大哭）你欺負我的也够了！

寶玉：妹妹，是我不好。

黛玉：（哭訴）媽啊！……媽啊！（忽然阻了過去）

寶玉：（手足無措）紫鵲，你來！

紫鵲：（在廂房裏應着）等一等，水就要開了。

寶玉：（急）叫你來就來！你還不快來！

紫鵲：（伸出頭來）怎麼了？寶二爺！

寶玉：你快來瞧瞧姑娘罷！

紫鵲：（趕快跑了過來）哎，這是怎麼了？（輕輕地推一推）姑娘！

寶玉：她閉了氣，你給她捶一捶。

紫鵲：（裝做嚴重地）姑娘的臉都變了色了！

寶玉：變了色了？

紫鵲：（嚇他）手都冷了。

寶玉：怎麼？

紫鵲：（邊捶邊叫）姑娘！姑娘！氣兒都接不上了！

寶玉：（痛苦地）啊！

紫鵲：姑娘是沒用的了，心也不跳，氣兒也沒了。（哭將起來）

寶玉：（急）你再捶捶！你抹抹她的胸。

紫鵲：（又捶起來）姑娘！姑娘！

寶玉：怎麼樣了？

紫鵬：還不是那個老樣子；就是這口氣難得轉，我服侍了這幾年（哽咽）也算是得了結果了。（垂淚。）

寶玉：（伏在桌邊大哭起來）……

紫鵬：寶二爺！

寶玉：（哽咽着）喉。

紫鵬：你先別哭，這會兒好像鬆動一點。

寶玉：（擡起頭來望着她）

紫鵬：手脚有點軟了。

寶玉：啊！

（外面喧鬧的鑼鼓聲，馱在秋風的背上，巍巍顛顛地竄進來。）

紫鵬：外面起風了。

寶玉：你再叫叫她。

紫鵬：風大的很，你關上窗子。

（寶玉起身關窗的時候，黛玉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紫鵬：這可好了，這口氣轉過來了。

寶玉：（歡喜的顛抖的聲音）好了？

紫鵬：姑娘，你心裏怎麼樣？

黛玉：（一陣急喘）

紫鵬：你胸口怎麼樣？

黛玉：（微微地）有點難過。

紫鵬：你要喝水麼？

黛玉：（搖頭，又是一陣急喘。）

紫鵬：快拿痰盂來，她要吐！

（寶玉遞過痰盂去。）

紫鵬：她吐了，——她還要吐！

寶玉：你再給她搥搥。

紫鵬：（邊搥邊說）還要吐！（黛玉大吐一陣）今天的藥算是白吃了，全吐了！

寶玉：……

紫鵬：姑娘，你這會舒暢一點麼？（黛玉點點頭）我給你倒水嗽嗽口。（紫鵬去取水）

寶玉：你這會好些麼？

黛玉：……

寶玉：我真對不起你，我原來是看你的病的，不承望倒給你增了病，我又不能代你，我心裏難過。

黛玉：（微微的咳嗽）

寶玉：今天的事，全是我一個人不好。

黛玉：……

寶玉：（溫和地）你現在好一點麼？（不答）這是你的帕子（拿起黛玉的舊手帕）你揩揩。（不答）

我給你措措。

黛玉：（索性偏過身去了）

寶玉：（還是溫和地）你原諒我這一回，下次我再不敢招你生氣了。

黛玉：……

寶玉：我心心念念，祇要你高興一點，可是我人笨，總叫你難過了才走。（不覺流下淚來、

（紫鵬取水回來，站在一邊，已經有一會兒了，心中不忍。）

紫鵬：（勸解）寶二爺，你回去吧，今天不必說了。

寶玉：我放不下心來。

紫鵬：現在已經不早了，姑娘也要睡了，有什麼話，明天說是一樣的。

寶玉：（最後一次懇求）妹妹，你不能給我一句話，叫我也放心一點走麼？

黛玉：……

寶玉：（失望地）那麼我走了。（低頭要走）

紫鵬：（趕上去）寶二爺，你千萬別掛在心裏，姑娘還是病了，——她心裏明白的。

寶玉：嗯，我知道——我走了。（寶玉低頭走出去，紫鵬趕了出來。

紫鵬：寶二爺，天黑了，你慢慢的走啊！

（隱約聽見寶玉的聲音：「我看得見的。」）

（紫鵬好一會才進來，很受感動的樣子。）

紫鵬：你這會兒好些麼，姑娘？

黛玉：好些了。

紫鵬：這是開水，你嗽口。

黛玉：嗯。（嗽口）

紫鵬：寶二爺臨走很難過的樣子。

黛玉：（嗽口）……

紫鵬：今天前頭唱戲，他悄悄地溜來的，也沒有一個小廝跟着。他還會走了，又沒有人掌燈，他要摸黑了。

黛玉：……

紫鵬：他心裏不知道怎麼慘呢！

黛玉：（岔開）我有點累，我要睡了。

紫鵬：我扶您上床去。（扶她走着）您今天辛苦了，您睡吧！（扶她上床）蓋上被單兒，多蓋一點，小心招了涼。

黛玉：嗯，我知道。（忽然想起什麼）紫鵬，你把那手絹兒拿給我。（一邊說，一邊就躺下去了。）

紫鵬：什麼手絹兒？

黛玉：放在桌上的那塊。

紫鵬：（回頭看了一眼）桌上沒有手絹兒。

黛玉：是塊舊的，左邊有一朵蘭花兒。

紫鵬：剛才寶二爺在這兒，他叫您揩臉的，是那一塊麼？

黛玉：（勉強笑了一笑）我也記不清了。

紫鵬：他帶了走了。

黛玉：那就是了。

紫鵬：我給你拿一塊新的。

黛玉：不用了。

紫鵬：（嘆息）姑娘，我明白，您心里還是念着他。

黛玉：外面好像有脚步的聲音。

紫鵬：（靜聽），有人來了！

黛玉：怕是他又來了！

紫鵬：姑娘，這回你可別不理他。

黛玉：（一翻身）你就說我睡了！（裝睡）

紫鵬：姑娘！姑娘！——唉！姑娘這個性子！

（進來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長的體面大方，不像是下人模樣。她就是賈府了環中著名的襲人。性清溫和，順良，穩重而且細心。說話很有分寸。不是爲了切身的關係，她不大愛管閒事，也很少批評別人的優劣。在丫環們當中，她儼然是一個首腦，最得主子的寵信。她很明白自己這種地位，近來越發慎言慎行的做起姊姊的樣兒來了。現在她爲了一件事情，特意跑到這里來，但是從她的臉上，我們找不出一點點不自然的痕跡。）

襲人：紫鵬姊姊，你還沒有睡麼？

紫鵬：還沒有呢！襲人姐姐，你是來接寶二爺的？

襲人：可不是？璉二奶奶的好日子，他一個人就溜了出來了。累的老太太好找！——他也沒有在這里？

紫鵬：他在這里坐了一會兒，這才走了，怕是回前頭去了。

襲人：路上沒有碰見，必是岔過去了。——姑娘呢？

紫鵬：睡了。

襲人：姑娘的病好些沒有？

紫鵬：好些了。

襲人：（忽然輕輕地）你可知道我們那里出了奇事：海棠今日忽然開花了。

紫鵬：九月里海棠還會開花？

襲人：可不是？老太太說，這花開的奇，是應着喜事兒。

紫鵬：誰的喜事呢？

襲人：這我就知道了。

（窗外忽然一聲大叫：「你不知道，我可肚里明白！」）

紫鵬：（連忙問）誰？這是誰？

襲人：傻大姐兒。——你別聽她的！

（窗外露出傻大姐兒的臉，搽得紅通通的，擠眉瞪眼兒，心裏有什麼，嘴裏就說什麼，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做秘密；所以人家叫她傻大姐兒。）

傅大姐（得意地）誰的喜事？就是寶二爺的喜事！

襲人：傅大姐，你不許亂說。

傅大姐：（瞪眼豎眉）怎麼我亂說？——寶二爺不是要定親了？我聽見——

襲人：（趕緊攔她）好啦，好啦。你對，你走吧。

（傅大姐拍手大笑：「嘍嘍嘍，我對嘍！嘍嘍嘍，我對嘍。」——慢慢走遠了。）

襲人：這個傅丫頭，真是沒辦法。（對紫鵑）有空你來看看海棠花，免得又謝了。

紫鵑：嗯，要來的。

襲人：我走了，我找我們那位小祖宗去！

紫鵑：你慢慢兒的走啊！

（襲人下，紫鵑送她回來。）

黛玉：襲人走了麼？

紫鵑：走了。

黛玉：她沒有什麼事情？

（紫鵑走近黛玉床邊，傍着床沿坐下。）

紫鵑：姑娘，今日襲人很古怪。

黛玉：她說了什麼了？

紫鵑：襲人說，她們那里海棠忽然開花了。

黛玉：哦！

紫鵬：她說，老太太說的，這花開的奇，是應着一件喜事兒。

黛玉：果了一天，你還嚇什麼餛？

紫鵬：不是我說的，是老太太說的。

黛玉：你睡吧！時候不早了。

紫鵬：嗯，我脫衣服了——你還要陪麼？

黛玉：不要了。

（紫鵬吹熄了燈，換上了床，月光從窗隙里透了進來。外面鞭炮之聲又起，隱隱聽見大床上輾轉反側的聲音。）

紫鵬：姑娘，你還沒有睡着？

黛玉：外面吵得很。

紫鵬：你今天是繞小路過去的？

黛玉：嗯。

紫鵬：你和寶姑娘玩捉迷藏的麼？

黛玉：沒有呀。你問蘊話做什麼？

紫鵬：我看見兩個人在園里玩，必是看錯了。——你還會心甲覺得怎樣？

黛玉：我是一時閉了氣，現在全好了。

紫鵬：鞭炮漸漸息了。

黛玉：嗯。

紫鵬：這會懶得醉的很。

黛玉：……

紫鵬：月亮已經升了起來，窗上還有竹葉的影子。

黛玉：你好好的睡吧，別說話了。

紫鵬：（親切地）姑娘，我不想睡。

黛玉：什麼事情？

紫鵬：時光好快，我跟你已經十年了。

黛玉：……

紫鵬：那一年你剛來的時候，還祇有六歲，老太太派了我來，我好生高興，那時候你還有兩根小辮子。

黛玉：你天天代我梳辮子。

紫鵬：我記得你頂喜歡裝綠綢帶子。

黛玉：……

紫鵬：那時你很害怕，夜裏總不叫吹燈。

黛玉：我還要你陪着一塊兒睡。

紫鵬：對了，你還叫我跟你頭並頭的睡，到了晚上，你就講一個故事。

黛玉：……

紫鵬：有一回您講大馬猴，講了一個通夜，第二天都不能起來了。您還記得麼？

黛玉：記得。

紫鵬：你現在不講故事了。

黛玉：我現在有點心煩。

紫鵬：姑娘，您不拿我當外人。

黛玉：我從來沒有事情瞞你。

紫鵬：您好像有點心事，沒有告訴我。

黛玉：我就是有點心煩，我也說不上來。

紫鵬：（動情地）姑娘！

黛玉：嗯。

紫鵬：我跟了您十多年了，沒有好好的服侍您

黛玉：怎麼？

紫鵬：過去我做錯了事，您總是擠待我。

黛玉：你還是什麼意思？

紫鵬：以後我再要做錯了事，您還是不怪我麼？

黛玉：我們都是一塊兒生根的人，過去一塊兒長大，現在一塊兒飄泊，將來也是一塊兒賭命。

紫鵬：（忽然興奮起來）姑娘，我不睡了，我有話要對你說。（披衣）

黛玉：你起來了？你睡！你睡！

紫鵬：（下床）不，我有一件事要告訴您。

黛玉：有什麼事呢？

紫鵬：我說了，您不怪我麼？

黛玉：你說吧。

紫鵬：（倚在黛玉的床邊）我覺得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年歲也一天一天的大了。

黛玉：嗯。

紫鵬：人事的變遷也很難定。

黛玉：嗯。

紫鵬：姑娘，您要趁早拿定主意！

黛玉：什麼？

紫鵬：我瞧他倒是很實心。

黛玉：誰？

紫鵬：（響亮地）寶玉——寶二爺。

黛玉：……

紫鵬：比方說，今天姑娘的行事，就不免浮躁了些。

黛玉：我怎麼浮躁了？

紫鵬：您怨他亂丟你的東西，但是他並沒有丟，你就把香袋剪了。——剪的也太快了一點。

黛玉：你倒來替人派我不是。

紫鵬：不說別的，單瞧他什麼都給小厮摘了去，就只姑娘的香袋，他還寶貝似的收在裏面，也就可以

見他的心。

黛玉……

紫鵑：他臨走的時候，姑娘也沒有給他一句話，他心裏該多難受。

黛玉：別說了，我都知道了。——我不要聽。

紫鵑：（陪笑）那麼就不提這個。我說一個笑話給你聽。

黛玉：你變得嘴碎話多了。

紫鵑：這是一個笑話。——前日我們園裏來了一個瘋子，姑娘可知道？

黛玉：一個瘋子？

（廂房裏忽然一聲響動，隨後就有「吱吱吱」的聲音。）

黛玉：哎呀，廂房裏鬧鬼了！

紫鵑：不要緊的，我來瞧瞧。

（木板上彷彿有一陣小腳步的聲音。）

黛玉：啊！有人走路！

紫鵑：（驚叫）誰？誰？哦……沒有東西——原來是馮哥兒打翅膀。

黛玉：我還當是耗子呢。

紫鵑：（一邊上床一邊說）對了，我忘了告訴你，那瘋子也帶來一隻耗子。

黛玉：也帶來一隻耗子？

紫鵑：姑娘，那怡紅院前面不是有一顆大芭蕉麼？

黛玉：啊，那芭蕉也有十多年了。

紫鵬：前日晌午是大太陽，後來下了一場雨。

黛玉：那場雨還不小。

紫鵬：那瘋子就站在芭蕉旁邊，晒了兩個時辰的太陽，又淋了一個時辰的雨，不言語，也不動彈。

黛玉：真有這樣的瘋子？

紫鵬：後來有人看見他，叫他回去，他已經是落湯雞似的人了。

黛玉：你是編的，真有這樣的事情，今日寶二爺怎麼不提起？

紫鵬：（嘆喲一笑）他還提？他怎麼好意思提？

黛玉：怎麼？

紫鵬：他就是那個瘋子！

黛玉：（奇怪）他做什麼那樣呢？

紫鵬：這就要問姑娘了。前日你到寶二爺那里去，跟他鬧了什麼齣，你走了，他就一個人呆呆地站了半日。

黛玉：啊！

紫鵬：後來那個耗子就來了。

黛玉：耗子是誰？

紫鵬：耗子就是襲人。她看見寶二爺發呆的淋雨，連忙跑了過去，誰知寶二爺一把揪住，死也不放，大聲的嚷了起來，吓的襲人一夜也沒有睡覺。她不是胆小的耗子麼？

黛玉：他嚷些什麼？

紫鵬：我聽哮喘告訴的，他還認是姑娘回來了，就大聲的嚷道：「你的病我知道。我爲了你，也弄了一身心病在這里。只怕你的病好了，我的才能好。」

黛玉：真是胡說八道！

紫鵬：他還說：「你放心，我就化成了灰，也是你的了。」

黛玉：你這丫頭瘋了！

紫鵬：我是一片真心爲姑娘。

黛玉：好了，別說了，我懶怠聽，我要睡了。

紫鵬：姑娘！姑娘！

黛玉：……

紫鵬：我說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里就算是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的是從小一塊兒長大，脾氣與性格兒都知道了。

黛玉：……

紫鵬：姑娘！姑娘？你睡了？——你是真睡也好，假睡也好，我算盡到了心，我也替你愁了這幾年。又沒有一個父母兄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四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的？俗語道：「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姑娘是明白人，還有不明白的麼？

（黛玉泛出輕微的剝聲。）

紫鵑：姑娘！姑娘！（側身靜聽）她倒是真睡了。今天也真累了。（嘆息而又憐愛地）唉，姑娘這個身子，病病懨懨的……（聲音漸漸低微，聽不見了）

（月光映在寂寞的臥榻上，顯得一種靜穆的華貴。不久紫鵑也有鼾聲泛漾出來。）

黛玉輕輕地撐了起來，眼里滿孕着晶瑩的淚珠。她掙扎着來到書桌邊，靜靜地弄着剪碎了的香袋子，露着一種無盡依戀的神情。窗外有蕭蕭的風聲，和着遠處傳來一聲兩聲秋蟲的悲鳴。她慢慢抬起頭來，猛然看見窗外的人影。）

黛玉：誰呀？外面是誰？

外面的聲音：是我，是晴雯。

黛玉：這早晚你還跑來做什麼？

晴雯：寶二爺叫我來送點東西。

黛玉：我不要什麼，你帶回去好了。

晴雯：是一塊手絹兒，寶二爺說是借了你的。

黛玉（恍然）哦，那你就放下吧！

（黛玉站了起來，半開窗戶，接過一塊手帕子。）

晴雯：寶二爺還問，姑娘可好些了？

黛玉：好些了。

晴雯：已經不早了，我不進來請安了。

黛玉：你慢慢走吧。

(外面的足聲漸漸遠去。黛玉將窗戶完全敞開，迎接着透過竹林的皎潔的月光。微風也從葉隙中溜了過來，拂着黛玉長長的柔髮，叫人感覺到一種莊嚴的幽靜。)

黛玉：(低頭弄着月光中的手帕，夢樣的自語)手絹兒還是濕的——並且還是熱的。這是水？還是淚？——水和淚也分不清了。

(黛玉坐下來，低頭在寫什麼。紫鵲翻一個身，嘴都咕咕唧唧的。)

紫鵲：(忽然聲音高起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年歲也一天一天的大了。——你要趁早拿定主意！

黛玉：紫鵲，你怎麼了？

紫鵲：我們這裏好算是好人家，脾氣性情都知道的了！

黛玉：紫鵲，醒醒！醒醒！

紫鵲：我是一片好心爲姑娘。俗語道：「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姑娘還有不明白的麼？

黛玉：(站起)你着了魔了！紫鵲！紫鵲！！

(紫鵲翻了一個身，又泛漾出鼾聲來。)

黛玉：這丫頭真是瘋了！夢裏也是瘋話。(一個人又坐下靜靜地寫。一會兒站了起來，在皎潔的月光中，輕輕地誦着：

憑着你還沒有黯淡的月華，

憑着你還沒有消逝的熱淚，

憑着你微風和竹葉兩位高貴的證人，

黛玉願意虔誠的稟告：

黛玉是已經決定的了。

她矜貴地將手帕攤在胸前，注視着天邊的浮雲，露出一絲含淚的微笑。隨後她又慢慢地坐下來；拿着磨碎了的香袋子，慢慢地用手帕包起。當她再度撐起來的時候，她無力地倒在書棹上。屋內是死樣的寂靜。只有窗外還是在響着蕭蕭的風聲，彷彿是幽怨，又彷彿是低訴，永恆地，無止盡的，從那飄渺的遙遠的地方來，又憂鬱地躑躅到遙遠的地方去了。低迴優迷；有如一個處女奢濃的舞蹈。）

紫鵲：（忽然大喊了起來）海棠花開了！海棠花開了！

黛玉（驚起）紫鵲！醒醒！醒醒！

（幕急閉）

第二幕

第一景

時：第三日晨。

人：寶玉 黛玉 王夫人 賈母 紫鵲 鳳姐 小紅 賈芸 僧了頭。

景：大觀園裏面最幽靜的地方，一排密茂的翠竹，竹林前面不遠，有一順菊花盆兒，地上疏疏落落地散着菊花瓣子，淡紅的，橘黃的，淡白的，五彩繽紛，就像是什麼人在這裏舉行了盛大的婚禮，孩子們撒給姑娘的綵紙條兒。竹林後面一座小橋，沒有人聲的時候，還可以聽見潺潺的水流，橋後就什麼也看不見了。竹林對面有一座花亭，亭面擺着石桌子，石凳子。亭後露出一張烏籠，一隻綠嘴的鸚哥兒，半身在和煦的陽光中，很快活地調理牠的羽毛，一條碎石小徑從東邊蜿蜒地過來，像美人的手臂樣，一直繞過小亭，漸漸隱沒在西邊滋蔓的草叢中。有三條路通到這裏：小橋後面是黛玉的瀟湘館，東邊的小徑一直伸到寶玉的怡紅院，西邊是賈府的正宅。

幕啓：黛玉蹲在竹林前面，悠閒地拾着地上的菊瓣。路旁放着花帚，花籃和綉袋兒。寶玉從東邊的小徑上走來

寶玉：誰有那樣的雅興，一個人在那裏拾花呀？（黛玉回頭望了一望，又偏過頭去了）

寶玉：（意外的快活）原來是妹妹！——今天可大好了？（黛玉站起身來，預備走向小橋去）

寶玉：你還記着前天的事嗎？（黛玉開始前走）

寶玉：（有點可憐）我知道你不理我，我祇說一句話，以後再不打擾你了。

黛玉：（站住，半個臉向他，冷冷地——）有什麼話，請說吧。

寶玉：兩句說了，你聽不聽？（黛玉又轉身前走）

寶玉：（急了）既有今天，何必又有當初呢？

黛玉：（全身轉過來，嚴重地問）今天怎樣，當初又怎樣？

寶玉：（緊緊抓住機會）噯，當初妹妹來了，那兒不是我陪着玩？我心愛的，妹妹要，就拿去。我喜歡的，聽見妹妹也喜歡，連忙叫人送來。（略緩）我心裏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疏也罷；和氣倒了底，才見的比別人好。（低沉）誰承望妹妹大了，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裏。（不勝幽怨地）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和你一樣，也是獨出的，如今我連說話也沒有份兒了！

黛玉：（低頭不語）

寶玉：（懇切地）前天的事情，我也知道我錯了；可是憑我怎麼不好，你打我，罵我，我都不怨。（有點哽咽）誰知你總不理我，就像沒有我這一個人似的，叫我怎麼不難過？

黛玉：（已經軟了，但是又不願明白地原諒他）多早晚你又生了氣；檢出我的香袋來還我，叫我有什麼意思呢！

寶玉：（異常柔順地——）妹妹，我以後完全改了。我再不招你生氣。你的東西，我一定好好的收着，還什麼皇天菩薩來，我也不叫拿去。一直收到我伸腿化灰的——

黛玉：（緊）你又這樣混咒！

寶玉：（笑了，服從地）你不叫說，我就不說了。（趁勢懇求）妹妹，明兒你再送我一個香袋好嗎？

黛玉：那要聽我的高興了。

寶玉：（調皮）你答應了，可別忘了！

黛玉：（喜歡的罵）我才沒見過你這樣涎皮賴臉的人！

寶玉：（像一個被赦免的囚徒那樣高興）妹妹，你那花瓣還沒有拾完呢。

黛玉：不捨了，我有點累，我要回去歇歇。

寶玉：你別回去，我們到那亭里坐坐，我告訴你一樁趣事兒。

黛玉：（開心地責備）今天天氣分明涼些，你怎麼倒脫了披風呢？

寶玉：（知道她已經答允了，扣緊題目）那裏有陽光，我們坐一會兒，也就暖和了。

黛玉：（還要裝腔）祇坐一會兒，我就要走的。

寶玉：（明白她是裝腔）好，祇坐一會兒。——我告訴你一樁趣事兒。

（兩人正走向花亭去，忽然聽見竹林里一串清脆的聲音：「好了！——這可應了我的話了！」）

寶玉：（抬頭一看）啊，璉二嫂子！

鳳姐：（她是賈府中出名潑辣的人物：心狠，嘴利，手段辣。她懂得如何博得長輩們的歡心，也知道

如何使得下人們凜然畏懼。而在一上一下之間，她從不會忘却自己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她倒是一個十足的唯物論者；她的聰明和機巧，又能夠幫助她散佈各種烟霧，把她的內心動機裝得富麗迷離。她並不是一個很呆板的商人，有時她也不惜付出較小的犧牲，來換取她所預期的收穫。雖然這樣，次數多了，總不免要露出馬腳來；她自己却還以為十分圓到。因為在她看來，旁人都比不上她聰明，一定摸不到她的高深所在。其實仔細想想，她也真是可憐的很。成天

應付這個，盤算那個，心里嘴里，沒有片刻的休閒，「心爲形累」，她也够苦的了。不過她並不覺得這種生活是苦的，每日她依舊怡然自得地運用她的數學公式，來撥動那生活的珠盤。現在她從竹林里繞出來，興興頭頭地嚷道——「我說不要緊，不要緊，老祖宗偏不信，偏要我說和，——你瞧兩個不是對說對笑，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環了！」

寶玉：（連忙岔開）噠二嫂子，你可是看海棠花來了？

鳳姐：（用眼瞟一瞟黛玉）我問你，既有今日好的，爲什麼前日又成了烏鷄眼呢？

黛玉：（臉一紅，偏過身去了）

寶玉：（急於解圍）我聽見老太太叫你呢，二嫂子！

鳳姐：（望他一笑）叫我要走，不叫我也要走了！（走了兩步）這里風大，你們可留神別招了涼啊！（娉娉婷婷地走了）

寶玉：（望着她的背影）二嫂子這張嘴真怕人。

黛玉：（裝做沒有這回事）我問你，你才說什麼趣事兒？

寶玉：（一時記不上來）什麼趣事兒？

黛玉：問你啊！

寶玉：哦，對了，我忘了告訴你，寶姊姊前日大哭一場。

黛玉：（奇怪）爲什麼呢？

寶玉：她哥哥氣她的。

黛玉：好好兒的，她哥哥做什麼要氣她？

寶玉：他們鬧了一場彘扭。

（兩人進了花亭。）

黛玉：聽說他哥哥很不學好。

寶玉：噫，他混說話，造我的謠，傳過來了，很不好聽。

黛玉：原來是這樣？

寶玉：姨媽嗚咕了兩句，他就動了氣，說寶姊姊大了，女心外向。

黛玉：後來怎麼樣呢？

寶玉：後來寶姊姊就哭了。（同情）兩眼哭得像核桃似的。

黛玉：她哥哥真正無聊。

寶玉：可不是！

黛玉：人家原來是「天作之合」，外向不外向，管他什麼事？

寶玉：（聽着不對）我不懂你的話。

黛玉：（拉着他的佩玉）我問你，你這裏不是戴着一塊寶玉？

寶玉：恩。

黛玉：寶姊姊不是有一把金鎖？

寶玉：怎麼？

黛玉：（冷冷地）哼！

寶玉：我果真不明白。

黛玉：那還不是「天作之合」麼？

寶玉：（明白過來）我知道你又來嘔我。剛才我告訴你的事情，是說着玩的。

黛玉：（很嚴肅）我可是正經話。古人說：「天意不可違」。一個有「玉」，一個有「金」。金玉良緣，這是再好的一對兒也沒有了。

寶玉：（禁止地）妹妹！

黛玉：什麼？

寶玉：你再這樣的說，我真玉也不要了。

黛玉：那可不能。你的玉丢了，旁的不打緊，剩下人家的「金」配什麼呢？

黛玉：（忽然站起來，眼睛發直）我這顆心就是碎了，爛了，化成灰了，也沒有人知道。

黛玉：（有點急）你怎麼啦？你坐下，坐下，慢慢的說。

寶玉：（眼睛仍然死死的望着，喃喃地）妹妹，你放心！今天當着，我也沒有什麼說的，我把我的心給你瞧，（摘下玉來）我給你瞧，——我給你瞧，（一把擲出去）這爛東西我也不要了！

黛玉：（站起來，嚴重地）你這是做什麼？

寶玉：我把玉扔了！

黛玉：（蹀躞）快找！快找！（問他）你扔到那裏去了？

寶玉：不管那裏，我不要了。

黛玉：你快些找呀！

寶玉：我不找，我不要了。

黛玉：（一頭哭將起來，伏在石棹上）我知道你是在恨着我，要派我的罪。你就是要派我的罪，也有別的法兒，不能扔那命根子呀！

寶玉：（站在一邊，沒了主意）妹妹，我是明明我的心。

黛玉：（着急）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快找那命根子，快找！——找不回來，我們就算完了。

寶玉：我……

黛玉：（跺脚）你快找呀！你真是愛我的命。

寶玉：（看她着急的樣子，由不得不順從她）我這就去，我找！我找！

黛玉：（止淚）你扔到那裏去了？

寶玉：好像是那邊竹林裏。

黛玉：那一方呢？

寶玉：我記不清了。

黛玉：我的小菩薩，你就是這個性兒。你上前找，我往後，我們就在那顆大花竹下碰面。

寶玉：你別急，我們慢慢的找。

黛玉：去找呀！

寶玉：我這就去。——慢慢的找，不要緊的。

黛玉：我的老爺，急死人了，快些找罷！（兩人走進竹林去了）

（小紅從亭旁邊繞了過來，氣喘喘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後面跟着一個男人，二十歲上下的年紀，油光滿面，有三分風流，七分俚俗，手上捧着一包東西。）

小紅：二爺，你請回吧，叫人看見了不尊重。

賈芸：這裏沒有人，我和你說一句話。

小紅：（顯然不是討厭他）有什麼話呢？

賈芸：前兒我托墜兒還你的東西，你收到了沒有？

小紅：（臉上一紅）那不是我的。

賈芸：（溫柔地）那是我的一點意思。

小紅：（忸怩）你做什麼要那樣呢！

賈芸：這裏是我送二奶奶的緞了，他沒有收，你就留下吧。

小紅：（身子偏過去）我不要！

賈芸：那你就嫌東西微薄，瞧不起我了。

小紅：我……

賈芸：（塞給他）你就收下吧，小紅！

小紅：（半推半就）二爺真是——我——我這算是——（東西已經接過來了。）

賈芸：（滿心高興）明天晚上我在這裏等你。

小紅：明天我有事情。

賈芸：那麼後天？

小紅：會有人看見的。

賈芸：不要緊，晚上——

（西邊小徑那邊傳出老太太的聲音：「寶玉就在這裏麼？」）

小紅：不好，有人來了！

賈芸：後天我等你，不要忘了！

（兩人慌慌張張地走了。）

鳳姐：（於是一陣嘈雜的人聲過後，一個鬢髮斑白的老太太，首先巍巍顛顛地走出來，右手拄着一根拐杖，左臂搭在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婦肩上。一個四十歲上下年紀的婦人，緊緊跟在後面。）

鳳姐：寶兄弟才在這里的。——怎麼這會就不見了？

王夫人：（一個心地厚道的婦人，頭腦却很清楚。她尊敬她的婆婆，却不願過份邀疼；她愛護她的孩子，却不願過份放縱。她的性情謙和，感情不輕易流露，比方現在，她對於孩子的婚事，雖然已經胸有成竹，她却不透一點口風）兩個和好了就好，免得老太太操心。

賈母：（她有着富貴的老太太們所特有的性格，心地慈祥，兒孫心重，喜歡別人恭維，但是她自己並不是沒有主張的。在人生旅途上，她已是飽經風霜了，因此她總覺得她的意見是最有根據和最權威的。她尊重傳統，厭惡變動，就是一盞茶壺，一雙繡鞋，她原來放在什麼地方，永年古代，還是放在那里。誰要改變了它們原來的地位，無論移到什麼地方，她總認為是不適宜的。她願意世界永遠是她心裏想的，眼睛看的那種老樣子。現在她慈愛她笑道——）今日天氣晴和，他們倒會尋樂兒！

鳳姐：方才兩個有說有笑的，（故意誇張）林妹妹看見我，還有點害羞呢。

賈母：（微微不悅）人大了，就該莊重點才好。

鳳姐：（趁勢進攻）老祖宗，不是我大胆說一句，寶兄弟到了年紀，也該娶親了。一來呢，早點抱個重孫子，叫老祖宗賺着高興；二來也算完了一樁大事。

王夫人：頭裏張道士倒很張羅，明兒托他察訪察訪，有什麼清白人家的姑娘，就過來給個信兒。

鳳姐：提起寶兄弟的親事，這園里放着就有，何必別處去尋？——老祖宗必是有數兒的了。

賈母：依我說，婚姻大事，總以性情爲主。性情要溫順，有食養才有福氣。

鳳姐：（微笑）太太，您聽出老祖宗的意思？

王夫人：這是說的寶丫頭？

賈母：若論相貌才情呢，林丫頭也和她不差什麼。就是性情外露，這點不好。

鳳姐：老祖宗要是願意，還是早點定下的好。

賈母：你這猴兒忙些什麼？

鳳姐：不是旁的，姑娘們大了，保不定有什麼心思。我聽說，林妹妹常常夜半起來，唉聲嘆氣的。

賈母：（微微蹙眉）我們這樣人家，女孩兒斷不能存一點私心，叫外頭人知道了，連祖先也沒了光彩。

王夫人：我瞧林丫頭也是很謹慎的，還不是爲了從小一塊兒長大的緣故，沒有旁的意思。

賈母：原是這樣就好，也不枉我疼她一場。我雖沒有唸過書，書上的道理我還略懂一些，聽也聽的熟了，女孩子總要知道一點分別，就是心里有個甚麼意思，也不能叫人知道，就存在自己的心里好了。

鳳姐：老祖宗，我倒要問一句呆話，這要存到幾時呢？

賈母：瞧你素日是個聰明剔透的，這話可問的糊塗了——這還不是要到伸腿閉眼的一天？

鳳姐：那是一輩子也沒有人知道的了！

賈母：可不是？古往今來，多少名媛命婦，立碑坊的，受誥封的，都是這樣過來的——就是男人有個

甚麼想法，也還是要埋在心里，才不愧是個正人君子。——這就是做人的道理。

鳳姐：怨不得人家說，老祖宗真是一個有學問的，經你老人家一點破，我這都明白了。

上夫人：（感嘆似的）所以做人難啊！

鳳姐：（覺得說的遠了，趕緊拉回）說來說去，老祖宗心里倒底怎麼樣呀？

賈母：趕明兒探探薛姨媽的口氣。

鳳姐：那不用探，那還用說——

（只見攣了頭瘋瘋癩癩而來，一邊拍手，一邊嚷道：「嘍嘍嘍，我對嘍！嘍嘍嘍，我對嘍！」）

鳳姐：（厲聲）攣丫頭，你嚷什麼！

（攣了頭沒有聽見，仍然嚷着：「我對嘍，嘍嘍嘍！」一邊嚷着，一邊走了。）

王夫人：別說了罷，留神叫攣丫頭聽了去。

賈母：（站起來）坐也坐累了，我們找寶玉去。

（這時紫鵲迎面而來。）

鳳姐：紫鵲，你看見寶二爺麼？

紫鵲：我沒看見，碰二奶奶。（行了一個禮）老太太！太太！

太太：（問紫鵲）林姑娘呢？

紫鵬：我就是來接林姑娘的。（指著五彩繽紛的菊花瓣兒）這甲還有姑娘拿來的花帶兒，花囊兒，人就不知道哪兒去了。

賈母：我們上怡紅院瞧瞧去。（伸出一臂）鳳丫頭，還是你攙我。

鳳姐：（一邊走，一邊說）這真奇怪，一會兒兩個人都不見了。

（三人慢慢走向怡紅院去了。紫鵬獨自蹲在地上，收拾黛玉扔下來的花囊兒。小紅倉猝地跑上來。）

小紅：（輕而促）紫鵬姊姊！紫鵬姊姊！

紫鵬：（回頭一看）小紅！

小紅：（緊張）我告訴您一樁事情。

紫鵬：（忙忙站起來）什麼？

小紅：我才聽見的，二奶奶獻了一個「計」——（四面望望）寶二爺就要定了寶姑娘了。

紫鵬：（大驚）這是真的？

小紅：老太太就要跟薛姨太太提親呢！

紫鵬：還沒有提？

小紅：快了。

紫鵬：（冷了半截）哦。

小紅：你快點想個法兒，你叫寶二爺——（忽然看見竹林里一個人影）哎呀！那不是寶二爺？

紫鵬：（回頭一看）喂，是他。

小紅：（慌張）你勸勸他。——我走了。

紫鵬：（追上去）你別忙，你說明白了走呀。（跟小紅一塊下去了）

（這時寶玉兩手泥污，從竹林里繞出來，神氣頹喪的樣子。黛玉跟在後面。）

黛玉：找了半天，你找着了沒有？

寶玉：（啞着嘴）沒有。

黛玉：（搖頭）我不信。

寶玉：我要是騙你，叫我來世變個毛毛虫，成日爬在地下，給千人踏，萬人踩。

黛玉：（嘆喲一笑）你就是會賭咒。（又莊嚴起來）我看老太太查問起來，你是怎麼回？

寶玉：我就說丟了。

黛玉：（像查問他似的）在那裏丟的？

寶玉：屋裏。

黛玉：襲人他們不問事麼？

寶玉：那……那……

黛玉：（又恢復了她自己的身份）我看襲人他們担不起。挨了罵不算，只怕還要鞭了出去！

寶玉：那我就說隨便哪裏丟了。

黛玉：頭裏有個道士說的，這玉是你的命根子。丟了，你也別想活了。

寶玉：你也信那些胡話？

黛玉：可是老太太們是相信的。老人家心兒肝兒的疼着，要是查問起來，心裏、急、有個三長兩短

，這個罪名可就有的背了！

寶玉：（真急起來）那可怎麼好呢！妹妹，你給我出個主意。

黛玉：有什麼主意！還不是要我？

寶玉：真的，我什麼地方都找遍了。爛草堆裏，大樹根下，哪裏有個影子？

黛玉：我也沒有法子。

寶玉：唉！（拔腳要走。）

黛玉：幹什麼？

寶玉：（愁眉苦臉地）我再去找找看。

黛玉：（笑了起來）我看你也不必去了，有那功夫，你就在這裏磕兩個響頭罷！

寶玉：（喜出望外）原來是妹妹捨了！

黛玉：（似喜歡似責備地）你啊！

寶玉：（感謝地）妹妹！

黛玉：我問你，你還摔不摔了？

寶玉：不了。

黛玉：你還使性不使性了？

寶玉：不了。

黛玉：（溫柔地）你過來，我給你戴上。（寶玉伸過頭來，黛玉給他戴了上去，他感到一種沁心的溫

暖。黛玉打趣地——）我說，這「玉」要是找不回來，可把人家的「金」急壞了！

寶玉：（急）妹妹，你又這樣說！

黛玉：這有什麼急惹了臉的？你既沒有這個心，爲什麼又怕人說呢？

寶玉：（誠懇地）妹妹，我們以後再別拌嘴了，我總是老老實實的聽話，你也不拿言語惹我，我們永遠快快活活地在一起。

黛玉：（撇嘴）又是騙人的話。

寶玉：真的。昨天我從你那兒回來，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才懂的那個意思。

黛玉：那麼你說說看——可不許混扯混拉的。

寶玉：昨晚我迷迷糊糊的，夢見一個姑娘——那姑娘是百里挑一的標緻，有着纖細的身子，兩條似蹙非蹙的眉毛，還有——

黛玉：（笑了）留神調掉了你的下巴脖子！

寶玉：噯，我夢見了那個姑娘。（夢幻似地囁語）多少年來，我就想跟她站近一點，她可是一直遠着，我，有時還故意不睬我，忽然這一日她改過來了，我快活的流下淚來。我止不住我的眼淚，慢慢的就流成了一條河。

黛玉：（聽的出神）真有那麼多的眼淚？

寶玉：（望着天邊的浮雲，彷彿尋我舊夢似的——）我的心就變成了一隻精緻的小船，我和她坐在上面，穿過兩岸密茂的叢林，盪漾在這個快樂的河中。

黛玉：哦。

寶玉：（繼續喃喃地）我搖槳，她唱歌，她唱的是那麼動聽，唱着唱着我們都睡了。我做了一個夢

的夢：我夢見宮殿，仙女，威武的將軍，和紫金袍子。

黛玉：（忽然想起來）我記得初來的時候，你就是穿着紫金袍子。你那個樣子，就像是大戲上——
，就像是三娘教子里面那個不掙氣的小丑角兒。

寶玉：（反攻）你別說了；我也記得那時你戴着兩根小黃辮子，你還沒有脫了路上的風霜，猛一瞧，
我還當是什麼饅頭舖里的小丫頭。

黛玉：好，你罵人。

寶玉：是你先罵的。

黛玉：我不來了，你又欺負人。（要哭的樣子）

寶玉：（要求寬恕地）妹妹！

黛玉：（已經淌下兩滴淚來）我們生來就是給人欺侮的。

寶玉：（忽然看見什麼）哈，你瞧，那里一隻好大的雁子！青色的雁子！

黛玉：（眼淚已經乾了）哪里？哪里？

寶玉：那片雲彩下面。

黛玉：哪一片雲彩？

寶玉：（手指）那邊——那片雲下面。

黛玉：我還是沒有看見。

寶玉：（笑起來）別看了——遠在天邊，近哪，——近就在眼前。

黛玉：（明白過來）也不知道哪一個是訣雁子？那一天站在芭蕉底下，直瞪瞪地晒了兩個時辰，才是

以隴子呢。

寶玉：（委曲起來）都是爲了你，我才急成那個樣子。——這會你還來笑我！

黛玉：我又沒有笑你。

寶玉：你還來形容我！——我又不是自己要晒日頭的，也是由不得主兒。

黛玉：（有點歉然）你說囉，後來那個夢怎樣了？

寶玉：我不講了！

黛玉：你說囉，我要聽。

寶玉：我忘了。

黛玉：（站起來）忘了就忘了，我要走了。

寶玉：（慌張起來）我講我講。——我講到哪里了？

黛玉：你講到——（嘆味一笑）我知道是哪里？

寶玉：（一拍手）呀，我記起來了。我講到威武的將軍和紫金袍子——

（這時紫鵲急急忙忙走來。）

紫鵲：姑娘在這里啊！——您該吃藥啦。

黛玉：呀，我倒忘了。——真該走了。

寶玉：可是我的「夢」還沒有完呢。

紫鵲：夢？什麼夢？

黛玉：（笑了）寶二爺在說一個夢。

紫鵲：原來是這樣。——姑娘吃完了藥再聽，不很好麼？

寶玉：（戀戀不捨）可是——

紫鵲：姑娘一定回來的。

寶玉：（懇求的目光）你一定回來？

黛玉：（感覺着一種溫暖）囉，我要來的。

寶玉：你別哄我！

黛玉：（邊走邊說）你在這里等着罷。（已經走了兩步）

寶玉：（又叫了起來）妹妹！

黛玉：什麼？

寶玉：我的「夢」還沒有完呢。

黛玉：（報以感謝的微笑）哦，我就來的。

（她慢慢走過小橋去，慢慢的遠了。寶玉悵然望着她逐漸消逝的身影，愛慕和留戀，惆悵和期待，像雜草一樣的，支支蔓蔓地纏繞着，盤着他的沈思的眉心。）

紫鵲：（看着他依戀的神情，心中不忍）人走了，別呆望了！

寶玉：（驚醒來）哦，哦。

紫鵲：（裝做冷冷地）以後姑娘回家了，還有誰來聽你說夢？

寶玉：（一驚）你說什麼？

紫鵲：我說明兒回家去，那個來聽你說夢呢？

寶玉：誰家去？

紫鵑：自然是林姑娘。

寶玉：那兒的家？

紫鵑：蘇州。

寶玉：你又在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媽，姑爹又去世了，明兒回去找誰？

紫鵑：你也忘小觀了人家！——林姑娘雖沒了父母，也還有叔叔伯伯。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疼她，小，接來住幾年的。如今大了，到了出閣的年紀，自然要送還林家的。

寶玉：姑娘未必肯去。

紫鵑：她爲什麼不去？

寶玉：這里多少姐妹們，每日說說笑笑，玩的熟了，她怎麼肯去？

紫鵑：姐妹們總是要散的。

寶玉：老太太又是肝兒肉兒的疼着她。

紫鵑：老太太是上了年紀的人，不能跟她一輩子。

寶玉：那麼姑娘真的要走麼？

紫鵑：她覺得在這裏很寂寞。

寶玉：（搖頭）我不信！

紫鵑：我睡在姑娘的屋里，每夜三更過後，四周都靜了，我一覺醒來，黑泠泠的，總是聽見她起來翻去的嘆氣——她不能睡覺。

寶玉：哦！

紫鵑：有時我們屋里還鬧鬼。

寶玉：（詫異）真有鬼麼？

紫鵑：有幾次月色朦朧的夜里，我模模糊糊的醒來，就看見窗前一個披頭散髮的黑影。

寶玉：（恐怖地）啊！

紫鵑：那是一個女人的影子。——我聽她伏在窗前低低的哭泣。

寶玉：……。

紫鵑：我駭怕的很，不敢叫喚。有時我故意咳嗽一聲，就看見那個披頭散髮的影子回過頭來！

寶玉：你看清楚了沒有？

紫鵑：在黯淡的月光下，我看見她蒼白的臉——蒼白的像一張臘紙——

寶玉：（緊張）是誰呢？

紫鵑：那就是孤苦伶仃的林姑娘。

寶玉：（痛苦地）哦。

紫鵑：我問她怎麼半夜三更起來，你猜她說什麼？

寶玉：她怎麼說？

紫鵑：她說：別人睡在溫暖的床上，她却像是睡在飄飄盪盪的水上。

寶玉：……。

紫鵑：她不知道要飄流到何方！

寶玉：（眼圈紅了）她太苦了。

紫鵲：有一次我爬了起來，陪她站了一會，她指着窗外的青竹問我：「青竹快活呢，還是人快活？」

寶玉：你怎麼回她？

紫鵲：我說「人快活。」

寶玉：她說？

紫鵲：她說她就比不上青竹。因為青竹還有「根」，她連「根」也沒有了。

寶玉：……。

紫鵲：我跟姑娘也有十年了，姑娘遇事急躁點兒，多疑多病，也是有的，那是因為她心裏太寂寞了。

寶玉：這些我是知道的。

紫鵲：如今她要走了，有什麼「不是」，也可以叫人慢慢的忘了。

寶玉：（心里一酸）你放心，老太太不會放她走的。

紫鵲：老太太就是不放走。林家也是要派人來接的。

寶玉：不會的。

紫鵲：怎麼不會？前兒就有人捎了信來，說，早則今冬，遲則明春，那里就有人來接。

寶玉：（一驚）這話當真？

紫鵲：怎麼不真？

寶玉：姑娘願意走麼？

紫鵲：這里沒有「根」，她總是要走的。

寶玉：你哄我，我不信！

紫鵑：我還騙你呢。頭里姑娘檢點箱子，叫我將從前小時玩的東西，有你送她的，都理了出來，預備走時還你。

寶玉：（眼睛直了）……。

紫鵑：我還檢出一隻小金鴨子，尾巴上刻着花紋，倒是怪精緻的，是你送她的麼？

寶玉：（頭上出汗）……。

紫鵑：她送你的東西，你也打點打點罷。這些年都像飛梭似的過去了，三兩個月也快得很！

寶玉：（呆呆地望着她，不說一句話）

紫鵑：寶二爺，你怎麼了？（搖搖他）你怎麼了？

（襲人上。）

紫鵑：襲人姐姐：你快來！你來看看寶二爺！

襲人：他在花亭裏麼？

紫鵑：（有點着慌）你看，——寶二爺發呆了！

襲人：（吃驚）這是怎麼了？

紫鵑：寶二爺拉着問姑娘的病，問了半日，他就呆了，你勸他回去罷。（邊走邊說）我還有事呢！（

紫鵑下）

襲人：寶二爺，寶二爺！！

寶玉：（呆呆地望着）

襲人：你的披風拿來了，我給你穿上罷！

寶玉：（掙扎不穿）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襲人：怎麼？

寶玉：要走連我也帶了走！

（賈芸匆匆忙忙地跑來。）

賈芸：（恭恭敬敬）二叔，我給你請安。

寶玉：（依然直着眼睛）你是誰？

賈芸：是姪兒賈芸。——我討二叔的示。

襲人：你請回罷！賈二爺還會身子不好。

賈芸：我討二叔的示。姪兒給叔叔打聽了一門好親事，父親在外縣做稅官，家裏開了幾個當舖……。

寶玉：（直着眼睛望着他）你是誰？

賈芸：是姪兒賈芸。我討二叔的示，聽說叔叔要定親……。

寶玉：（用手指着賈芸）了不得，他是來接人的——打他出去！打他出去！

襲人：（急）走罷，芸二爺！

賈芸：二叔：我是芸兒！——我瞧這門親事——。

寶玉：打他出去！打他出去！

（寶玉巍巍顛顛的站了起來，兩目瞪直，對準了賈芸撲過去，襲人一把抱住。）

寶玉：他見來接林妹妹的，——打他出去！——打他出去！

(寶玉快要倒了下來。)

襲人：寶二爺！寶二爺！

賈芸：(驚叫) 哎呀！二叔瘋了！二叔瘋了！

(幕急閉)

第二幕

第二景

人：寶玉 黛玉 寶釵 紫鵲 襲人 晴雯 賈母 鳳姐 鶯兒 周大夫 丫環等。
時：前景閉幕後三小時。

景：全前。

幕啓：陽光已經很微弱了，烏雲漸漸從四面合攏來，小亭顯得分外淒清。地上的菊花瓣子，也給秋風捲的四處流浪，令人陡生一種零落之感。碩大枯黃的梧桐葉子，不知道從甚麼地方，有時也會飄來一片兩片，落在亭前的石階上，或者是新砌的花塚上，總發增加了深秋的蕭條。

襲人佇立亭內，渴欄西望，彷彿在佇盼甚麼，而實際是陷於沉思之中。晴雯悄悄從東邊小徑上走來，蹣手蹣腳的，繞到她的背後，突然在她肩上一拍。

晴雯

（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寶玉第二個得寵的了環，有一種窈窕的美和媚，聰明外露，到了一種不能掩飾的程度。熱情和敏感，正和黛玉相仿。然而她沒有黛玉高貴的教養和多病的體質，因此她的憂鬱的色彩要淡些，暴露的成份也要顯明些。她很愛說話，她的言語就像是一匹無羈的野馬，常常踹着別人的隱痛，她也毫不反顧。在這些地方，她是很招人反感的。現在她高聲地——）好了頭，你一個人在這里做甚麼？

襲人（急忙轉身）你這個冒失鬼！——吓死我了！

晴雯：（低聲問）她們還沒有來麼？

襲人：我等了這一會子。丫頭們去了一個時辰，老太太們怕也就要來了。——寶二爺還會怎樣？

晴雯：鬧了一陣，現在睡了。

襲人：你也跑了出來，屋里丟給誰照應？

晴雯：（撇嘴）有紫鵲呢！他現在甚麼人也不要，就是拉着紫鵲不放。（諷刺地）這倒好，往後我們也樂得空着手兒。

襲人：（低聲地）晴雯，我瞧這花開的不大好。

晴雯：怎麼？

襲人：我怕要鬧出事來。

晴雯：有甚麼事情？大夫說是急痛迷心，一兩劑藥就好的。

襲人：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寶二爺和林姑娘的事情。

晴雯：他們常日就是一時哭，一時笑，還有誰不知道？

襲人：雖是這樣，究竟還是私下走小路兒的，這一次可鬧開了。

晴雯：這有甚麼？鬧開了就鬧開了，反正大家心里明白就是了。

襲人：你不懂，走小路兒的，別人可以不管，鬧開了就不行了。

晴雯：哦，我懂了。

襲人：你懂什麼？

晴雯：你是說，這一鬧，寶二爺許就和林姑娘定了。

襲人：那也要看老太太的意思罷！

晴雯：所以你覺得不好？

襲人：我不跟你胡扯。

晴雯：繞了一個大灣兒，原來你還是爲着寶姑娘！

襲人：你說話可留點神——誰爲了寶姑娘？

晴雯：（單刀直入）你還賴呢！你的心打量我還猜不透？

襲人：（一本正經）我的什麼心叫你猜透了？

晴雯：（像流水一樣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個？當日儘在二爺跟前，瞅着有說話的縫兒了，就給寶姑娘上個好兒。（列舉事實）寶姑娘勸他唸書，你也帶着勸一陣；拉三扯四的，很推崇了寶姑娘幾句，這也罷了；上年二爺挨了打，寶姑娘來瞧他的傷，挨着床邊坐了一會兒，你就巴巴地告訴說，寶姑娘還代他趕蚊子的，叫我們的歡爺很亂了一陣。

襲人：寶姑娘的好處，這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不是我一個人編派出來的。

晴雯：你生怕寶二爺和林姑娘好了起來，你就察三訪四的，總想摸着他們的底兒。（問）昨日我送手絹兒回來，已經很晏了，你不是轉灣抹角的，查問不清？

襲人：我是惦記着呀！

晴雯：頭里二爺發了呆，把你認作林姑娘，吓了你一夜沒有睡，是有那件事麼？

襲人：那又是什麼罪過了？

晴雯：我瞧你不是吓的不能睡，你是害了一夜的心病！

襲人：（又急又氣）你這死了頭，我撕你那張油嘴！

晴雯：（忽然莊重起來）我打盡兒告訴你一句罷：是娶了林姑娘，我們還有一點指望；是寶姑娘呢！

襲人：（急速地）快別嚷！（手一指）你瞧寶姑娘來了！

晴雯：（嚇了一跳）你說誰？——寶姑娘？

襲人：你看嘛！

晴雯：（向西邊一望）啊，真的。——還有老太太，二奶奶！

襲人：（埋怨她）你才大聲嚷嚷的，別叫他們聽去了。

晴雯：我走了。（邊走邊說）你在老太太跟前，可多貼個好兒，也不枉多領了一份月錢！

襲人：（追了兩步，罵着）你這缺德短命的死了頭！（晴雯向怡紅院跑去。襲人覓回來，迎接着西

邊小徑上過來的賈母，鳳姐和寶釵。後面還跟着寶釵的丫環，鶯兒。）

襲人：（請安）老太太！寶姑娘！璉二奶奶！

賈母：你怎麼跑了出來，不在屋里伺候着？

襲人：寶二爺睡了，我來接老太太的。

賈母：我們要接什麼？——還是伺候他要緊。

鳳姐：寶二爺現在怎樣了？

襲人：好多了。——不過醒來還是會鬧一陣。

賈母：（對鳳姐和寶釵）他睡了。我們且別吵他，讓他安穩地睡一會。

寶釵：老祖宗也累了，就在亭里歇歇罷！

賈母：（點頭）嗯，鳳丫頭，你扶我——

（祇聽見襲人和鶯兒同時喊道：「不好了！——寶二爺又出來了！」）

賈母：（巔巔的聲音）什——麼？他——出——來了？（紫鵲蒼白的臉，跟着寶玉從東邊衝出來。寶

玉直瞪瞪的眼睛，嘴里流着白沫。）

紫鵲：（拖着他的袖子）寶二爺，你不能這樣啊！

寶玉：（指手劃腳，指着襲人和鶯兒）——他們走！他們是來接林妹妹的！

賈母：（憐憫地）我的兒，你怎麼了？

鳳姐：（指着寶釵）你認認這是誰？這是寶姐姐啊！

寶玉：（怔住）你——你？

寶釵：（和婉地）寶兄弟，是我。

寶玉：（忽然大笑）哈哈！哈哈！（笑聲突然止了，指着寶釵）你是來接人的。

寶釵：（依然微笑）你再認認看，咋兒你還上我們屋里——

寶玉：（兩手揮舞）撵她走！撵她走！

賈母：（怕寶釵難堪）寶玉！

鶯兒：（情急生智）寶二爺，（指着寶釵的胸前）你認得這金鎖嗎？

寶玉：（瞪着眼睛）嗯？

鶯兒：金鎖！

寶玉：（歪着頭）嗯？

鳳姐：（指着他的胸前）你瞧你那里一塊佩玉！

寶玉：（忽然大叫）了不得！妖怪！妖怪！

寶釵：（勉強抑着痛苦，但是眼淚幾乎出來了）寶兄弟這病不輕，老祖宗，我給請個大夫來罷。（掉頭欲走）

寶母：（知道她難過，對丫環）鶯兒，你好好陪着姑娘去。

鶯兒：（無限幽怨）姑娘，我們走罷！

（兩個低頭下去了，寶玉仍然追上兩步。）

寶玉：他們是來接林妹妹的，他們走啊！權他們走啊！權他們走啊！（嘴里直吐白沫，癱在寶母膝傍）

寶母：（又急又憐）我的兒，你這是怎麼了？

寶玉：呼吐！呼吐！（吐白沫，不動）

襲人：寶二爺這是發病了，一會就會好的。

寶母：（沉下臉來）都是你們這幫丫頭，叫你們好好伺候，你們偏不知輕重，——

鳳姐：老祖宗，您瞧寶兄弟眼珠活動了。

寶母：怎麼，好了？

鳳姐：白沫也不吐了。

紫鵲：寶二爺笑了。

寶母：（從心里喜歡起來）我的兒，你才不是嚇煞人！

鳳姐：（抬頭一看）原來是林妹妹來了！

賈母：林丫頭？

紫鵲：（喜出望外）啊，姑娘！

（黛玉款款從東邊小徑上過來。素裝素鞋，憂鬱的臉，配上素淨的髮辮兒，越發顯得一種難以比擬的孤清。）

襲人：（請安）林姑娘！

黛玉：寶哥哥可是病了，老祖宗？

鳳姐：（插嘴）是啊，就是聽說你要走了，他就病了。（黛玉臉上一紅，微微低下頭去。）

賈母：你可認得林妹妹？

寶玉：（笑嘻嘻地望着賈母）

鳳姐：你攔不攔她走？

寶玉：（笑嘻嘻地）不。

黛玉：（慢慢抬起頭來，深情地，輕而緩——）你不舒服？

寶玉：我做夢。

黛玉：（眼睛微濕）啊！

寶玉：（笑嘻嘻地）我的夢還沒有做完。

鳳姐：（摸不着頭腦）什麼夢呀夢的？

賈母：你別插嘴，你聽他們說。

寶玉：我夢見紫金袍子和威武的將軍——

黛玉：（忍不住嚶嚶啜泣起來了）

紫鵑：（急了）您怎麼啦，姑娘？您——

黛玉：玉：（一面拭淚，一面微咽着）沒有什麼。（強笑）我好好的。

寶玉：你聽我說，我還夢見一條小河——

黛玉：嗯。

寶玉：還有一條小船。

鳳姐：什麼小船？

寶玉：我坐在那船上。（眼中放出清亮的光輝）晒日頭啊；淋雨啊，日日夜夜，我守在那一條河邊，

……。

（黛玉忍不住哭出來了，低頭跑向怡紅院去。）

寶玉：（忽然大叫）了不得，她走了！了不得，……（跟上去）

紫鵑人：（追寶玉）寶二爺！寶二爺！

鳳姐：（扶着賈母，一邊走，一邊說）寶兄弟這病是爲林妹妹起的了。

賈母：（點頭）嗯。不過我已經跟薛姨媽提了。

鳳姐：老祖宗提了？

賈母：我想不到他是這樣子。

鳳姐：還要等寶兄弟病好了，慢慢想法子，慢慢地，……（底下的話語，漸遠漸微，聽不見了）

(烏雲從四面合攏來，園子里陡然捲起一陣秋風。)

(寶釵和鶯兒上。)

鶯兒：(四面張望)人呢？

寶釵：都走了。

鶯兒：等會要是大夫來了——

寶釵：領他到怡紅院去就是了。

鶯兒：(再看看無人)姑娘，方才我真代您生氣。

寶釵：(沉默)

鶯兒：不曉得您知道不知道，老太太今兒跟太太說的——

寶釵：(輕輕阻斷她)鶯兒！

鶯兒：您跟太太說，您不答應。

寶釵：(搖搖頭)

鶯兒：您怎麼不說話？

(遠遠聽見一陣長嘆。)

寶釵：這是什麼聲音？

鶯兒：是大奶奶，大奶奶天天嘆氣。

寶釵：自從大少爺死了過後——

鶯兒：喲，(指着竹林那邊遠遠一個人影)她就是一個人嘆氣。

(慢慢影子不見了。)

寶釵：(嘆息)她真可憐，她有話說不出。

鶯兒：您呢？您爲什麼不說話呀？——這是一生大事情。

寶釵：(深沉的痛苦)唉。——這是做女孩子的命。

鶯兒：這不是命，姑娘，這是您的性子，您太不肯流露了，您……

(怡紅院那邊又吵鬧起來「撵他們出去！撵他們出去！」)

寶釵：(站起來)又鬧起來了！

鶯兒：姑娘走罷！——我們不要見他！

寶釵：(一邊走一邊說)鶯兒，你還小，你還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鶯兒：(憤憤不平)「做人做人，」真是害死人啊！

(寶釵和鶯兒剛剛下去，寶玉和紫鵑便從東邊上來，後面跟着一羣丫環。)

寶玉：(對衆了頭)他們是來接林妹妹的！——打她們出去！打她們出去！

了甲：紫鵑姐姐，老太太吩咐——

寶玉：(大吼)打他們出去！打出去！

紫鵑：(對了頭們)你們就回去吧。我會伺候二爺的。

寶玉：(豎着眉毛，汹汹地)——她們還不走？——我跟她們拚了；我拿命拚了！

(寶玉正要奔上前去，衆了頭都嚇退了。)

紫鵑：(溫和地挽着寶玉)她們不來了。

寶玉：（高興起來）哈哈！哈哈——哈哈！

紫鵑：二爺，你笑的我駭怕。

寶玉：（止笑）你怕甚麼？我的心你還不明白麼？

紫鵑：你摘我出來做甚麼？

寶玉：（輕輕地）我問你，林姑娘還走不走了？

紫鵑：不走了。

寶玉：林家不來接麼？

紫鵑：林家的人都死光了。

寶玉：你做甚麼編出那些話來騙我呢？

紫鵑：我是心里愁。

寶玉：你愁甚麼？

紫鵑：（紅了臉，低下頭來）

寶玉：（溫和地）你告訴我，你愁甚麼？

紫鵑：我怕寶二爺定了親，就忘了林姑娘了。

寶玉：（笑了）哦，原來你是愁那個，所以你是傻子。我告訴你一句話罷：活着，我們一塊兒活着；

不活着，我們一塊兒化灰化煙，怎麼樣？

紫鵑：你這話當真麼？

寶玉：我是裝瘋的。先前聽了你的話，一時糊塗，早就明白過來了。我裝瘋叫他們避着，悄悄摘你出

來談幾句，就是爲了這個。

紫鵬：你別裝瘋罷！你裝瘋叫人害怕。

寶玉：我要裝的，我要叫老太太們明白我的心。

紫鵬：寶二爺，你想得真苦，不過你也太軟弱了。

寶玉：你不明白，我們這種人家，不能明白說的。我只有裝瘋才能叫他們知道。

（天空形雲密佈，有鬱鬱的雷聲。）

紫鵬：噫，打雷了，回去罷！

寶玉：不要緊，這是秋天的悶雷，打不響的。

紫鵬：這雷像是跟甚麼人使氣，又使不出來的樣子，聲音是沉沉的，鬱鬱的，只怕是叫雲彩壓住嗓

子了。

寶玉：，那就像是我的聲音，我喊不出來，也哭不出來，我祇有沉沉的鬱鬱的，打着心里的悶雷。

紫鵬：你的話我不懂。

寶玉：我的嗓子也是叫雲彩壓住了，那雲彩已經佈了幾千年，不知道壓住了多少人的嗓子。

（又是鬱鬱的雷聲。）

紫鵬：你聽那悶悶的聲音！

寶玉：那是可憐的聲音啊！

（衆丫頭領周大夫上）

衆丫頭：寶二爺！大夫來了，大夫給你瞧病！

寶玉：（裝瘋）他們都是混帳東西！

衆丫頭：寶二爺，他是請來的大夫，有名的太醫院周大夫！

寶玉：帶他出去！他是騙人的東西！他那里能懂「人」的病！

衆丫頭：周大夫，你別見怪，我們二爺是瘋了！

寶玉：我是瘋子！你們都是傻子！幾千年來你們都給有名的大夫騙了！他是瘋子！你們是傻子！我是瘋子！

衆丫頭：呀啊！二爺越瘋越兇了！

寶玉：那一般混帳東西！你們走不走，走不走？我跟你們拚了。

（又要奔上前來，衆丫頭和大夫都嚇退了。）

紫鵬：寶二爺，我怕！

寶玉：不要緊，我是裝的。（勝利的笑了）你瞧，這方法好不好？我把他們吓走了！

紫鵬：你又打了一陣悶雷！

（天上又是一陣鬱鬱的雷聲。）

寶玉：我的雷是打不完的。

紫鵬：你聽，那雷聲又響了！

寶玉：（苦笑）那是可憐的聲音啊！

（雷聲仍然鬱鬱地響着，雲更暗了。秋風吹動衰敗的葉子，三片兩片地從高空飄落下來，大地是淒清而且黯淡，紫鵬也沉臥地苦笑起來。）

（幕緩緩閉）

第三幕

第一景

時：三個月以後。

人：黛玉 紫鵲 李執 小红 鳳姐 傻大姐兒 丫環等。

景：黛玉的綉房。佈置如舊，祇是窗前換了一幅紫色的布幔子，橫首繡榻上，也加了一床貂皮氈兒，表示隆多的景象。中央放着一架炭盆，燬火發光，已經不很旺盛了。地上椅上和書架上，都罩上一層薄薄的塵埃，好像久未拂拭的樣子。屋內什物也有點零亂。

外面大雪方止，天氣驟寒。一隻覓食的麻雀，在窗外唧唧的叫着，顯得異常冷清。

幕啓：李執和紫鵲在圍火取暖。紫鵲注視着殘餘的灰爐，若有所思。李執站了起來——

李

執：（一個卅歲左右的少婦，出嫁一年，丈夫便過世了。她冥寂地度着孀居生活，撫育着一個不懂

事的遺腹子，消磨了多少絢爛的春天和蕭酒的秋天。最初她竟背地里流幾滴眼淚，發幾聲輕輕的嘆息。日久眼淚盡了，她也不再悲嘆。成日她祇是默默，默默，沒有一點愉快或痛苦的表情，她變的十分沉鬱而且孤僻。人們歡樂的時候，她總是獨自躲在樓上，數着天邊那些遙遠的星星。祇有在別人患難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從她那久已消失了青春光彩的雙眸裏，看出一點同情的光輝來。現在她低聲地——）紫鵲，你勸勸姑娘罷！——我要走了。

紫

鵲：（跟着站了起來）姑娘就要出來的，大奶奶！

李

執：我勸了這半日，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記着我的話，早早服侍姑娘安睡，——知道嗎？

紫鵬：嗯。

李 統：門戶都關好了，窗帘也放下來。

紫 鵬：你是怕姑娘聽見什麼聲音麼，大奶奶？

李 統：我怕風吹進來。

紫 鵬：（聲音有點慘）你不說，我也早已知道了。

李 統：唉！

紫 鵬：天下男人總是狠心的。

李 統：這也不能怪他，他是瘋子。

紫 鵬：哼！他瘋？他是裝瘋？

李 統：這事姑娘知道嗎？

紫 鵬：（拿起床上未完工的香袋來）姑娘連夜還給他趕這個！

李 統：（搖搖頭）唉！……

紫 鵬：我想着就給姑娘難過。

李 統：聽說今天花轎就要過門了。

紫 鵬：（伏在床邊哭起來）姑娘的命好苦啊！

李 統：紫鵬！你不能這樣——留神叫她聽見了，——

紫 鵬：（勉強嚥住，眼睛裏含有淚珠）大奶奶，我心裏難過，我忍不住——

李 統：好孩子，我明白你的心。記着我的話，早早服侍姑娘睡罷！

紫鵬 噫。

李 執：我走了，我明天來看她。

紫鵬：（送了兩步）明天你要來啊，大奶奶！

（李執下。紫鵬擦擦眼睛，回到床邊來，慢慢撫摩香袋子。好像尋找什麼遺失的舊夢似的，忽然聽見窗外的聲音。）

窗外的聲音：看呀，寶二爺做新郎了！

紫鵬：（趕緊跑到窗口）傻丫頭，你叫些甚麼？

傻大姐：紫鵬姐姐，才有趣呢，寶二爺做新郎官，真笑死人了！寶二爺是死人了！

紫鵬：你別嚷，好不好？

傻大姐：我要嚷嘛！（高聲）寶二爺做新郎了！寶二爺做新郎了！

紫鵬：（無法）你看，那邊花轎來了！

傻大姐：哪裏？哪裏？

紫鵬：（手指着怡紅院）那邊不是？怡紅院那裏站着一起人！

傻大姐：我倒要瞧瞧去——我瞧瞧去——多有趣啊！（飛也似的跑走了）

紫鵬：（慢慢地垂下頭來，把香袋捧向床鋪去，微微地搖搖頭，淚水又簌簌的落了下來）

（屋內是死寂無聲。窗外一陣風響，吹進一束枯黃的葉子。）

（黛玉自箱房款步出來，手裏拿着一束藍絲線，她面容更清減了，鬢髮也有點繚亂。）

黛玉：紫鵬，你呆呆地望什麼？

紫鵬：（驚覺）哦，姑娘！

黛玉：大少奶奶呢？

紫鵬：她走了，她說明日再來看你。

黛玉：（點點頭，感慨似的）她真是一個可憐的好人。自從大哥去世以後，她就是一個人孤另另的。

（拿起床上的香袋來，換了題目）我的絲線還剩這一點兒，你看顏色配不配？

紫鵬：姑娘，你又要做袋子？

黛玉：還剩一個底兒，今日怕就可以完工了。（預備做袋子）

紫鵬：精神才好些，你就歇歇罷！

黛玉：（有點頭暈，用手扶着前額）他快過生了，我要趕一趕。

紫鵬：昨日做到三更天，我睡了一覺醒來，你還沒有睡呢！

黛玉：（微笑，拿起香袋子）你瞧這樣子好不好？

紫鵬：樣子好！（忽然看見黛玉頭暈，倒在手臂上）姑娘，你的身子要緊。你這樣趕活計，叫寶二爺知道了，心裏也不安的。

黛玉：（勉強抬起頭來）不要緊，我是老病，一會兒就好了。

紫鵬：（懇求）你歇一歇再做罷！

黛玉：（仍然扭着頭做）你不知道我心裏難過。頭裏我剪了他的袋子，我很對不起他。我總想再做一個送他，也就了了一樁心願了。——外面還在落雪麼？

黛玉：今天天氣好冷。

紫鵬：臉盆裏的水還結冰呢！

黛玉：我的手指都僵了。——我說，紫鵬，明兒他過生日，我的病好了，我——我——哎呀！……

紫鵬：（丟下活計，趕緊盪着手指）

紫鵬：怎麼？姑娘，你怎麼？

黛玉：我眼睛花了，我扎了手。

紫鵬：（趕緊跑過去）哎呀！你扎的好深！——出血了，好多血！

黛玉：你快把香袋拿過去，留神上面濺了血。

紫鵬：你痛麼，姑娘？

黛玉：血！血！——叫你把香袋拿過去，你看上面濺紅了！

紫鵬：（拿過香袋去）不要緊，一點點兒。——你痛麼？

黛玉：還好。

紫鵬：我給你包起來。（撕一塊布，預備給她包紫）

黛玉：那血跡洗得掉麼？

紫鵬：（一邊說）洗得掉的。——姑娘，你真太用心了！

黛玉：（嘆氣）我現在沒有用了！

紫鵬：（懇求的眼光望着她）姑娘你不能再做了，你是跟自己拚命！

黛玉：好，好，我歇一會兒，——我歇一會兒。紫鵬，你扶我起來走走。

紫鵬：你就睡睡吧！

黛玉：不，我要走走。坐了一會兒，人都是麻木的樣子。

紫鵲：（不得已）。走兩步，還是早點睡吧！

黛玉：嗯。這會屋裏好像明亮些。

紫鵲：天已經放晴了。

黛玉：你扶我到窗口看看。

紫鵲：窗口有風，你別去罷。（看見黛玉自己要去）你別忙，我扶你去——我扶你去。（扶她走向朝

西的窗子）

黛玉：我有三天沒有看園景了，心裏悶的慌。

紫鵲：，你睡了三天，這會身子還是軟的。

（黛玉到了窗口，憑窗外眺，紫鵲站在一邊。）

黛玉：哦！有的雪都化了，祇剩下竹林裏還有一片。

紫鵲：。

黛玉：梧桐葉子都脫光了；——地上的草也枯盡了。

紫鵲：嗯。

黛玉：紫鵲，明年春天它們還會綠嗎？

紫鵲：春天百花都要開的。

黛玉：哦，百花都要開的。——你瞧我還認得見麼？

紫鵲：（禁止地）姑娘！

紫鵬：記得。

黛玉：你害怕不害怕？

紫鵬：嗯。

黛玉：你說寶二爺要走的時候，顯着很難過的样子，是麼？

紫鵬：嗯。

黛玉：他是怎麼樣難過呢？

紫鵬：他……（有點哽咽。）

黛玉：哦，你記不清了，——你擦眼睛做什麼？

紫鵬：方才給風吹了。

黛玉：你記得你還講了一個瘋子的故事麼？

紫鵬：記得。

黛玉：那瘋子拉着耗子講了什麼？你再說一遍給我聽。

紫鵬：那瘋子說：「我的病……」

黛玉：你的聲音有點啞。

紫鵬：我是重傷屬。

黛玉：（親切地）好妹妹，——你過來，——你靠近我一點——（閉着眼睛，像在深刻的回憶中）護

我摸摸你的手。

紫鵬……

黛玉：我來了十多年了。這些年來，我們白天在一塊兒玩，晚上在一塊兒睡，夜裏一塊兒做夢，我們沒有一天分過手。

紫鵬……

黛玉：我總是把你當做親妹妹看待。自我的爹媽去世以後，你就是我唯一的親人了。

紫鵬：（感動地）姑娘！

黛玉：我什麼都沒有瞞你，祇有一樁事情我沒有告訴你。我也不是有心要那樣的，彷彿有一種力量逼着我塞在心裏。你記得麼？我有幾次半夜起來——

紫鵬：嗯，我還聽見你低低的哭泣。

黛玉：那就是我心裏有話，我沒有說出來，塞的日子久了，就變成無聲的眼淚了。

紫鵬：姑娘，你有心事，你還是說出來的好。

黛玉：今日大奶奶來，談了半日，我才知道她也是那樣，好像給什麼力量逼着，她一直把話咽在肚裏，咽着咽着，她就變成一根木頭似的人了。

紫鵬：大奶奶真是木頭一樣的人，她笑笑，也不哭，成日不說一句話，就是鬱鬱的，鬱鬱的過了一輩子。

黛玉：我想着她，我就很駭怕，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變成她那樣的人，紫鵬，你再靠近一點，我摸摸你的頭髮。（紫鵬站進一步，黛玉撫摸她的頭髮）你今天沒有梳辮子。

紫鵬：我今天起晚了。

黛玉：（親切地）我現在把什麼都告訴你，你願意麼？

紫鵬：（感動地）姑娘！

黛玉：（變了愉快的口吻）我老實對你說罷，那晚你勸我的話，我全都聽見了。

紫鵬：哦。

黛玉：那一晚我一直沒有睡覺，我很難過，我知道他對我是很真心的。

紫鵬：嗯。

黛玉：你勸我的話，我也很明白，我心裏是早已決定的了，我祇沒有告訴你。

紫鵬：……

黛玉：你聽，那邊怎麼又有鼓樂的聲音？

紫鵬：是預備過年的。今年除夕，老太太還要熱鬧呢！

黛玉：呀，快的很，一眨眼就是除夕了。

紫鵬：……

黛玉：你怎麼不說話呢？

紫鵬：（勉強的高興）我聽你說呢！

黛玉：過了冬天我的病好了！他也好了，他又可以講夢話了。——他的夢還沒有完哩！

紫鵬：嗯。

黛玉：我的性子不好，以後我得改一改，我再不跟他拌嘴了。你說對麼？

紫鵬：嗯。

黛玉：他還問我要香錢子，可憐要了幾次了，這次我給他做一個新的。你瞧瞧我那裏青線和藍線都够

用了麼？

紫鵬：（掩不住的悲音）都够了。

黛玉：我想繡兩個字在上面。你說青的好還是藍的好？

紫鵬：（哽咽着）藍的好。

黛玉：我說青的好。青色配他那一件孔雀袍子要鮮明些，你說是不是？（紫鵬有哭聲）你怎麼哭了呢

？（黛玉睜開眼睛）我的手都沾濕了！

紫鵬：（用手絹掩住眼睛）我沒有哭，這裏風大，我是迎風流淚的。

黛玉：你來，你靠近我，別給風吹了。——好孩子，我給你揩揩。

（紫鵬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黛玉：（關切地）你怎麼了？你心裏有什麼委屈，你告訴我——你也不要瞞我呀。

紫鵬：（抽搭着）姑娘，我——我難過，我——我——我（哇的一聲又哭起來，掙脫了黛玉的手，跑到廂房裏去了）

到廂房裏去了）

黛玉：（追了兩步）紫鵬！紫鵬！唉，這孩子也是太實心了。（一個人又回到窗前，眺望了一會兒，

喃喃地——）太陽快出來了，——天氣就會暖和的——花也要開了——人的病就會好起來——

（陷入甜美的沉思中）那裏有一條靜靜的小河——有人輕輕地搖槳，搖槳，嚶——還有人唱

歌——唱着唱着就睡了——睡着睡着竟做了一個夢……

（竹林裏隱隱地有哭聲傳來。）

黛玉：（從沉思中醒過來）咦，那裏怎麼也有人哭？（提高嗓子）誰躲在那裏哭？喂，是誰躲在那裏

呀？（看見了人）傻大姐兒，你好好的，爲什麼在這裏傷心？

傻大姐：林姑娘！（哽咽）他們……他們……

黛玉：別傷心了，你過來，誰欺負你了？慢慢說給我聽。（窗前露出傻大姐兒的面影）

傻大姐：晴雯姊姊打——打——打我。

黛玉：好好的，她爲什麼打你呢？

傻大姐：爲什麼？（完全沒有悲哀的意思）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

黛玉：（聲音有點顫抖）你——你再說一遍。

傻大姐：你還不知道麼！——寶二爺娶寶姑娘了！

黛玉：（掩不住地顫抖）哦……哦……

傻大姐：我和襲入姐姐白說了一句：「我們以後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晴雯就走過來打我一個嘴巴。

黛玉：（木然，點點頭）

傻大姐：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她爲什麼打我呢？

黛玉：（木然，點點頭）

傻大姐：林姑娘，你爲什麼不說話！

黛玉……

傻大姐：今日有熱鬧瞧呢！寶姑娘就要過門了。——你要瞧瞧麼？

黛玉：（神色慘變）

傻大姐：我走了，你歇歇罷！養養神，一會花轎就到了，我來喊你！

（傻大姐兒走了，窗前已不見她的面影，但是還可以聽見她的聲音。）

傻大姐：大家來騰熱鬧啊！——寶二爺娶寶二奶奶了——大家來騰熱鬧啊！來騰熱鬧啊！……

（聲音漸漸遠了。屋內寂然。黛玉伏在窗前。外面又是一陣風，捲進兩三片枯葉子，落在她的微紊的髮髻上。遠處有樂聲傳來，悠揚悅耳。）

（紫鵬上。）

紫鵬：（一頭走一頭說）姑娘，方才我忍不住哭了，我是因為——（發現情形不好）姑娘！姑娘！

黛玉……

紫鵬：（輕輕一推）姑娘，你怎麼了？

黛玉：（從夢中醒來）哦——哦。

紫鵬：姑娘我喊了你這一陣子。

黛玉：（微弱地）我好像在這裏睡了一覺。

紫鵬：你站了這半日，多半是累了，我扶你上床躺躺罷！

黛玉：我不累，我要進去找一件東西。

紫鵬：你還找什麼？——我給你拿去。

黛玉：（掙扎的聲音）你不知道——我要自己去——你扶我到廂房裏去！

紫鵬：（扶她）姑娘，你的手好燙，你吹了風了！

黛玉：（邊走邊說）我——我在這裏睡覺了——我做了一場夢……

(兩人走進廂房去了，小紅悄悄的進來。)

小紅：紫鵲姊姊呢？紫鵲！紫鵲！

紫鵲：(伸出頭來)小紅，你別嚷。

小紅：紫鵲姊姊，我跟你說一句話。

紫鵲：林姑娘還在裡面呢！你有什麼事情？

小紅：我給你告辭來了。

紫鵲：你說什麼？

小紅：我要走了，紫鵲姊姊！

紫鵲：你要走？——你上那兒去？

小紅：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是一定要走的。

紫鵲：璉二奶奶不要你了？

小紅：她還沒有攆我，我自己不能呆在這裏了。

紫鵲：爲什麼呢？

小紅：頭回的事情，多虧你護着我，我才遮住了這個險。這回你可不能——(哽咽起來)

紫鵲：哦。

小紅：(忽然下了決心)他又送我東西，我們的事情叫人知道了。

紫鵲：二奶奶知道了麼？

小紅：她還沒有，不過我不能呆在這裏了；我在這裏難受的很，他們都聽不起我，笑我！

紫鵑：啊！

小紅：紫鵑姊姊，前回你救了我，我還沒有報你的恩；現在我要走了，我是來謝謝你的。

紫鵑：（一酸）你到那裏去呢？

小紅：我還不知道。外頭好像大的很，但是我還不知道那裏去的好。——我想我總有地方去的。

紫鵑：唉！……

小紅：我走了，紫鵑姊姊！

紫鵑：你慢慢的走啊！

（黛玉從裏面出來，巍巍顛顛的拿着一包東西。）

黛玉：紫鵑，你來扶我，你扶扶我！

紫鵑：（上去扶她），姑娘你找着了嗎？

黛玉：（傻笑）我——找着了。（顛抖的）你——扶——我上床去。

紫鵑：你拿的什麼東西呀！

黛玉：我——我——着了。（笑）我——倒底——找着了。（到了床邊）

紫鵑：你累了，姑娘，你躺一躺罷。

（黛玉氣喘喘的靠在枕上，打開了小手絹包兒，露出上面的詩句和剪碎了的香袋子，還有一包

詩稿。紫鵑伏在一旁看着。）

黛玉：紫鵑，你來！你來！

紫鵑：嗯。

黛玉：你再靠近一點：再近一點！

紫鵬：嗯。（走近床邊）

黛玉：（拿起新做的香袋子，傻笑）你說我這香袋子做的好不好？

紫鵬：（陪笑）好！

黛玉：（揚起手絹）你說我這蘭花繡的好不好？

紫鵬：好。

黛玉：真好嗎？

紫鵬：好！

黛玉：真是很好嗎？

紫鵬：（疑惑地望齊）真好！

黛玉：（又揚起手帕子）你瞧這上面的詩句寫的好不好？

紫鵬：（發現她不正常）姑娘，你太興奮了。

黛玉：你說呀！——你說！

紫鵬：（無奈）寫的好。

黛玉：（得意地點頭）都好！都好！紫鵬，你拿我的剪刀來。

紫鵬：你這會還要剪刀做什麼？

黛玉：（堅決地）你拿來——我叫你拿來！

紫鵬：你還要趕做新袋子麼？

黛玉：（點頭，笑）嗯，我還要做出新袋子。

（紫鵑去取剪刀，黛玉突然坐起，用力撕手絹。）

黛玉：（邊撕邊說）我還要做出，我要做出，（咬牙）我還要做出新袋子！（發現撕不動）我不行了，（再撕）不行了（三撕）我是無用的了。（無力的倒在床邊）

（紫鵑從抽屜里取了剪刀來。）

黛玉：（勉強地撐起，似乎用了極大的力量，帶笑地——）好，你拿來了，你給我——我剪一朵花樣子。

紫鵑：你這會氣喘喘的，還做什麼呢？——你就歇一會兒罷！

黛玉：（興奮地）你拿給我！你拿給我！

紫鵑：姑娘，你的身子要緊！

黛玉：你把剪刀給我——（嚴厲地——）你給我呀！

紫鵑：（無可奈何）姑娘，你真是——（遞過剪刀去）你也不要命了。
（丫頭丁從門口伸進頭來。）

丫頭丁：紫鵑姊姊！

紫鵑：你這會跑來做甚麼？

丫頭丁：前頭有事情，璉二奶奶叫你。

黛玉：（高興的很）好，你就去罷！紫鵑，你去幫忙罷！

紫鵑：我沒有空，你回璉二奶奶，我不去。

丫頭丁：璉二奶奶吩咐我來的。

紫鵲：我不去，你說我不能去。

丫頭丁：我就這樣回璉二奶奶麼，紫鵲姊姊？

紫鵲：你去回罷！你去回罷！

丫頭丁：好，好，這是你說的，你說的！

（丫頭丁賭氣跑了。）

黛玉：（高興）怎麼，氣跑了？這倒好！（哼哼地傻笑）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你來看我剪花樣兒

紫鵲：（懇求地）姑娘！

黛玉：（傻笑，抖抖地拿起剪刀）你來看。你看我剪，（笑容驟然收斂起來，圓睜着眼睛，對準了手絹兒，猛力一剪，大叫）你看我剪的花樣兒！（忽然尖聲慘厲的笑了起來）

紫鵲：（大驚，趕上去搶剪刀）姑娘！姑娘！

黛玉：（氣力很大，精神充足）你別搶——我還有用——你別搶——（用剪刀往臉上亂戳，紫鵲死力抓住）什麼都好，什麼都好，——就是我這眼睛不好！

紫鵲：（抓剪刀不放）姑娘，你放手罷，姑娘！

黛玉：我要戳我的眼睛！我要戳我的眼睛！我自認了人了！我——我——（寒冷的發抖）囉………哆哆………囉………哆哆………

紫鵲：（把剪刀搶下來。一把抱住黛玉）姑娘！（悲聲）姑娘的命苦啊！

黛玉：（勉強掙扎）你過來！你過來！

紫鵲：（略鬆）……

黛玉：我要烤烤火，我有點抖，我心里抖——囉……哆……哆哆……哆哆哆……

紫鵲：（鬆開）姑娘，火都快滅了！

黛玉：不要緊，滅了的火也還是……哆哆哆……也還是有點燄的……哆哆哆……

紫鵲：你蓋上被窩睡罷，姑娘！

黛玉：你把火盆挪過來——你挪過來！

紫鵲：（遲疑地）姑娘！

黛玉：你不挪過來？那我自己來烤烤……（慢慢走近火盆）那我——（突然在床邊抓了一把紙稿，猛

力扔在火盆中）哈哈！哈哈！哈哈！

（炭盆的火立刻熊熊燃起來。）

傻大姐：（忽然在窗外叫了起來）喝，又送嫁粧來了！——十六隻大紅箱子！——喝，好細緻的枕頭哪

！好漂亮的綉鞋哪！

（黛玉大叫一聲，昏了過去。紫鵲伏在黛玉的身上，悲切地喊着「姑娘！姑娘！」盆中火燄漸漸熄了，黑色的烟子一度浮游在空中，現在又像落葉一般慢慢地沉落下來。窗外吹過一陣悲苦的風，拂着黛玉的柔髮，襯着她那因火光而映得酡紅的臉，恰像一個微醉的美女，自如地蜷臥在蒼茫縹渺的暮靄里，顯得一種絕代的凄美。）

（火光終於全熄了。屋內越發佈滿了淒涼和感傷。舞台的燈光暫滅，黑暗中只聽見紫鵲悲切的

聲音：「姑娘，醒醒罷！姑娘，醒醒罷！」

（舞臺再亮時，黛玉半身倚在床架上，無力地睜開眼睛。）

紫鵑：姑娘，你喝點水吧？

（黛玉點點頭。紫鵑倒了一杯熱茶，扶着黛玉緩緩地坐起，倚着床邊，黛玉呷了一口，搖搖頭，紫鵑又把茶鐘放在几上。）

黛玉：（微弱地）紫鵑妹妹，我不行了……我……我……

紫鵑：（哀傷地）姑娘！

黛玉：你聽我這一句——我忘不了你——（眼前一黑，又慢慢撐起）我死了，你挖（用力地）挖下我的眼睛——你拿給他——（又暈了一陣）你說——你說……（喘氣，神色大變，倒下去了）

（紫鵑伏在黛玉身上大哭起來。遠遠地聽見鳳姐的聲音。）

鳳姐：妹妹幾時又病了？我早就要來看你，我總是——（走入房內）哎，這是怎麼了？這是——？

（李紈隨入。）

紫鵑：（搖頭，不能成聲）

李紈：（跑過去摸摸，默默無語）

鳳姐：（也跑上去看看，不覺流下淚來），我的妹妹，你病成這個樣子，我們還不知道信兒！

李紈：（悄悄地）要請老祖宗來一輪麼？

鳳姐：（愁眉，已經沒有眼淚了）老人家忙着寶玉的事情，祇怕不得空兒。

（紫鵑聽說，又哭了起來。）

鳳姐：那是紫鵑還在哭麼？

紫鵑：（嚙住）嗯，二奶奶。

鳳姐：我不知道姑娘病了，要是知道，我早就來看她了。

紫鵑：（抽搭着）……

鳳姐：我瞧姑娘這病，說重也重，說輕也輕，說不定就會轉過來的。

紫鵑……

鳳姐：你是明白的孩子。前頭有事要你，你就去吧！姑娘這里我派人來照應。

紫鵑：（含淚望着她）二奶奶！姑娘病着，我不能走。

鳳姐：這自然是你的心。我們也知道。前頭沒有要緊的事情，我們也不會來叫你。

紫鵑：我要伺候姑娘。

鳳姐：（嚴峻）紫鵑，你是家里長大的，你還不懂家里的規矩麼？

紫鵑：（乞求）二奶奶，我求求你！

鳳姐：（改了口吻，但是仍舊堅定地——）你去吧，你是明白的孩子，你的心我們懂的。（紫鵑嗚咽地站將起來。）

鳳姐：你就去洗洗臉，換一身衣服，要鮮艷一點兒的，前頭有喜事呢！我等你一齊走。

（紫鵑懇求地望着她。）

鳳姐：（堅定）你去吧，你去洗臉，我等你！

（紫鵑知道無望了，嗚咽地跑到廂房里去。）

李 統：（指黛玉）我膽怕是很難了！

鳳 姐：我這就去招呼預備睡的，穿的，提防有什麼事情。

李 統：她就這個貼身的丫頭，就叫紫鵲留下吧！

鳳 姐：前頭真是耍她。

李 統：丫頭多的很，單單挑她做什麼呢？

鳳 姐：嫂子，你不知道，這叫做「掉包子」。（附耳私語）——這會新娘就要到了，陪嫁的還沒有穿

戴，你說我們急不急？

李 統：這樣說，她還要整齊地扮起來？

鳳 姐：可不是？她還要插大紅花，穿粉紅鞋子。

李 統：你們也是太難了。

（紫鵲掩着手帕出來。）

鳳 姐：好了，你這就跟我走罷！大嫂子，前頭我走不開，這裏的事拜托你照應。

李 統：嗯，你們走罷！

紫 鵲：（悲聲）姑娘，你的丫頭負心地走了，你恨我麼？（大哭起來。）

鳳 姐：別哭了，走吧，臉上又哭得結結巴巴的！

紫 鵲：（哭訴）姑娘，我服侍你十年，我沒想到我這會還要離開你。

鳳 姐：（不耐煩）前頭有喜事，你還要裝個笑臉兒，也叫老太太，太太歡喜！

紫 鵲：（突然下了決心）我走了，我走了。璉二奶奶，我還要裝笑臉兒？我也會裝的，我也會笑的！

(含淚地苦笑了起來)

鳳姐：這就對了，走罷，花轎就要到了，走罷！

紫鵲：(走了兩步，回頭看看垂危的小主人，淚水又湧了出來，對李紈)大奶奶，我走了，我不能送姑娘了，——你是知道的。

李紈：(爲之感動，同情地)好孩子，你去罷！

(鳳姐和紫鵲出去了。屋里祇剩李紈一人。她慢慢地走到黛玉的床前，摸摸她的頭，摸摸她的手，慢慢地跪了下去，給她整理額前的鬢髮。黛玉微微翻動了一下，睜開了眼睛。)

李紈：妹妹，你要說什麼話？(黛玉無語)你有什麼委曲？(黛玉嘴唇動動，但是沒有聲音)你要坐起來麼？(黛玉點頭，李紈一臂撐着她坐起)你要什麼？(黛玉用目示意)你要喝茶麼？(黛玉搖頭)你要藍線？(黛玉搖頭)你要那香袋子？(黛玉點頭，李紈拿過來，黛玉伸手顫顫地接着，目光滿含着無窮的怨恨，死力地向外一擲，但是沒有擲好遠，她便突然倒下了)

(外面鼓樂聲大作，人聲嘈雜。)

一個了頭：大奶奶，你來看啊，大門那里擁進來一堆人！

李紈：我知道，你不要喊。

一個了頭：大奶奶來看啊，那些人抬了一個東西！

李紈：(站起來)叫你不要亂嚷，你聽見沒有？

一個了頭：(分明沒有聽見李紈的話)喝，好大的東西，不知道是棺材還是花轎來了？

李紈：(氣極，輕輕地罵)真是糊塗東西！(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外面鼓樂聲愈近，聲音震耳，傻子頭呆頭呆腦地跑進來。

傻大姐：（興高采烈）林姑娘，花轎到了，你不去看看麼？（慢慢走近黛玉床前，發見黛玉慘白的臉）你怎麼了？你病了麼？（聲音低鬱）你的雙眉緊蹙，你的臉色蒼白，你——你——（黛玉翻了一翻眼睛，又緊緊閉上了）你閉了眼睛，你疲倦了麼？——哦，你疲倦了，你走了多少難走的路，——你一定是累了，（安慰她）你好好的睡吧，你睡吧！你睡吧！

（一線陽光從窗外射進來，投在黛玉美麗的臉上，投在她的長長的睫毛上，淒惻動人。傻大姐兒瞧着室內無人，蹣手蹣腳地檢起地上濺血的香袋子，鬼鬼祟祟地瞥了黛玉幾眼，又蹣手蹣腳地出去了。）

（鼓樂聲漸漸遠去，音調婉約，有如送葬的和平歌曲。）

（幕緩緩閉）

第三幕

——第二景——

時：前景閉幕之時。

人：寶玉 寶釵 紫鵲 鳳姐 傻大姐兒 賈母 襲人 晴雯 王夫人 丫環 喜娘及賀客等。

景：怡紅院寶玉的新房，橫首：一張楠木鍍花的新床，上置狐皮氈，錦被，繡枕等等。

右首：臨窗一具朱漆的茶几，兩邊兩張朱漆的椅子。几上擺着一對喜碗蓋兒。椅上墊着高高的絲錦墊子。窗台有一對紫色的花瓶，插着幾支臘梅，正是含蕊欲放，嬌豔動人，有如新嫁娘的盛妝。鵝黃灑花的窗帘現在深垂着，遮住了窗外兩株婷婷的芭蕉和遠處一叢披雪的竹林。外面的鼓樂聲和鞭炮聲，不時從窗隙里漏了進來。

左首：一張檀木的八仙桌子，配着兩張檀木椅子，桌上放着一個大喜盤兒，盛着四色果子：蜜棗，花生，桂圓和瓜子。還有兩座銀製的燭臺，擎着兩根紅通通的喜燭，燭火正在燦爛地跳着，像是幾個頑皮的孩子，一會瘋到這里，一會又瘋到那里，興高采烈，全屋越發顯得喜氣洋洋了。

兩扇門：左接客廳，右通怡紅院。

幕啓：賈母坐在左邊椅上。王夫人坐在賈母的對面。送禮的婆媽站在門口。襲人侍立一旁。外面有了環等。

襲人：你拿去罷！太太說，二兩是敬使，二兩喜錢……你拿去罷！

婆媽：（張嘴咧牙地笑了）喲，太太，這真是——又要你老人家破費，這真是——

賈母：一點點，別嫌少啊！

王夫人：別客氣了，你拿去罷！

婆 媽：多謝老太太，太太——這真是——這——（一面領錢，一面祝賀）少爺少奶奶同偕到老，萬事如意呵！

賈 母：今日冲冲喜，不敢驚動王爺。你回去說，改日行禮，請王爺過來賞光呵！

婆 媽：王爺要來道賀的，王爺要來的。

母：你慢慢地走罷！

婆 媽：謝賞呵，老太太，太太！（行禮）謝賞呵！（邊走邊說）老太太早點抱重孫呵！

（外面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在「慢慢地走啊！慢慢地走啊！」之後，脚步聲漸漸地遠去。母笑容收斂了起來。）

賈 母：寶玉的婚事，外面的人就知道了。

王夫人：原是的呢，早晨平西王也送了禮來。

賈 母：明日寶玉病好了，他老子回來，是要補個大禮才好。

王夫人：噢，要補禮的，要補——咳，寶玉呢？——寶玉！

襲 入：方才寶二爺還在屋里的。

賈 母：你去找找看，——怕是溜進客廳去了！

襲 入：噢。（自言自語）怎麼一眨眼就不見了？（從左門下，隱約還可以聽見她叫喚的聲音）寶二爺

！寶二爺！

賈 母：寶玉這兩日氣色好多了！

王夫人：也看不出什麼瘋樣兒。

賈母：鳳丫頭猜的倒是差不離。

王夫人：但願不出岔兒就好。明年給老祖宗添個重孫子，那時候——（看見晴雯伸進頭來）晴雯，你做什麼？

（晴雯上。）

晴雯：花轎要到了，老太太！太太！

賈母：（沒聽清楚）什麼？

晴雯：花轎快進門了！

（外面鼓樂聲起。）

廳上有人在喊：新郎預備啊！——花轎要到了！

廳上兒童的聲音：看新娘啊！看新娘啊！

賈母：（有點急）寶玉呢？——寶玉！

王夫人：襲人！襲人！

襲人：（半身進來）老太太，寶二爺不在客廳里。

賈母：（聽不清楚）你說什麼？寶二爺怎麼着？

襲人：外頭丫頭們說，寶二爺到竹林那里去了！

王夫人：那還了得！你快追他回來——快追回來！

（襲人趕緊追出房門，追寶玉去了。）

賈母：這是怎麼好？難道他知道寶丫頭的事情了麼？

王夫人：該不會走了風聲吧！

廳上小丫頭們喊：老太太，喜娘來了！

喜娘：（在客廳里，觀衆看不見她）恭喜啊！恭喜啊！

王夫人：你辛苦了，你歇歇吧！歇歇吧！

（外面客廳里亂鬧鬧的，有孩子們的尖笑聲，嗑瓜子聲，女人們噓噓喳喳的談笑聲。一時鞭炮大作。）

客廳里的來賓：新娘要到了！新娘進大門了！

賈母：這是怎麼好呢？怎麼好呢？

（外面又是一串鞭炮聲，夾着院中清脆的對話。

女的：你瞧！你瞧！新娘都到了，你還亂鑽亂跳的！

男的：我要去嘛！我要去嘛！

（鳳姐扭着寶玉，從右門上。襲人也跟着進來。）

鳳姐：老祖宗，寶兄弟叫我攔回來了——他還要亂跑！

寶玉：我要去嘛！我要去嘛！

賈母：（早已不氣了，又疼又怨）我的兒，娶親了，你怎麼還是像野馬似的，——這會新娘就要到了！

寶玉：（一下撲倒在賈母的懷裏）老祖宗，我要去接妹妹嘛！

賈母：（憐愛地拍着他的頭）好孩子，你規規矩矩地守着，不用接，妹妹就要來了！

寶玉：（抬頭望着）老祖宗，你不哄我麼？

賈母：（指着窗外）你聽！你聽！鞭炮都響了！

寶玉：（擰嘴）鞭炮響！——老是鞭炮響！——也不見個人影兒！

鳳姐：這回是真來了，花轎已經到了大門了。

寶玉：她怎麼還不進來呢？

鳳姐：大門現在關着，要壓一壓新娘的氣兒。

寶玉：（跳起來）那我開門去，我開門去，我等的急死了。（看見晴雯抵着嘴笑）晴雯？你笑什麼？

你那里知道人心里急？——我有三個月沒有看見林妹妹了！

賈母：（把他拉回來）傻孩子，新娘來了，總要關一關門，壓壓氣兒，一會就開了；——這是規矩哪

寶玉：（在賈母懷中撒嬌）我不嘛——我不要關門嘛！

晴雯：（笑着）寶二爺，你這一滾，你的紫金袍子就要變成苦婆子的臉了！

寶玉：（站起）晴雯？你說什麼？

晴雯：我說你的紫金袍子——

寶玉：怎麼？我穿的是紫的？（看一看自己的衣服）真是紫的——我不穿紫的了，——我不穿紫的！

王夫人：（嚴厲）寶玉：你鬧什麼？你這樣不像是一個新郎官。

寶玉：（不聽）我換一件衣服。我就穿那件孔雀袍子吧！——襲人，你給我找出來。（一邊說，一邊

脫袍子

襲人：（上前制止）寶二爺，你不能這樣賭鬧！

寶玉：（強硬）你別管，我不穿紫的，我非不穿紫的！

賈母：我的兒，你聽我一句話。

寶玉：（暫靜止下來，望着賈母）

賈母：做新郎官的，總是要紫袍子。

寶玉：那我不做新郎官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

王夫人：（嚴厲地）你這鬧的不像樣子！

寶玉：我不做新郎官了，我不穿紫袍子。（脫下一半）

王夫人：（對了環們）你們傳話，叫新娘子不要來了，今天不做親了！

（寶玉脫了一半，聽見王夫人的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寶玉：（哽咽）我要做親嘛！我要嘛！

母：（連忙哄他）我的乖兒，做親，做親。——你別哭——今天不能哭的。丫頭們，你們不許傳話，聽見沒有？

衆丫頭：（忍住笑）聽見了，老太太。

母：她們不去傳話了。乖兒，你告訴我，你爲什麼不穿紫袍子？

寶玉：（苦臉）林妹妹要笑我的。

賈母：哦！

寶玉：她說我穿了紫袍子，就像三娘教子里那個不掙氣的丑角兒。

（衆人忍不住笑了出來。）

賈母：你們不許笑。我的好孩子，她今天不會笑你的，今天娶親，圖個吉利，紅色就是吉利。你懂麼？

寶玉：（自語）紅的就是吉利。那我這就算是吉利。老祖宗——你說對不對？

母：很對。孩子，你快穿上袍子罷！（外面鞭炮聲又作）

外面衆人的聲音：去看八人抬的花轎啊！去看花轎啊！

寶玉：（自語）紅的就是吉利，我今天就是大吉利。（忽然對襲人）你才說什麼？

襲人：我說新娘就要來了！

外面衆人聲音：看花轎啊！看花轎啊！

廳上小孩的聲音：媽，花轎在哪里？我看不見囉！

廳上母親的聲音：花轎進了二門——花轎就要到了！

（客廳里又是一陣騷動。）

廳上了頭在喊：老太太，姑奶奶回門了！還有姨奶奶，舅奶奶，老舅奶奶都到了！

賈母：（對王夫人）你出去吧！你去招呼招呼罷！

（王夫人搶步出去，只聽見廳上一端一碗蓮茶子來）「還要一碗」夾着「恭喜啊！」「恭喜」

一類的聲音。）

鳳姐：寶兄弟，林妹妹娶來了，你喊他什麼？

寶玉：那還用說，我還不是喊他妹妹！

鳳姐：不對！不對！你這次可糊塗了。

寶玉：那我喊她什麼呢？

鳳姐：她不是妹妹了，你該喊她新娘子才對。

寶玉：老祖宗，喊她「新娘子」使得麼？

賈母：（明白內文）乖兒，連二嫂子說得對。她已經嫁過來了，你要是喊她妹妹，她會生氣的。

寶玉：（半信半疑）哦！（懇切地望着賈母）老祖宗，你別哄我，妹妹真的要來麼？

賈母：自然是真的。

寶玉：我怕她不肯來！

賈母：她怎麼不肯來？

寶玉：我才走到竹林里，聽見她那裏隱隱有哭聲。二嫂嫂，你聽見沒有？

鳳姐：我沒有聽見。

寶玉：我還好像看見一個黑烏烏的東西。

賈母：你別胡說！

寶玉：是真的，我怕會出什麼事情。

賈母：就是有哭聲，也不算什麼？——新娘出嫁總是要哭的。

寶玉：爲什麼呢？

賈母：那是因爲要出嫁了，從此就不算是娘家的人，心里自然難過。——有的還哭三天三夜呢！

寶玉：（聽的出神了）那麼老祖宗，你從前也哭過的麼？

（衆人都笑了，外面鼓樂聲大作。拍辟拍辟的鞭炮聲，也愈加逼近了。）

廳上衆人的聲音：新娘到了！——新娘下轎了！看啊！看啊！——新娘到了！

喜娘在門口叫：新郎請出來罷！——新郎請出罷！

賈母：別傻了，快點戴上帽子，預備行禮罷！

鳳姐：老祖宗，我扶你走在頭里。襲人，你伺候寶二爺就來。（一邊說一邊扶着賈母下）

襲人：（拿着帽子）寶二爺，你戴帽子。

寶玉：（接過帽子，東張西望地）花轎呢？花轎呢？——哦，那個紅轎子，（對襲人）那是花轎

不是？

襲人：快些走罷——新娘就要下轎了！

寶玉：（樂）林妹妹真的來了！（戴上帽子）我要好好地做新郎了——（笑起來）我真是快活，我真做新郎了！（走了兩步，已經快出房門，忽然想起什麼來）不對，不對，我丟了一件東西。（

回頭來找）我丟了東西。

晴雯：你丟了什麼了？

寶玉：你們快找，你們幫着我。

襲人：急死人了，我的老爺，你丟了什麼了？

寶玉：早晨我玩的香袋子，——那個藍袋子。

晴雯：（擡嘴）我道是什麼要緊的東西？——原來是那個爛傢伙！天天就看見你唸佛珠似地盤着，這

會還要它做甚麼？

寶玉：（要哭）我要嚇！我要嚇！

襲人：別哭，不能哭，我們找，我們找。你丟在哪里了？

寶玉：早晨玩的，我也記不清丟在那兒了！

晴雯：急死人了，外面喊你了，走罷！

襲人：你瞧瞧那床上有沒有？枕頭底下也看看。

喜娘的聲音：攏新親家來了！攏新親家來了！

不知道是什麼人的聲音：放鞭炮！放鞭炮！

（外面又辟辟拍拍響起來。）

晴雯：新娘下轎了，快去罷！——回頭來找。

寶玉：（哭喪着臉）我不嚇！我要找嚇！

襲人：原來在這里？——在這皮毯底下。我的佛祖，你瞧是不是？

寶玉：（大樂）你快拿來！你給我！（接過香袋，揣在身上）那還了得，沒有這個，林妹妹要生氣的！

。（鄭重地摸一摸）我以後再不亂丟了，這個東西不能丟的！

襲人：（又好氣又好笑）好了，別鬧了，走罷！

晴雯：新娘等急了，走罷！走罷！

（寶玉歡天喜地地走出去，襲人晴雯跟在後頭，外面細樂起奏。儂大姐慌慌張張地跑來，門已經堵滿了紅紅綠綠的了環們，擠不出去了。儂大姐一會墊腳，一會伸頭，總是看不見新娘，像

大姐於是急了。）

儂大姐：你們讓開——我看不見——你們讓開——讓我看看！

外面廳上的聲音：新郎新娘拜天地——叩首！二叩首——三叩首！

儂大姐：（更急）讓開嘛——我擠你們——我擠，擠，擠！（外面有一個了環在叫「哎唷，壓死我了。」

「喂，我看見了，那個站在新娘旁邊的是誰？」——「喂！那是誰？」（擰一個了頭的膀子。）「喂，喂，那是誰？」（一個了頭在喊：「鬼東西，你擰什麼？」）「我看不見囉！」

（晴雯從人羣里擠了進來。）

晴 雯：外頭有事，你在這里混鬧些什麼？

儂大姐：（有點怕，解釋）晴雯姐姐，我不是鬧，我是要看新娘子。

晴 雯：（像大人管孩子似的）要看你就別鬧，好好兒的站着。

儂大姐：我給鬧糊塗了，晴雯姐姐，這新娘子到底是誰？

晴 雯：你管她是誰！

儂大姐：好像是紫鵲還站在旁邊。

晴 雯：是紫鵲怎麼樣？規規矩矩地站着，不許說話。（預備重入客廳。）聽見沒有？

儂大姐：這可見了鬼了！

晴 雯：（轉身）什麼？

儂大姐：林姑娘死了，她倒來做了陪嫁的！

晴 雯：（一驚）你又是滿嘴里混話！

儂大姐：晴雯姐姐，你不相信，我帶你看。——林姑娘一個人死在床上，連氣兒都沒了。

晴 雯：（臉上仍然保持着嚴厲的顏色）你再要胡扯，我就攆你出去！

儂大姐：（覺得委屈）好，你欺負我！你又欺負我！（一轉身，有嗚咽的聲音）我不看了，我找可憐的林姑娘去！（邊跑邊說）林姑娘太可憐了！（從右門下，隱隱還聽見她叫喚）林姑娘！林姑娘！

（晴雯心里一酸，頹然倒在門旁的椅上。喜燭仍然煌煌地照着，黃澄澄的燭光，到處洋溢着慶和溫暖。）

外面大廳上的聲音：老太太，太太受頭！——新郎新娘叩首！——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

（細樂悠揚聲中，夾雜着一個女人格格的笑聲。）

（襲人從人叢中擠了進來。）

襲 人：晴雯，你一個人在這里麼？

晴 雯：噯。

襲 人：外面行禮，祇聽見里面嚷嚷的。

晴 雯：儂大姐方才鬧了一陣，叫我攆走了。

襲 人：你不去看看麼？

晴 雯：（搖頭）我不想看了。

襲 人：我瞧今天的兆頭不好。

晴 雯：怎麼？

襲人：你聽聽看，她又笑了！

（喜樂暫停，一個女人的笑聲更尖銳了。）

晴雯：誰？

襲人：紫鵲哪，紫鵲今天直是傻笑！

晴雯：（若有所悟地點點頭）

襲人：你明白她的意思麼？

晴雯：（嘆息）唉！

（怡紅院里，有人在哀傷地叫喚着：「林姑娘！你漂流在何方？林姑娘！林姑娘！你飄流在何方？」分明是傻大姐兒的聲音。）

（兩人怔怔的聽着，不禁毛髮悚然。傻了頭的聲音漸漸遠了，襲人緩緩剔着燭心，陷於沉思中。忽然外面寶玉嚷起來：「你們走開！走開！——你們圍着她做什麼？」

門旁小了頭們喊：不好了，寶二爺又瘋了！

晴雯：（同時）怎麼？怎麼？

（兩人慌忙跑出去，舞台燈光忽滅。黑暗中觀衆一會聽見「林姑娘，你飄流在何方？」一會聽見「不好了，寶二爺瘋了！」然後聲音慢慢低沉下去，以致完全寂然了。）

（兩分鐘後，燈光再亮時，寶玉手里揪着帽子，臉色蒼白，氣吁吁地跑進來。）

寶玉：我不做親了！我不做親了！

（賈母和鳳姐急忙忙地跟着進來。）

賈母：我的兒，你不能這樣！

（紫鵝扶着新娘進來，後面擠着一大羣賀客。）

賀客之一部：鬧新房啊！鬧新房啊！

賀客之一部：撒啊！撒啊！

（立刻金色的紙團子，紅色的紙團子，桂圓亮，瓜子亮，像雨點一樣，紛紛投在寶釵的喜蓋上，喜服上，和紫鵝的髮辮上。）

寶玉：你看，他們鬧成什麼樣子？（瞪起眼睛，望着那一羣賀客們）你們走不走？——走不走？

賈母
鳳姐：寶玉！

（王夫人在客廳里面喊：「親長們，對不住，寶玉是病了，對不住！」）

一個賓客的聲音：「新房是要鬧的，新房越鬧越好！」

王夫人：你們請到正廳喝酒吧！請喝酒吧！」

一個賓客的聲音：我們喝酒去，我們喝了酒再來！」

賈母：（巍巍顛顛地）對不住，我的小孫子又發病了；你們喝了酒再來吧！喝了酒來吧！

（客廳上亂闖闖的，夾雜着：「走吧！喝酒去吧！」「撒啊！」「撒啊！」只看見一兩個頑皮的小孩，伸進頭來，倒底撒了一把銅錢。）

寶玉：（跳起來）這些小鬼頭也來鬧！（餘怒未息）人家娶親，他們倒像是看猴兒戲的！

鳳姐：寶兄弟，這是規矩！鬧房是規矩啊！

寶玉：什麼規矩！我不要這個害人的規矩！

(客廳里漸漸地靜了。)

賈母：(憐愛地)我的兒，你累了，你歇歇吧！

寶玉：(嘖嘖笑起來)老祖宗，我不累，我也沒有病，我是成心要把他們攆走的！

賈母：好了，他們攆走了，你也別鬧了！

寶玉：(服從地)嗯。(眼光轉到寶釵身上)倒是她，林——林——

鳳姐：(搶着)你叫新娘子！

寶玉：嗯，新娘子可累了？

寶釵：……

鳳姐：紫鵲，你代少奶奶回答。

紫鵲：少奶奶不累，寶二爺！

寶玉：(仔細地看了一看)新娘子像是胖些了？

寶釵：……

鳳姐：紫鵲！

紫鵲：(勉強掙扎着)冬天來了，人是會胖些的。

寶玉：我念了你這多日子，今日也等了一天，你怎麼不回我一句話？

紫鵲：(忍不住有哭聲)

寶玉：紫鵲！你怎麼哭了？

鳳姐：她不是哭，她是笑！

紫鵬：我不是哭，我是笑。（笑了）

寶玉：你別扯謊，新娘子上轎要哭，你自然也要哭的。老祖宗，你說是不是？

賈母：（點點頭）

紫鵬：（用手帕拭淚）

寶玉：（拍手，樂了）我猜對了吧？我猜對了吧？

寶釵：（沉默地垂着頸項，沒有表情）

寶玉：你怎麼不說話呢，新娘子！

紫鵬：寶二爺！她是害羞。

寶玉：我說，那喜蓋戴着好沒意思，你給新娘子揭了吧！

紫鵬：（請示）老太太？

鳳姐：就揭了吧！老祖宗！

賈母：紫鵬，你就把那喜蓋揭下來。

（紫鵬取下喜蓋子，慢慢放在桌上。寶釵側面坐着，垂着頸項，燭光映在她長長的耳珠上，烏黑的頭髮上，和紅潤的臉頰上，十分艷麗動人。）

寶玉：我還是看不清楚。新娘子的髮髻也改了樣了？（一手提着燭臺）我來瞧瞧。

鳳姐：（捏一把汗）寶兄弟，你別混鬧，新娘子會生氣的。

寶玉：我瞧瞧不要緊。（提高了燭臺，走到寶釵的面前，寶釵微微地把頭偏過去了。她又把頭偏過去，我一點也瞧不見。）

賈母：寶玉，你快點坐下來，把燭臺放好。

寶玉：新娘子，你心里覺得快活麼？你要是快活，就點點頭告訴我。

寶釵：（無動作）

寶玉：她怎麼不點頭呢？

鳳姐：（命令地）紫鵬！！

紫鵬：（勉強笑着）寶二爺，她是害臊呀！

寶玉：（有點急）哦，害臊，害臊——害臊又是害臊。——她什麼時候才肯說話呢？

賈母：好孩子，我們這就散了。——你告訴我，你心里怎樣？

寶玉：我快活。

賈母：稱心了麼？

寶玉：稱心。

賈母：滿意麼？

寶玉：滿意。

賈母：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寶玉：我娶了親，我再沒有話說了。以後我跟新娘子快快活活的過日子。我們好好地——噢，紫鵬！

你怎麼又要哭？

紫鵬：（極力忍住）我是咳嗽——喀、喀、喀——我在笑呢？我也是心里快——快活。（格格地笑起

來）

寶玉：（拍手）這可好了，這可應了老祖宗的話了！今天是吉利的日子，今天大家都快活。

鳳姐：我們散了，你還鬧不鬧？

寶玉：不鬧了。

鳳姐：你有病沒有病？

寶玉：我沒有病。娶了少奶奶，就是有病也沒有了。

賈母：（笑起來）那我們走罷！（提高聲音）襲人，你在外頭好好地伺候着。

（襲人在外面「嗯」。）

鳳姐：寶兄弟，我們走了，你可別使氣，叫新娘子難受呀！

寶玉：二嫂子，你放心，我叫她快活還來不及呢！

賈母：這就好了，我們走罷！

寶玉：紫鵬也要走嗎？——紫鵬！怎麼有眼淚？

鳳姐：她是笑出眼淚來了！

紫鵬：對了，我是笑出來的眼淚，我今天也笑够了。（格格的笑起來）寶二爺，我快活，我心裏快活
啊！

（賈母先下。）

鳳姐：走罷，別笑了！（邊說邊下）

紫鵬：嘿，走了！我也走了！（格格的笑著出去了）

（遠遠地，在紫鵬的笑聲消失了以後，屋內頓時寂靜下來。寶玉輕步走到窗前，捲起鵝黃色的

幔子，如銀的月光潮似地瀉了進來。他凝望着院外婆婆的月影，臉上泛出一絲幸福的微笑。他進入夢幻的世界。）

寶玉

（喃喃地）他們都走了，屋內是靜靜地；這裏——彷彿這個世界裏，祇剩下我們兩個和兩個並肩的身影。（抬起頭來，望着窗外的浮雲）妹妹，你看這幽靜的月光，這庭前的蕉影，這深垂的窗帷，是怎樣泛漾出我們內心的恬馨和內心的安甯？我們有如置身瑤池的仙境。（祈禱的神氣）多少年來，我們兒時的歡欣，我們的思慕，懸念，幻想和憧憬，不想全在今夜化成了感恩的熱淚。（動情地）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表明我的衷曲和私情。妹妹！我今夜的感覺，不是一愉快——兩字所能盡的，不是一「幸福」兩字所能窮的，我祇覺得我獲得了無匹的力量和生命，我逼得要感謝那蒼蒼的天，茫茫的地，冥冥的神，感謝他們的佑福和庇蔭。

（寶釵輕微地嘆息。寶玉回頭凝睇，愈動憐愛之情。）

我聽見你輕微的嘆息，你是慨嘆昔日的坎坷和憂慮麼？但是昔日的坎坷已經填了平地，憂思已經消散的無蹤無影；我為你百日佯裝的癡，不過襯出了此時的神智清明；你為我經年累積的抑鬱，恰恰反映了今宵煥發的容光。妹妹！（有力地）我們如今有的是一片錦繡前程！（短促而興奮地）我們懂得了生命的豐富和意義，我們知道什麼叫做犧牲和同情，我們的意志捱過無數次的拷打；訊問，試驗和錘鍊，我們的心靈受過聖潔非凡的洗滌。（愉快地）從此我們步入人生的坦途；我的智慧和你的智慧併成一個大的智慧，我的愉快和你的愉快聯成一個大的愉快；我們這樣同心合力來創造一個錦繡的天地。

（寶釵長長地嘆息。寶玉走進她的面前，十分柔和地——）

你還是不能忘懷我們那些釋氣的爭執和糾紛？那就是好像是洶湧的波瀾和險峻的峯巒；有了它們，才顯得江的壯闊和山的尊嚴。（逼近一步）妹妹！我記得怎樣爲了那金玉荒唐的神話，你逼得我愈怒了臉，賭咒發誓，我說我心裏祇有一個人——

寶釵：（悲慘地懇求，但是輕聲地）寶玉！

寶玉：（再逼近了一步吹熄了燭光，幾乎靠攏她）哦，你感動了，回憶的橄欖原來就有醉人的况味。（親蜜地）妹妹，你記得嗎？我說我的意中人祇有一個，而那決不是佩戴金鎖的人。她的笑靨

沒有你的憂愁能够縈繞我的心旌，她的溫柔和寬厚也遠不及你的熱情和眼淚那樣沁感我的神魂。我發誓我決不能和她——

寶釵：（淒厲地懇求）寶玉！

寶玉：（震驚退了一步）你的聲音爲什麼那般嘶啞——

（寶釵慢慢地轉過身來，緩緩地抬頭，月光映在她的豐腴而美艷的面影上，隱約地看見她的眼裏浸着大大的珠淚。）

寶玉：（再退一步）你的眼睫盈滿了晶瑩的珠淚——（寶釵立起身來，面影全部顯現）

寶玉：（驚詫，後退，喃喃地）你——你——你……（寶釵前走一步）

寶釵：（悲慘地）我求你不要太過殘忍——

寶玉：（繼續後退）哦——哦。

寶釵：你不要太過逼迫一個苦命的人——

寶玉：（退至牆限）哦——哦——。

寶釵：我從沒有企圖破壞你的美夢，也不知道什麼命運，叫我捱受這樣殘酷無比的毒刑；我在寒冷的戰慄中，要看旁人穿上回憶的裘衣，我在絕望的深淵中，要看旁人馳騁希望的駿馬；我在寂寞飢渴中，還要飲取譏諷的苦漿……（哀傷地）天啊！我爲什麼該受這樣的凌辱和慘痛？

（她昏倒在椅上。）

（寶玉退出夢幻的世界。）

寶玉：（驚怖）襲人，襲人！

襲人：噢！來了！來了！

寶玉：襲人，你快來——快來！

襲人：（從右門上）寶二爺，你怎麼了？

寶玉：（稍稍安定）你來咬咬我的手指。

襲人：你又傻了，寶二爺！

寶玉：你瞧瞧我是不是做夢？

襲人：這是你娶親的晚上，是你的好日子，——你沒有做夢。

寶玉：（怔怔地——）沒有做夢？（喃喃）我沒有做夢？（指着寶釵）那麼那椅上的美人兒是誰？

襲人：（笑了）是寶二奶奶。

寶玉：（生氣）你胡說，寶二奶奶！——寶二奶奶是誰？

襲人：就是寶釵——寶姑娘。

寶玉：那襲林姑娘呢？

襲人：你別亂說了，是寶姑娘——老太太給你定了寶姑娘。

寶玉：（呆住了）你說是誰？你說是誰？

襲人：（溫和地）是寶姑娘。老太太瞧着寶姑娘好，給你定了的。

寶玉：（恍然）我明白了，你們是拿紫鵲哄我的——

襲人：（懇求地）寶二爺！

寶玉：我也不要娶這個親，我也不穿這個袍子，我找她去，——可憐妹妹不知道要怎樣了！（要奔出去）

襲人：（急指寶釵）寶二爺，你看！你看！

（寶玉回過頭來，寶釵已經甦醒，慢慢撐起來，正向這邊望着，眼里含着晶瑩的大珠淚。）

寶玉：（情不自禁地）唉！

（屋內暫時寂靜，外面有悠揚的歌聲傳來，歌詞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嚙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瞧不盡鏡裏花容瘦；展不開眉頭，捱不明更漏。呀！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寶玉走近窗前，傾聽地癡了。歌聲止，月光冷清地照着，一陣晚風吹來，窗前的梅紅搖曳多姿，越發顯得孤另可愛了。）

寶玉：（喃喃）這幽靜的月光——這庭前的蕉影，（憐惜地摸着梅枝）這深垂的窗帷，——這如瑤池的仙境呵！——這難道都是夢嗎？——這都是一場美夢嗎？（寶釵緩緩起立，有點寒顫，但是

眼中微露希望之色。

襲人：寶二爺，關上窗吧。天冷，寶姑娘要受涼了。

（寶玉回過身來，看見寶釵兩頰微酡，星眸含怨，癡癡地望着窗外的月影，像是懇求，又像是怨訴，心裏十分不忍。）

寶玉：你——你——（不好意思，輕輕地，幾乎不能聽見）你冷嗎？

（寶釵微微一笑。）

襲人：關上吧，寶二爺！

寶玉：哦。——哦（正要放下布幔子，窗外隱約地傳來哭聲）襲人，你聽聽，外面有人哭？

襲人：沒有聲音，是樹葉沙沙地響。

寶玉：不，你聽。（再聽）深更半夜，是誰在那裏嚶嚶啜泣？（留神聽）又是那樣哀婉動人？

（窗外有人在勸說，聽得出是傻大姐的聲音）別哭了，紫鵲姊姊！人死了，哭也哭不活了！！

——

寶玉：（十分激動）紫鵲！紫鵲！（急奔了出去）

（寶釵上前走了一步，猝然倒在地上。）

襲人：（驚叫）寶姑娘！寶姑娘！

（幕急閉）

第四幕

時：三天以後的晚上。

人：寶玉 寶釵 紫鵲 小紅 李紈 傻丫頭 黛玉的幽靈。

景：大觀園內的花亭。

幕啓：月色朦朧的夜晚，大地冷清清的。已經二更過後了，四週寂靜。北風搖着竹林的瘦削的枝幹，地上儘滿了幢幢樑樑的影子，模糊不清，顯着一種幽暗的恐怖。

（一個中年女人，獨自坐在花亭的石壁上，沉默地注視月光，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一個少女的影子，從竹林裏顯了出來。）

少女：（蹣手蹣脚地走到花亭前面，忽然發現了那個中年婦人，立即後退。恐懼地——）你——你——

——你是——

中婦：（鎮定地）小紅！

少女：（向前仔細看看）哦！你是——你是——原來是大奶奶！

中婦：深更半夜你還跑來做甚麼？

小紅：大奶奶，那竹林裏面有鬼。

李紈：甚麼？

小紅：那裏有個亂茸茸的長髮女鬼。一身灰黑色的衣裳，一會兒哭哭啼啼的，一會又格格的笑。

李執：啊！

小紅：那像是林姑娘的影子。

李執：你跟她說話沒有？

小紅：我沒有。——大奶奶，這些天了，林姑娘的影子老在我心裏亂撞，夜裏我簡直不能睡覺。

李執：！

小紅：今天晚上我爬了起來，我站在橋邊看了一會；我看見水裏有人向我招手，那像是林姑娘；又不像是林姑娘。後來我就聽見竹林裏面有人哭泣，我趕緊跑了進去，就瞧見那個黑鬼，一手抓了

一把泥土，格格的笑著。

李執：啊！

小紅：我就吓的趕緊跑出來了。

李執：這些天我也覺得古怪，老是聽見鼓樂的聲音。夜裏靜了，那聲音也就格外的響亮。

小紅：大奶奶：你說，人死了，倒底有鬼沒有？

李執：他們都說是有的。

小紅：我想也是有的。我就不知道做鬼快活不快活？

李執：你問這話做甚麼？

小紅：我是白問問的。我怕鬼，我又覺得做鬼很快活。

李執：（點頭）有時候一個性靈自由的鬼，比一個不自由的人要快活。

小紅：（高興地）是麼，大奶奶？

李紈：我是這樣想。

小紅：那麼林姑娘也未必很苦了。

李紈：她要比我快活。

小紅：（同情地）大奶奶！

李紈：我是一個活死人，而她死的時候還是活的。她還拿剪刀，她還要挖眼睛，她還有恨——祇怕我死的時候，甚麼也沒有了。

小紅：你不能這樣想，大奶奶！

李紈：是真的。——我死的時候祇能嘆一口氣，嘆一口沒有氣力的氣，——這以後我就完了。我做鬼也是很靜的，一定不會哭，也不會笑的。

小紅：（陷於沉思中）……

李紈：你想什麼？

小紅：大奶奶，我想怎樣做鬼呢！

李紈：啊！

小紅：我想我是做一個會哭的鬼，還是不會哭的鬼？

（外面一陣北風吹過來，竹林裏傳來淒厲的哭聲。）

李紈：你聽！你聽！

小紅：嘿！那鬼又在鬧了！

（風愈緊，聲音也愈覺淒厲。）

李 執：有點怕人。（毛髮悚然）

小 紅：我們走罷，大奶奶！

（忽然花亭後面一聲「咕咚」的響。）

小 紅：哎呀！這是什麼聲音？

李 執：走罷！我們走罷！

（兩人慌忙的散了，月色原來已經朦朧，天空烏雲又慢慢聚攏來，大地更幽暗的可怕了。）

（花亭內一個男影慢慢爬起來，擦擦眼睛，撲撲身上的灰塵，呆呆的發了一會怔。）

（竹林裏一個黑衣女影出現。）

男 影：（走到花亭台階，望了一望變幻的青天，呆呆的自語）完了，這是完了，再也看不見她了。

（忽然發現女影）你是誰？（迎上前去）你是鬼？（有力地）你是鬼我也不怕，我就是來找鬼的。

（女影轉身就走，男的跟着。）

男 影：哦——你別走！你別走！

（女影摸進亭內，伏在棹上哭了一陣。男影站在棹邊，默默無言。一會男影也挨着石櫂坐下了。女的連忙站起，走到小路上來，男的仍然在後面跟着。）

男 影：紫鵲！你別走，紫鵲！

女 影：（轉身）寶二爺，深更半夜，請你放尊重些。你這樣跟來跟去，叫人看見了算什麼？

寶玉：我知道你恨我，紫鵲。

紫鵲：你請回吧！這裏不是我們說話的地方。

寶玉：我祇求你一件事情。

紫鵲：你請回吧！我們沒有甚麼可說的了。——這幾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寶玉：那天夜晚我聽見你哭，我奔出來找你，你就不見了。

紫鵲：請你不必提這個。

寶玉：我知道你心裏苦。

紫鵲：我心裏苦甚麼？你看我很會笑，你看，我笑給你瞧瞧！（格格地笑起來）

寶玉：（沉默地）紫鵲，有一個人比你還要苦……

紫鵲：（更尖銳地笑了）哦，有一個人還要苦……對了，有一個人……（格格地笑個不停）

寶玉：你想想，我爲什麼這時候跑了出來？

紫鵲：（笑出眼淚來，輕蔑地——）哼！

寶玉：這幾夜我一直睡在外間的大廳上，我想夢見她，醒來總是一場空。我怕她是不肯進我的房，今天我跑到這裏來，我要在風雪的夜裏來尋她，我祇要看見一次，祇要一次，我就是凍死了，我也是瞑目的了。

紫鵲：（止笑）

寶玉：我又白做了一場夢。我恍惚聽見兩個女鬼談話，等我驚醒來，甚麼也不見了，只有天上的白雲是清的。

紫鵬……

寶玉：我怕永遠不能見她了。

紫鵬：（慢慢的抬頭望着他）

寶玉：（委曲的）紫鵬，我受了騙了。我害了她，我也害了自己了！

紫鵬：你——你——你是——

寶玉：我受了騙了！紫鵬！

紫鵬：啊！

寶玉：我有滿腹的委曲無處聲訴，我心痛如刀絞，我無處流淚。他們告訴我，姑娘過世了，我死了心。幾次我摸到她那裏，我只看見那一間空房子；那個窗簾子和藥罐子；我——（號淘大哭起來。）

紫鵬：（一邊流淚）

寶玉：（勉強抑止下來）紫鵬，我也沒有甚麼可說的了。眼淚哭不出我的悲痛，眼淚也哭不出我的傷情。從此永遠有一個黑影子，永遠印在我的心裏。（沉痛）我寫字，我唸書，我走路，我睡覺，無論我做甚麼，那影子總是在我的心裏幌，幌。啊！紫鵬（悲嘆）我再不能有一日的歡樂。

紫鵬：寶二爺！

寶玉：（點點頭）幌幌也好。（感情由激動而趨於沉鬱）看見影子，總比看不見好。（凝神）我一瞓眼，我就恍惚她站在我的面前，她的音容，笑貌，還有那一身淡雅的素裝，……

（園子里又一陣蕭瑟的風，吹着樹葉索索地響。）

紫鵬：你聽聽，寶二爺。

寶玉：（入神之態）這是她說話了。

紫鵬：噯，姑娘夜半起來，就是這樣低低說話。

寶玉：（忽然大聲）你瞧！你瞧！那邊姑娘真的回來了。

紫鵬：（睜大眼睛）哪裏！哪裏？

寶玉：（興奮地）那邊花亭裏面不是？坐在左邊石欄上的不是？

（黛玉的幽魂珊珊出。她穿着白色的宮裝，配着白色的花朵和白色的珠鍊，有着一種不可仰攀的純美和高貴。）

紫鵬：哦，哦。

寶玉：她穿的是一身素裝！

紫鵬：是青色還是白色的衣裳？

寶玉：姑娘沒有鞋子，但是她的兩足有如仙女的純美！

紫鵬：（情不自禁地——）姑娘！

寶玉：你別嚷，——她站起來了！

紫鵬：我怎麼看不見？我看不見——

寶玉：她手裏拿着一塊手絹兒。

紫鵬：啊！

寶玉：那上面還有娟秀的字跡？

紫鵬：那是她寫的詩句。

寶玉：她唸了……她唸了……

紫鵬：我聽不見呀，寶二爺！

寶玉：她流淚了。

紫鵬：你勸勸他罷，姑娘真是——

寶玉：姑娘慢慢下來了。

紫鵬：她要走了麼？

寶玉：攔着她，攔着她！

紫鵬：（急叫）姑娘！姑娘！

寶玉：她下了石階了！（叫喚）妹妹，你不能走！（撲上去）你等等我！（撲了一個空，撞到石階

上，黛玉的幻影不見了）

（寶玉嘴裏流出血來，腦壳膏了一大塊，兩手污泥。）

寶玉：（伏在地上）你不能走呀！妹妹！

紫鵬：寶二爺！你怎麼了？！（扶他起來）

寶玉：她真的走麼？（站了起來，臉上有紫血，眼角一塊青腫）

紫鵬：你的嘴出血了！

寶玉：（痛苦地）啊！

紫鵬：你不痛麼？

寶玉：我嘴裏苦。

紫鵬：我扶你走走罷！

寶玉：（顫抖地）北風緊了，樹木都在發抖！

紫鵬：。

寶玉：（指着竹林那邊）你看看這空曠的世界，——這空曠的世界，——無邊的荒涼啊！

紫鵬：啊！

寶玉：她永不回來了麼？

紫鵬：寶二爺，那邊有個人影來了。

寶玉：那不是妹妹麼？

紫鵬：那個人影近了！

（黑影暫時止步，似乎很驚恐的樣子。）

寶玉：（逼前一步）你不是妹妹？

黑影：寶玉！

寶玉：誰？你是誰？

黑影：（顫抖的聲音）寶……玉！

紫鵬：（忽然笑起來）新二奶奶啊……新二奶奶啊！（格格地笑走了）

寶玉：（頹然倒在一株枯樹上）啊。

（半晌——）

寶釵：（溫婉地）回去吧。

寶玉：（痛苦地望望她）

寶釵：夜深了。

寶玉：唔。

寶釵：要落雪了。

寶玉：唔。

寶釵：四周靜得很。

寶玉：不要緊。

寶釵：明天再來吧！

寶玉：不。

寶釵：我給你燉了燕窩湯，給你暖暖。

寶玉：我不想吃。

寶釵：（有點瘖啞）那我先走了。（低頭欲走）

寶玉：（心有不甘）你——

寶釵：我不走。我就坐在那黑亭子里，等你。（走了兩步）

寶玉：（痛苦地）寶姊妹！

寶釵：怎麼？

寶玉：（俯首無言）

寶釵：說給我聽吧。

寶玉：（低沉地）我很對不起你。

寶釵：（苦笑）不要說這個。

寶玉：我管不住我自己。

寶釵：我不怪你。

寶玉：你跟我受苦，我白白辜負了你。

寶釵：你還不是一樣，你比我還苦。

寶玉：（沉默）

寶釵：這是我們的「命」。

寶玉：「命」？

寶釵：嗯。

寶玉：（喃喃地）這原來是「命」，……

寶釵：是啊，知命安命，古來聖人賢人都是這樣教訓我們——

寶玉：（忽然問）我們逃得出逃不出這個「命」？

寶釵：逃？往那裏逃？

寶玉：就往那個地方——

（忽然林子裏面傳出格格的笑聲。）

寶釵：你聽聽：什麼聲音？

寶玉：這是紫鵑在笑。

寶釵：她做什麼？

（接着池塘里「撲通」一聲響。

（傻丫頭大聲叫喚：「救人啊！救人啊！」）

寶玉：（癡癡地抓着樹幹）啊！

寶釵：（驚慌）不好，有人自盡了！（三步兩步跑向竹林去了）

寶玉：（仰天大笑，隨口吟道——）「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甚悲愁喜

？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吟畢，他脫下披身的大氅，吊在枯樹幹上。這時雪花飄下，北風正緊。他縮着肩，低着頭，慢慢走向黑暗里去了。）

（傻丫頭抓着一個火把跑來——

傻丫頭：（大叫）救人啊！救人啊！

（她喊叫半天，沒有應答。忽然看見樹上吊着的大氅，她飄了過去——

傻丫頭：（對着大氅）喂，喂，喊你救人你不應？你，你不應？（一把抓下來，目瞪口呆）哦，原來是

個空架子！

（寶釵急急忙忙上。）

寶釵：（邊走邊說）不是紫鵑投河，是小紅自盡了。寶玉——

傻丫頭：（張着嘴）小紅死了！

寶釵：（一怔）咦，傻了頭？

傻了頭：（嘻嘻地）嗯。

寶釵：寶二爺呢？

傻了頭：我不曉得。

寶釵：（指她手上的大簪）這是什麼？

傻了頭：（忽然聰明起來了）您拿去，這是他脫下來的大簪。——二奶奶。

寶釵：（接過去）人呢？

傻了頭：走了。

寶釵：（空捧着大簪，茫然）哦。

（雪花落得更緊了。）

（遠遠什麼寺院里，傳來遲重而單調的鐘聲。「噹——噹——噹——噹——」一擊一擊地，在普遍
的黑暗之中，不斷敲碎軟弱者的靈魂。）

（幕緩緩閉）

——全劇終。

後記

(一)

起意寫鬱雷，已經是四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的工作很忙，經濟上也頗不寬裕，逼得要爲衣食碌碌奔走。祇有在夜晚的時候，我才能靜靜地想想鬱雷的佈局，並且零零碎碎地，將紅樓夢裏面重要的語法，分類摘錄下來，做一點準備工夫。我不會預計完成的日期，事實上，我的環境也不容許任何奢侈的計劃，那祇是空下來想一想，空下來摘兩句，這樣一兩年也就匆匆地滑走了。

後來記不清什麼時候，也許是前年秋天罷，戲劇月報刊載了端木蕻良先生的一篇「林黛玉」，據說是他改編紅樓夢裏面的一幕。我仔細拜讀了一遍，因爲自己先有了底稿，再來看別人剪裁的部份和處理的技術，也就特別感覺興趣。這樣，在一種無形的催促下，我開始寫了鬱雷的序幕。我寫得很慢，我想寫得有點詩意和哲趣，所以布置了一個幻想的世界。在一個月影蒙翳的晚上。寶玉迷失了道途，蹣跚着來到冥冥的太虛幻境。那裏有一座古刹，上面懸着一方匾額，鑄着「孽海情天」四個金字。刹邊有一泓小溪，溪水潺潺地流着，一個警幻仙姑在溪邊濯足。當她發現那徬徨的少年時候，寶玉正在叩問孽海情天的剎門。序幕主要的部份，就是抒寫寶玉的眩惑和仙姑的睿智。寫完以後，我反覆看看，覺得像一段有趣的童話，缺少戲劇的風味，便又頹然地扔下了。

以後又擱上一年的光景。我也曾幾次要想執筆，又苦爲工作所累，總是不能如願。直到去年暑假，

我方有暇重理舊業。那時我寄居沙坪壩一個朋友那裏。在溽暑高熱的溫度下，爲了爭取時間，每天我是十四小時的工作。平常我寫東西，總是慢慢地「擠」，慢慢地「捋」，有時甚至於是「嘔」的。這次不知道什麼緣故，也許是醞釀的久了，也許後面有一種瀟灑的力量壓迫着我，竟是汨汨地流出來了；進展的迅速，全不是我自己預想得到的。我還記得很清楚，每日夜闌以後，當南開校園的更夫們，繞過那幽靜的湖面，遠遠傳來一擊兩擊清脆的梆聲時，我總是搓搓疲倦的眼睛，檢查檢查一日的成績，「呵，又是一景了！」我便止不住掠過一陣寧馨的喜悅。

這樣藉着那一股「激盪」的力量，在二十天以內，我居然完成了鬱雷的初稿。這裏我選了「激盪」兩個字，我想我並沒有用的過份。那些時候我真像瘋了似的，不想動作，不想睡覺，滿身流汗，儘它流下去罷，我就知道伏着案寫，寫，寫。偶然也有間歇的時候，我便跳進幻想的世界裏去了；我設法纏着戲裏幾個人物，跟他們歡笑一陣，嘆息一陣，有時還大笑一陣；我癡癡着，痛苦着，有時還爲「悔恨」嚙咬的戰慄着。這樣連續着一個浪濤又一個浪濤，凸凹起伏，迴環奔流，一直等到激越的心情慢慢平伏下去了，我才又繼續寫下一段對白。鬱雷大部份原稿，就是那樣草草寫成的。

不久溽暑逝去，我又回到我的古老的居屋。在那裏我開始修葺的工作。我的屋前有一座矗立的楠林，孤傲而高，森森地排列着。白天偶然也有大塊小塊的陽光，從樞杈和葉隙中漏了下來；夜晚則竟是陰慘慘地，有如一羣魘魅。就在那幽暗而深邃的楠林裏，外面已經很寂靜了，我常常幽閉着門扉，一夜又一夜地推敲琢磨。我會經仔細衡量過每句乃至每字的顏色，重量和聲音，不敢輕易放走一個逃兵。就是關於全劇的結構，也會有過兩度重要的修改。寶釵原來露面較晚的，現在提得很早了；寶玉也宕到最後方才黯然下場；鳳姐比較從前顯得重要些；若干襲人和晴雯的對白被刪了去。這樣經過半載的補綴和經

營，直至殘冬將盡的時分，才算完成了鬱雷的二稿。

我喜悅而又惶惑地，將我的初次冒險的嘗試，獻在讀者和批評者之前。

(一一)

紅樓夢是部文學名著，裏面的人物都是有了定型的。我自然希望我寫出來的脚色，能够多多少少，保留一點原有的臉譜。然而這裏包括兩重困難：（一）曹雪芹所描繪的人物個性，是很複雜的和細微的，我能不能全盤理解他們？（二）即使全盤理解了，我有沒有力量把他們「再現」出來？我很慚愧我的幼稚，我就好像一個啓蒙的兒童似的，抓着一枝大楷羊毫，小心翼翼地描摹那精印好了的範本。「描一分是一分，」這或者就是我的態度吧。

在幾個重要的脚色裏面，寶玉是我用力最深的一個。如果撇開他的人生觀不說，我總覺得，寶玉畢竟是一個深有靈魂的人。他在這個世界裏有所嚮慕，而他的嚮慕之情，確實發自內心深處，全沒有矯揉造作的跡象。就因為他有這一點性靈的「真」，他才够得上做一個悲劇的主角。他是幻想，衝動，穎悟和徬徨的混合物。就因為他幻想，他才有憧憬；就因為他衝動，他才會哭笑無常；就因為他穎悟，他才要求解脫，就因為他徬徨，他才會感到靈魂戰慄的悲哀。「這是掙扎，這是摸索，這就是人生呵！」那是寶玉內心深處的呼喊！

黛玉和寶釵是兩個不同的「型」。在戲劇寫作上，黛玉比較容易表現些。因為戲劇要求動作，要求意志的鬥爭，像黛玉那樣凸出的性格，那樣不可向邇的熱情，可能創造深刻的印象，因此也可能比寶釵獲得較廣闊的同情。其實嚴格地講，寶釵也是犧牲了的，祇是她的內蘊的天性和含蓄的習慣，不容許將

她的歡樂和悲哀，用一種強烈的方式表現出來。我彷彿在什麼地方，看見一段文字，論到她們的性格，那上面說：「我們在實際生活裏，都願意接近寶釵；而我讀了紅樓夢以後，多半同情黛玉的遭際。」靜的人物難寫，這或者也是一個說明罷！

紫鵝在這個戲裏，佔據了她不應該佔據的煥赫的位置。她幾乎超越了寶釵和黛玉，而躡得僅次於寶玉那樣重要的地位。這種布署，顯然觸犯了戲劇理論上一個基本原則，配角過份的側重，不免會分散讀者對於主角應有的注意。我雖然也明白這層道理，但在修葺鬱雷的時候，仍舊不願意改正過來。我也有我的理由：第一、自始我對於紫鵝就有一種特殊的偏護。我覺得她真是一個理想的典型人物，她熱情而不暴露，溫和而不懦弱，既不像寶釵那樣沾沾於求全之譽，又不像黛玉那樣惴惴於自我之毀；真摯忠悃，胸襟坦然，這樣的人格常常能够呼喚我們，給我們一種「高山仰止」的懽慕，所以不知不覺就寫多了。第二、在這個戲裏，紫鵝是一個親切的觀眾，三個主角內心的悲歡，祇有她了解最深，體味最切，由於她的同情的流露，才能够把全戲的悲感全面地蕩漾出來。所以她多佔一分位置，也不是全無意義的。

小紅和李執是兩個陪襯的人物，用來烘托「鬱雷」的氛圍。傻大姐兒扮演一個滑稽的丑角，在戲裏起着特殊的刺激和調劑的作用。鳳姐的「戲」依然不够，始終是一個缺憾。其他配角也有寫得不愜意的地方。不過我所能辯護的，就是關於每個人物的個性，我都用過一點心力。失敗自然還是不能免的，我期待着讀者們嚴正的批評。

(三)

「鬱雷」已經是一個沒落的故事了，「鬱雷」裏面的人物，果真一度生存的話，也都早已亡故。然

而「鬱雷」的社會並沒有消滅，「鬱雷」的大氣依舊瀰漫着；有一個時期，並且是那樣沉重地壓迫着人心。抗戰好比是一道耀目的電光，衝破了外交上陰霾的雲層，四萬萬人的雷聲響了；中國古老的社會正在起着天翻地覆的變革。我們多麼渴望一陣風暴以後，接着就有一輪紅日，冉冉地出現在那東方萬里無雲的碧空，明朗的陽光明朗地照耀着，明朗的人物說着明朗的語言！

那樣我們的民族就新生了。

我們寄托無窮的希望在年青一代人的身上，爲了這個緣故，我特意增寫了一場尾聲。它不僅在戲劇技術上，含着的一種悠遠和懷古的意味，而且與戲的主題有着密切的關連。我們也可以說，它就是戲的一部份，好像一隻貓或者一隻狗的尾巴，割斷了就要出血的。因此「鬱雷」果真還有上演的幸運的話，我籲請任何團體，不要以任何理由，割斷了它的尾巴。

(四)

「鬱雷」的寫成，很得力於瑞和儀的鼓勵。它並曾在白沙試演過一次，秀澄，秀芳，佑貞，書英，雲飛，令實以及其他演員和事務員們，在物質艱難的條件下，都接受了委曲和犧牲。「鬱雷」的初稿，曾經陽翰笙先生閱過一遍，因爲他的可貴的指點，我才知道修改的途徑。葉守濟教授幫助「鬱雷」出版，爲力獨多。在抄寫方面，瑞珍，心勤，明芳，才芳，新媛，杏春，聲柔，序祖，桂珍都很熱心，他們漏夜的辛苦，兩天內就給「鬱雷」製成了一襲輝煌的外衣。此外我也不能忘記一批犧牲了睡眠的熱心的讀者們，她們曾經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意見。在這裏，我應該向那些——鼓勵的，援助的和指示的人們，統統表示一點誠懇的謝意。

滬版記——一個總答覆

(一)

鬱雷出版後，感謝陌生的和不陌生的朋友們；在「戲劇圈」那麼狹小的重慶，意外獲得了上演的幸運。多承一個英國朋友和中國朋友幫忙，它又被很謹嚴的譯成英文。在報章上和雜誌上，批評鬱雷的文字，我看到也不算少了。不論是獎飾也好，是指摘也好，對於一個初為寫戲者，也總算是一種善意的關懷。雖然我很明白，吵鬧是一回事，內在的空虛又是一回事。我沒有規規矩矩學過戲，從來也不會上過舞台，我的不靈敏的手腳，恐怕永遠也上不了舞台。在這種不利的條件之下，先天限制了我的寫戲的能力。不過我還年輕，我還不甘沒落。近兩年來，我盡量瀏覽我所能搜集到的，許多名家偉大的範本，努力提高我的眼睛，這樣我愈覺得鬱雷的樞礎了。我也曾許過心願，假如可能，我很想乞助頻年來積累的一點心得，參酌上演的經驗和許多先輩的指引，把這個不像樣的東西，再多琢磨一番，改得稍為像樣點。但是因懶，因課，因寫瘋女，原是許了，却沒有償還。直到今年冬初，凡齋兄熱忱相助，鬱雷得有在滬改版的機會，我才了却這一筆宿債。修改既畢，順便寫幾句話，也算是對於關切的朋友們一種感謝和答復。

(二)

有人這樣看鬱雷，把它當地封建制度下，一種家庭婚姻的悲劇。因此他們責備我，為什麼遺漏了買政這個重要的角色。或者至少，也應該加強賈母和王夫人的戲。我不是這樣寫的，也不會這樣想。我寫的不是一種社會的悲劇，如婦女所努力表現的，而是一種性格的悲劇。本來二者之間，並沒有截然的分別。任何社會的悲劇，不能不包括性格的因素在內。而所謂性格的悲劇，也不能完全脫離社會的影嚮。

不過畸重畸輕，畢竟有不同的地方。鬱雷是偏向性格一方面。我企圖說明的，乃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之下，一個性格倔強的人，如何不容易得人諒解，乃至不能避免生命的悲劇。賈母所以挑中薛寶釵，遺棄她所鍾愛的外孫女兒，並非基於任何封建理由，或者其他物質條件，而是因為寶釵性情溫婉的緣故。寶玉所以不會有效地反抗，禮教的束縛未始沒有影響，不過主要的原因，還是他本身性格的軟弱。他祇會在禮教的藉口之下，掩飾他沒有勇氣的缺陷。我所以這樣寫，因為我覺得，這不光是寶釵之間的事情，這是潛伏在我們民族精神裏面的大問題。我們要締造一個新國家，這種民族性格必需改造，我們必需具有面對現實的勇敢。

(三)

另一部份人指責我，說我明明改編了「紅樓夢」，却發表一篇文字，解釋「鬱雷不是紅樓夢」，他們因而不平起來，給我定下罪名，說我的態度不光明。

批評我是願意接受的，就是不善意的，也可以促我反省。但是像這樣故意的曲解，我委實難於領教。我不曾否認，「劇中人和劇中事，都是紅樓夢中的人與事。」我的那篇文字，顯然說明一件事實，就是鬱雷的主題，和紅樓夢是有分別的。一篇作品最重要的部份，就是它對讀者所企圖呈訴的目的。目的不同了，人與事雖然相同，也不是一件東西了，——儘管紅樓夢是那樣瑰偉的大彫刻。

在鬱雷序中，我說：「我沒有改編紅樓夢那樣奢侈的企圖。我不過襲取裏面一個輪廓，幾段情節，十來個人物，幻想說明一種態度，一種東方古老的生活態度。」

如我所了解的，曹雪芹所努力闡明的，乃是一種出世的人生觀。紅樓夢本身含有很濃厚的佛教色彩。在本質上，寶玉是一個厭棄現實的人。他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厭「俗」，所謂「俗」者，用近代術

藉解釋，就是「現實」的意思。凡是經世治國的道理，他都怕聽，怕想。他祇願意站在「現實」以外，睜開他的一雙慧眼，欣賞那一種美化的詩意的人生。等到「現實」發生了破綻，他不去努力反抗，反而覺得「現實」可悲，欣賞之不可恃，他便披着大紅猩猩氈，光頭赤足，飄然出塵去了。這一種人生態度，鬱雷大胆給予了否定。在主題上，鬱雷是入世的。儘管人物相同，故事相同，而處理的方法和解釋不同，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當然我的意思，並非說鬱雷是一種創作，我還沒有那樣厚顏。我不過是說，因為時代不同了，寫的觀點不能不改變了，我們再不能令曹雪芹的思想，裝在鬱雷的肚裏，在這個意義上，鬱雷不再是紅樓夢了。

至於問，既然這樣，爲什麼不創造自己的故事，還要偷竊舊有的小說呢？這層道理，說來也很淺顯。因爲紅樓夢是一部名作，具有偉大的傳統力量，假如我們能够利用它，給予讀者一種新的呈訴，不是比創造陌生的故事更有力量？在文學史上，我們太多這種例子。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賽凡蒂的唐·吉訶德，都是因襲流行民間很久的傳說。——鬱雷不過是一個可笑的摹倣吧了。

(四)

這次修改的內容，爲了使讀者明瞭新舊版本的區分，這裏附帶加以說明。渝版原有八景和一個尾聲，改後祇剩六景。原第一幕有兩景，第一景改爲滬版的第一幕，第二景則與原第二幕第一景合併，成爲滬版第二幕第一景。第二幕第二景仍舊。原第三幕共有三景。現在祇剩下兩景，第三景移後，成爲滬版的第四幕。原第四幕及尾聲，滬版完全刪掉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記於四川璧山社會教育學院。

附錄

關於鬱雷主題的意見，我搜集了幾篇文章，作爲一種附錄。

(一) 鬱雷不是紅樓夢

• 朱彤 •

自從「鬱雷」出版以後，在報章上和雜誌上，我聽得不少次關切的聲音，那些同情的寄語和鼓勵，批評和建議，它們來自劇界和非劇界陌生的朋友們，來自甚至那迢迢的康定河畔。感謝「西康新聞」，爲了「鬱雷」，它甚至不惜慷慨地挪出了四天寶貴的園地。對於一個初次冒險的習作者，這些關切的溫暖和厚誼，已經超過他所預期的了。

然而許是因爲技巧拙劣的緣故罷，「鬱雷」的主題，在一小部分讀者中間，依然不免引起或多或少誤解。有人以爲「鬱雷」就是戲劇化了的「紅樓夢」，這自然是很冤枉的。還有刊物介紹它，說它「強調封建時代婚姻不自由」的悲劇。果真這樣，「鬱雷」再不能給予讀者更多的印象，我祇好承認我是完全失敗了。因爲在我的意思，「鬱雷」雖然披上一襲古典式的戀愛外衣，而抽絲剝繭地看，我却是想勉力地寫出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精神生活的病態。別人的感覺怎樣，我不很清楚；我總以爲，我們不僅在物質生活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發生了嚴重的問題。我們今日很少敢怒敢恨敢作敢爲的勇士了，而多了却是一羣鬱鬱悒悒啾啾的小耗子！他們患着嚴重的「鬱雷」病，一面不滿意現實，憎恨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公平，腐敗，壓迫剝削，一面又不敢反抗現實，成天祇是蜷伏在氣壓低沉的社會裏，「吱吱——吱吱」地叫喚。他們爲什麼不能堂堂正正地站起來？——這不是一種精神病態麼？

我不是佛洛伊特的信徒，我不承認性愛在人生中可以發生決定的力量，但是我却相信，戀愛足以充分地反映一個人的性格。維特和寶玉的戀愛觀不同，因而他們對於人生各方面的態度，也一定不會相似。置身於「鬱雷」的社會中，寶玉是逃避了，而維特却是要反抗的。在「鬱雷」裏，我不過是拿寶玉做一個代表，戀愛做一件外衣，來抒寫那一種哼哼唧唧的人生態度而已。

現在趁着「鬱雷」上演的機會，我再一次將我的觀點，呈訴於您智慧的讀者和觀衆之前。我願意聲明：「鬱雷」並不是「紅樓夢」——「紅樓夢」時代已經消滅了，或者漸次消滅，而擺在我們面前的，却依舊是雲霧瀾漫陰陰沉沉的「鬱雷」時代！

——大公晚報

(二) 詭辯之反感

· 克尼 ·

「鬱雷」的劇作者口口聲聲說「鬱雷不是紅樓夢」。

但是「鬱雷」的劇本上與廣告上却用大字印着「曹雪芹原作。」而舞台上的「鬱雷」的劇中人和劇中事也都是紅樓夢中的人與事。

而且，除了劇作者，大概沒有一位觀衆不說它就是紅樓夢的罷？

我所以這樣說，却並不是說因為鬱雷仍是紅樓夢而鬱雷就不好了；我偏見地覺得，鬱雷如果有好處的話，那就因為它究竟還是紅樓夢。

我自然不想否認劇作者改編這劇本，多少插入一點自己的意義，但他的「鬱雷不是紅樓夢」的詭辯却未免有點那個——事實上，劇作者在這「鬱雷的時代」(？)借「鬱雷」以訴陳於觀衆之前那一份力量，至少沒有超越曹雪芹在那「紅樓夢時代」借「紅樓夢」以訴陳於讀者之前那一份力量。即丟開了過

去的若干年（從曹雪芹寫作時到今日）的時間來說，今日的「鬱雷」的作者如果真的覺得「紅樓夢時代已經過去了」的話，如果真覺得他的「鬱雷」的時代意義應該超過「紅樓夢」的話，他何必還要拿出大觀園，搬出寶玉黛玉與寶釵來呢？

其實，「鬱雷」之孕生於「紅樓夢」並非「鬱雷」之恥辱。一邊使用了「紅樓夢」這份「遺產」，而又一邊却詭辯說「這不是紅樓夢」，我以為倒是「鬱雷」的作者的不光明的態度了！——新民晚報

（三）鬱鬱地雷粉碎了紅色的夢

· 野風 ·

沒有見到舞台上的「鬱雷」前，我先讀了「鬱雷」劇本。

正因為是先讀了劇本，我在它上演時，反遲遲地未敢去欣賞舞台上的演出。

並不是劇本使我感到失望，而是我怕粉碎了我自己意境中的一個夢！

幼時讀「紅樓夢」，雖也有過一些感動，但年深日久，早把這份心給充淡了，很難記起這些憂悵命運中過度時日的生命了。讀了「鬱雷」後，無疑地，作者非惟撩起了讀者和他一般地的苦惱的同情心，而且在鬱悵的雷聲中，他給人綴起了一個翡翠似詩意的夢。這夢是脆弱的，但它是多麼動人啊。

我委實被沉醉在這詩意的美夢裏，藉着作者美麗的文筆我竟在心裏織起了一個詩意的夢幻。大觀園牆隅邊的小鬼子，小耗子，雖引起了我最深的苦痛，但我是那麼珍惜着這份苦痛和寶貴着這份意想啊！

我覺得，或見地想着，在演出上，雖然和劇本是同樣的彫刻，但也會沒有我意象上那麼地詩意的。這並不是過慮，我害怕着劇本的情緒，會和演出上有不調和。

果然的，夢境被破碎了，幻象被喪失了，我不否認我的成見，但我是多麼失望啊！

對於主題，我沒法領受劇作者的深意，我也祇得主觀地直覺地去欣賞「鬱雷」。任是聲聲地告誡「鬱雷」不是「紅樓夢」，可是，我想這是無法阻止的，每個觀眾都像「劉佬佬」地在大觀園裏遊着的。根深成的成見，既無法破除，熟悉的人物，要求用相反的目光去觀測，正如看着印度人穿中裝一般地有些惹眼。

理智上，我可以要求我符合作者和導演的意念，這是「鬱雷」。可是情感上，這是苦惱的，它聲聲地告訴我，「這是紅樓夢」！如果，孫悟空翻出了如來佛的手掌，這會使人多愉快啊。

要求着達「性靈解放，敢愛，敢恨！」這題材不必強調與現實湊合，也是可取的，即使用別的结构，不一定會失敗。但硬拉了大觀園中的人物，在已凝結了的靈魂上強溶加新的神經，實在是吃力的事。

(四)看「鬱雷」

• 王銳 •

——新蜀報

鬱雷這個劇本，不論從劇藝，從思想，從性格論，她是一個創作；作者和導演通過劇本，高聲吶喊「靈魂的解放」，「要求敢愛，敢恨，敢奮鬥的靈性生活」，是完全正確的。

她是一首美麗的詩，一曲舊時代的輓歌，從中我們可以獲得警惕，反省與啓示。也誠如作者朱彤先生所說：「里面的人物，果真一度生存的話，也都早已亡故，然而鬱雷的社會並沒有消滅，鬱雷的大氣依舊瀾漫着。」

作者雖然說「鬱雷」的社會並沒有消滅，但從處理上看，她不是一個社會的悲劇，而是一個性格的

悲劇，就素材講，它可能處理成社會的，也可能處理成性格的，只二者不能兼顧，也無需兼顧，筆者則毋寧更贊同後者。然就性格悲劇的觀點看，鬱雷有表現不足的地方。

促成這個悲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寶玉與寶釵性格的格格不入，可是寶玉何以愛黛玉，何以因為性情不投，而不能與寶釵結成「金玉良緣」，作者雖曾有所努力，但是不夠。

處理一個性格悲劇，導演當致重點於演員選擇；但嚴格點說，因為劇運歷史幼稚，我們現在可有幾個真正的性格演員呢？

從理論甚或從實踐上講，一個導演不一定要會演戲，但筆者偏見，至少在現階段中國，劇團難能擁有全班優秀演員的時候，導演最好是會演戲的。

——天地畫報

（五）性靈的解放

• 馬彥祥 •

多少年了，我們怯懦地愚昧地鬱鬱地生活着，被壓抑得擡不起頭來，像小虫小耗子的動着，無力地孤獨地叫吟着，不敢愛，不敢恨，不敢聲響。無聲無息地活着，無生無息地死去，一代復一代的都是這樣，直到現在還沒有挺直的站起來；喊出來，這不是一個人的性格，而是非常普遍地存在至於歷史的現代的社會的人羣中，多少個善良的聰慧的靈魂就這樣地被葬送了，埋沒了。

寶玉這種人物看起來在現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有的人甚至認為是一個怪物，而事實上，却是一個很平凡的，而且在社會中可能存在的，現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有他的蹤跡與影子，每一個對現實服從對環境妥協聽天由命逃避生活的人都是寶玉的化身，更進一步說，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可能發現寶玉的氣息，然而我們是不自覺的，在還不自覺中，我們已經深深地被害了，我們退却，我們逃避，

我們放棄了一切的鬥爭！

在「鬱雷」中，沒有一個人是剛健地挺直地明朗地生活着，有的有熱愛有真誠，但不能滔滔汨汨地湧出來，有隱忍着，鬱抑着一直到死。有的暗暗地偷偷地走着彎彎曲曲的小路，有的被傳統勢力壓抑久了，就聽天由命地順從着，甚至還強要別人服從，請聽聽他們的話吧：

「我們這種人家，不能明白的說，我只有發瘋才能叫他們知道。」

「那雷就像我的聲音，我喊不出，也哭不出，祇有沉沉地鬱鬱地打着心里的悶雷。」（寶玉）

「彷彿有一種力量逼着我，話在心里，沒有說出來，塞的日子久了，就變成無聲的眼淚了。」（黛玉）

玉）

「她也不笑，也不哭，成日不說一句話就是鬱鬱地，鬱鬱地過了一輩子。」（李執）

「心里有什麼意思，也不能叫人知道，就存在自己的心里好了……存到伸腿閉眼的一天。」（賈母）

這些人物心靈深處的愛和恨都慢慢地埋沒了，我們整個的民族就是這樣的生活着，生活了這麼長久了。然而客觀的環境却一天天地變了，暴風雨向我們襲擊來了，我們還能這樣麼？我們要抗衡暴風雨的襲擊，首先我們要從我們性靈的深處解放起，我們要敢笑敢哭敢愛敢恨，把我們的心意完全表達出來，把我們的本性顯露出來，使我們直挺挺地站起來！

幾十年來，我們那一次的革命鬥爭，不是爲了「性靈的解放」？爲了這個，我們流了多少血，倒了多少年輕有爲的青年，可是還沒有把我們全中國人的性靈解放出來，這是多麼艱難崎嶇的一條路啊？我們一方面要抗拒那些可怖的傳統惡勢力，一方面又要跟着自己內心的怯弱作鬥爭，決不能中途退却！

「紅樓夢」這一膾炙人口的文學名著，處處都反映了這些弱小的善良的靈魂的嘶喊，經過朱彤先生

改編了的「鬱雷」更進一步的表現了這一點，使它生動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激動。作者不僅深深地挖掘了這一要求「性靈的解放的真諦」，而且對於全劇的處理，除了「幽靈出現」與「尾聲」兩場以外，都做到了恰到好处，至於人物的性格，都很明顯地刻畫出來。尤其是寶玉，他和原劇中的竟是兩樣，他是一個有熱情和靈魂的青年，在劇本中，只可惜彼可怖的傳統惡勢力壓制住了，沒有勇氣解放自己，而逃避了現實生活。這一次改動使整個作品加上了無限的光輝，和現實社會連繫上了。

今天，我們不怕改編舊有的東西，我們要注意的是用怎樣一種方法，怎樣一種態度去改編去處理這一種舊有的作品。因此，我們不應該拿一種傳統的看「紅樓夢」的看法去看「鬱雷」；我們要把它看成一面要求性靈解放的大旗！